

周禮正義

詒澤題

拾

周禮正義卷六十五

秋官司寇第五

鄭目錄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道也如秋義殺害收聚獄疏司寇

第五者阮元云第五唐石經作第九非鄭目錄云司寇秋以聽獄認是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

時當秋故象之而稱秋官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秋以聽獄認是也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

以司寇為北方水官與經義不合不足據云寇害也者說文支部云寇暴也又一部云害傷也史

記衛世家集解引馬融書注亦云司寇主誅寇害云秋者道也者鄉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

曰百祿是孳今詩幽風破斧作道又說文走部云迺追也重文道或作會案道字通鄭說即

本釋飲酒義又釋名釋天云秋道也道品物使時成也續與道音義亦同云如秋義殺害收聚

也故殺御覽時序部引三禮義宗云秋之言擊斂藏之意陰氣出地始殺萬物管子形勢解云秋者

陰氣始下故萬物收是秋主義又兼殺害收斂藏萬物司寇主刑亦象之也書周官僞孔傳亦

云秋司寇刑姦順時殺云天子立司寇使掌邦刑刑者道也者鄉飲酒義云秋之言愁也愁之

瑞安孫詒讓



02617

秋

秋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

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

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刑禁事相因邦禁亦刑典也立政云王左台常伯常正準人又云立

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為孔傳云準人平法謂士官隸釋漢石經準作辟辟法義同平法亦準邦

禁之義故通司寇及屬言之立政孔疏謂專屬士師未講注云禁所以防姦者也者廣雅釋

詁云禁止也謂立邦禁所以防姦惡於未犯之前賈疏云案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王者恐民

以姦入罪故先設禁示之防其姦惡者有不及為姦然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授神翼五刑章曰刑

云刑亦法也謂刑者立法所以正人於已犯之後引孝經說者賈疏云孝經授神翼五刑章曰刑

者刑也過出罪者下備為者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是以尚書云

不可變故君子盡心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焉此說與孝經緯同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一人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郭司農

獄之疏大司寇卿一人者刑官之正也書立政云司寇書彼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偽孔

傳云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也即此大司寇卿也云小司寇中大夫二人者刑官之貳也云士師

下大夫四人者刑官之攷也云鄉士上士八人者賈疏云其職云掌國中國中兼百里內六鄉以

八人分主六鄉故謂之鄉士詒讓案鄉士亦謂之正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

以獄成告於大司寇注云正於周鄉師之屬案鄉師蓋鄉士之謂故彼注下文即引鄉士職文為

證此正與大司寇為秋官大正異國中六鄉同獄蓋即與大司寇所治官府同處故鄉士即以司

寇之屬士為之鄉士職云掌國中者鄉士以主六鄉之獄訟為專職而六鄉地與王國城郭相比

故國中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

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

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

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

中者並與鄉異地六鄉之治雖得兼及於國中而國中者舉內以咳外實則此經凡言國

詳本職疏注云士察也者爾雅釋詁文郭注云士師官主聽察云主察獄訟之事者賈疏云

訓士為察者取察理獄訟是以刑官多稱士案上代以來獄官之名有異是以月令命理聽察

創鄭注云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有司寇晉魏絳亦云歸死於司

寇至於衰世國異政家殊俗官名隨意所造故僖二十八年晉有士榮為大士文十年楚子西云

通以士為刑官之稱書舜典皋陶作士即刑官之正故大司寇亦曰大士大或作泰委子春秋諫

寇也士又通作理文字子精誠篇云皋陶暗而為大理管子法法篇作皋陶為李又小匡篇云資胥

無為大司理李字通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則黃帝時已立此官李法即司寇官法也互詳

大司徒疏云鄭司農說以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者微子篇文何氏集解引孔安國云士師與獄

之正同名非周制也云鄉士主六鄉之獄者謂主國中至距王城百里六鄉之獄也今案鄉士兼

主國中獄而鄉里實在國城之外官名鄉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疏注以刑吏為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

而府疏注以刑吏為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

史也疏注以刑吏為司寇與大史非也賈疏云自大司寇以下至胥徒皆是同官別職故各有職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中士

以鄉士使上士官尊而人少遂士使中士官卑而人多者六遂去王遠故官卑以六遂在遠郊外
家主公邑地廣人眾故官多方也云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曰各掌其遂
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職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
始有異文則句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為王朝之
吏而所掌公邑耳案方說是也遂士掌六遂之獄而兼掌六鄉外之四郊官名遂士者亦以六遂
地大是其專職也地遠又兼掌四郊故官特多至六遂之餘地為公邑者其獄訟自別掌於縣士
詳疏說並非互
縣士中士二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里至四百

里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曰縣縣士主疏注云距王城三百里至四百里曰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野謂掌三等公邑

士主四方都
家之獄者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也士官之
訝士者賈疏云案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疏注云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都家鄭彼注云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司刺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罪定則殺之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殺大夫曰刺直傷也通言之凡殺皆曰刺云三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

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三訊罪定民言當刺則

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刺僖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經

秋書刺即說文刺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三刺之法兼

有宥赦則刺者不必皆殺此官以司刺為名者亦偏舉一端為義

司約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約言語疏刑禁事相成故亦屬司寇注云約言

語之約束者釋名釋書契云約約束之也大史注云約劑要

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司盟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盟以約辭告神殺牲飲血明疏司盟者盟必有約

之云府一人者掌盟書之職左傳五年傳云饒仲說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

盟府司盟之官又二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公盟亦云載在盟府是也注云盟以約辭告

神殺牲飲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罔部云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

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飲血球盤玉敦以立牛耳從罔從血重文盟篆文從明又盟古文從

明今經典並從古文省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即本職所謂盟載是也殺

牲飲血詳玉府疏引曲禮曰泚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被注云泚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

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詁誓不及五帝

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飲血所以盟

事禮鄭氏不取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二王非鄭所用然盟性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

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曠云

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曠云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教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禱苻又左傳云孟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也穀梁傳九年范

注引鄭君云盟性諸侯用牛大夫用緘論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寇及本職注並同說文刀部云君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司刺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殺大夫曰刺直傷也通言之凡殺皆曰刺云三訊罪定則殺之者小司寇本職注同以其職有

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等又云聽民之所刺有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知三訊罪定民言當刺則

殺之也春秋經書魯殺大夫並謂之刺僖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又成十六年經

秋書刺即說文刺之本訓然與此經之義亦足互證但三刺之法兼

有宥赦則刺者不必皆殺此官以司刺為名者亦偏舉一端為義

司約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語之約束者釋名釋書契云約約束之也大史注云約劑要

盟之載書及券書也盟辭券書並以言語相約束之事也

司盟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之云府一人者掌盟書之職左傳五年傳云饒仲說叔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注云

盟府司盟之官又二十六年傳說成王賜周公大公盟亦云載在盟府是也注云盟以約辭告

神殺牲飲血明著其信也者說文罔部云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

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飲血球盤玉敦以立牛耳從罔從血重文盟篆文從明又盟古文從

明今經典並從古文省釋名釋言語云盟明告其事於神明也案約辭即本職所謂盟載是也殺

牲飲血詳玉府疏引曲禮曰泚牲曰盟者證盟有殺牲之事鄭被注云泚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

盟書孔疏云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詁誓不及五帝

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飲血所以盟

事禮鄭氏不取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二王非鄭所用然盟性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

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曠云

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曠云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云役之者傳教血授當敵者下云贊牛耳禱苻又左傳云孟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豕下人君也穀梁傳九年范

注引鄭君云盟性諸侯用牛大夫用緘論案國語晉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周初有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寇及本職注並同說文刀部云君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疏注云刺殺也者爾雅釋詁文小司

月令注云犬金畜說文犬部云犬狗之有懸者也賈疏云案其職云凡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日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

司園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一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人司園謂園土也園土謂城也今獄城園司園中言凡園上之刑人也以此知園疏司園者此官與掌囚

謂園土也又大司寇職曰以園土聚斂罷民故司園職曰掌收斂罷民疏掌斂並掌刑獄囚殺

之事故亦屬司寇園土收斂罷民其罪輕故司園列掌囚之前注鄭司農云園謂園土也園土

亦園牆故先鄭舉以為說云司園職中言凡園土之刑人也以此知此園謂園土也者明訓園為園

之獄也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主拘繫疏掌囚者此

罪囚之事重於園土之罷民故次司園之後注云囚拘也者爾雅釋言文說文口部云囚繫也

拘繫義同云主拘繫當刑殺之者者據本職云及刑殺奉以適朝士以適市而刑殺之故知是主

拘繫當刑殺之人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辱也既疏掌戮者此官掌刑殺之事重於拘囚

斬殺又辱之者說文戈部云戮殺也廣雅釋詁云戮辱也戮本義為殺引申為戮尸之稱本職注

云戮謂辱於事肆國語晉語云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章注云陳尸為戮是戮為既死辱尸之名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一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給勞辱之役者

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疏司隸者帥領五隸五隸罪隸是罪人四翟則夷狄之虜也故亦屬

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疏司寇注云隸給勞辱之役者凡隸皆男子為奴給役之名國

語周語韋注云隸役也本職云帥其民役國中之辱事故云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

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

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續漢書職官志云建武中

并領一州此云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即謂將中都官徒也與周官職掌

罪隸百有二十人為奴之家疏罪隸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隸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向師疏

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男女緣坐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臺故注云盜賊之家為奴者詒讓

案既夕記注云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又左襄二十三年傳云妻約隸也著于丹書杜注

云蓋犯罪沒為官奴則凡有罪罰作者並入罪隸不徒盜賊之家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四隸司隸通謂之四翟之隸師氏又云四夷之隸統言之夷翟得通稱故注並云夷也但職方氏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而此獨無戎狄之隸或夷可兼戎貉可兼狄與互詳職方氏疏云凡隸聚矣此其選以為役之員數為限其餘眾者以為隸民故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捕盜賊役國中之外事之等是百二十人外謂之民者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憲表也主刑禁者
疏 布憲者此官暴氏皆總主刑禁之官故亦屬司寇注云憲表也主表刑禁者者憲表小司寇及本職注並同小宰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是憲為表示之義其職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此官即取宣布憲表為名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疏 生云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戮者民間擅相殺戮易以兆亂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禁暴氏者暴經例用古字當作疏石經
疏 及各本並誤詳地官敘官疏大司寇五刑五日官刑上厥糾暴此官所掌即糾暴之事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一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賓客行道所舍
疏 野廬氏者以下至司烜氏禁及水禁夜禁火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總掌刑禁官之後注云廬賓客行道所舍者廬食貨志云在壘曰廬賈疏云見遺人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故知之也惠士奇云十里曰廬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骨肉腐臭蠅所蜡也月令曰掩骼
疏 注云蜡骨肉腐臭蠅段據說文為部曰蜡蠅也周禮蜡氏掌除肉部曰掩骼埋糞此官之職也通俗文同謂蠅所聚乳也案此蜡氏職掌除糞合故云此官之職也禮記孟春令曰掩骼埋糞此官之職也者釋文埋作糞云本又云案彼注骨枯曰骼肉腐曰糞掩亦埋但糞與糞不同故別言也言糞者凡人物皆是云蜡讀如也自關而西曰素或曰組郭注云組同也三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謂隄防止水者也
疏 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者雍即誰之隸變正字當多借離為之白虎通義詳雍篇云雍者雍之以水殺桑倍九年傳云毋雍泉俗又作壅廣雅釋詁云壅障也月令孟秋云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說文自都云隄唐也防隄也稻人云以隄止水是隄防並所以壅障水使止不行故謂之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萍讀為萍或為萍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疏 注云萍讀為萍或為萍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其不沈溺云注鄭司農云萍讀為萍或為萍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蟪蛄
作蟪蛄也疑是鄭司農云林或為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疏 注云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蟪蛄
作蟪蛄也疑是鄭司農云林或為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疏 注云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蟪蛄
作蟪蛄也疑是鄭司農云林或為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疏 注云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蟪蛄
作蟪蛄也疑是鄭司農云林或為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疏 注云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蟪蛄
作蟪蛄也疑是鄭司農云林或為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疏 注云蟪蛄起雨之萍玄謂今天問萍號作萍者段玉裁

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辨一作辨一辨與辨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辨為辨
字今本多作辨考之辨與辨正是一物而兩字古音同部故天問通用司農既讀辨為辨
則亦可徑從經作辨案段校近是陳善祺據王逸楚辭注本改作今天問辨號作辨云後郭本
爾雅正明辨辨一物其說亦通引爾雅曰辨辨其大者辨者釋草文釋文云辨本亦作辨案郭本
爾雅作辨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萍草別有萍草不必改辨釋文或本作辨乃後人依郭本
改與經注上下文並不相應也說文艸部云萍萍也無根浮水而生者萍萍也水部云萍萍也水
艸也三字不同玉篇艸部及廣韻十五青並以萍萍為一字此與爾雅說文不合不足據也云讀
如小子言平之平者彘萍字之音也小子言平未詳所本云萍萍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於其不沈溺者段玉裁云經之萍氏取名於萍草之不沈溺也幾酒禁酒禁川游者皆令不沈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覺也主疏注云寤覺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說文寤部云寤覺
恆在寤得禁之者人有夜寐忽覺而漫出門者故謂之夜覺也莊存與云寤
不寐也此官主常覺疏說誤案莊說近是夜覺謂警夜使人覺寤不犯禁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一人烜火也讀如衛侯燬之燬故疏掌填燬庭燬國語周語云
火師燬燬章注云火師司火燬庭燬也董增齡謂即此司烜氏是也注云烜火也者鄭謂自有
烜字訓為火也說文火部以烜為燬之或體云燬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燬周禮曰司燬掌行火
之政令重文烜或从巨陳善祺云說文曰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燬或从巨此以烜燬為一字也高誘淮南記
論注亦曰燬取火於日之官也下復引司燬之文許師賈景伯高師盧子幹其言皆有所受蓋
儒所見周禮司燬有作司烜者如世婦燬人環人之兩見故併而職解之也案陳說是也王昭禹
方苞並引易說卦傳日以烜之謂此官掌取火於日故以司烜為名亦通云讀如衛侯燬之燬者
春秋傳二十五五年經衛侯燬滅邢說文火部云燬火也从火毀聲春秋傳曰衛侯燬段玉裁云燬

讀如衛侯燬之燬者言其音義同耳聲在元寒桓刪山仙部毀聲在脂微齊皆灰部合韻最近
云故書燬燬為烜者段玉裁云或云當作故書烜為烜案段引或說是也陳善祺黃以周說並同蓋
此章注中惟此燬字為涉上文而誤此外別無燬之也蜀石經作燬則傳寫之誤
引鄭司農云當為烜者先鄭定此字為烜而後燬之也蜀石經作燬則傳寫之誤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杜子春云條當為濼器之濼
辟禁之事故亦屬司寇而次諸主禁官之後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干注云今卒辟車之屬案此
本鄭說詳本職疏云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者沈彤改六皆為八云其職云王出入則八人
交道公則六人此下士屬王當八人也下士之夾道者八則隨而濼狼之胥亦當八注杜子春云
八則徒當八十也案沈說近是蔣載康說同然據本職賈疏則唐本已並作六矣注杜子春云
條當為濼器之濼者濼條聲類同賈疏云讀從特性少半濼祭器等之濼也段玉裁云濼器之濼
古音蓋同條云立謂濼除也者從杜讀而釋其義說文水部云濼洒也大射義射人宿視濼注云
濼謂濼器掃除射宮此官亦主掃除道路也云狼藉也
濼道濼器掃除射宮此官亦主掃除道路也云狼藉也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閭謂閭里中門也呂氏春秋仲夏紀門閭無閉
高注用許義案凡民所聚居通謂之里里外周則野外邑里謂之閭二閭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
別為閭此官掌脩除國中處里之閭司稼之邑閭則野外邑里謂之閭二閭者地異而名同此閭不
為六鄉五比之閭也管子曰閭闔無闔外內交通男女無別晏子春秋內篇曰急門閭之政而淫
民惡之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公羊成元年傳卻克臧孫許同聘於齊二大夫相與諮閭而語
移日然後去墨子公輸若墨子自楚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則閭互之法有節者
內之無節者春秋及戰國皆然矣管子立政篇閭閭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脩閭氏
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閭屬羣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所謂閭有司者即脩閭氏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玄

疏

冥氏者以下至庭氏十二職並掌攻除鳥獸蟲及

草木之官以其亦是殺伐之事故並屬司寇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玄

為漢書蕭該音義引作讀如此其音非改其義釋文所云冥如字是也至後鄭始易其字義此

作讀為誤也王應麟云漢儒林傳堂路惠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紀禹姓後有冥氏案阮王

之學冥氏春秋即冥都也惠棟云冥都傳春秋故云冥氏春秋夏本紀禹姓後有冥氏案阮王

亦讀如字與陸顏讀同云玄謂冥方之冥者段玉裁云冥方即算法之方冥漢有冥都為丞相史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讀如藥之義除毒蟲

疏

注云庶讀如藥之義除毒蟲

反此音當專屬後說案段說是也依後鄭讀則冥與天官幕人之幕字同賈疏謂後鄭亦取音同

以繩糜取禽獸冥然使不覺失其讀矣云以繩糜取禽獸之名者廣雅釋詁云幕覆也說文糸部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搏獸

疏

注云穴搏獸所藏者說文穴部云穴土室也賈

氏既掌除毒蟲則其官曰庶氏可矣而書不作庶字者庶與蟲音同是以

翬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翬鳥翬也鄭司農云

疏

注云翬鳥翬也者說文羽部云翬羽也後

鄭司農云翬讀為翬之翬者段玉裁云司農說與鄭君異司農謂翬即翬字翬者翼也如翬即

飛同聲而義有別說文云翬羽也或從氏作翬詒讓案許說又與二鄭異而義較長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刻之鄭司

疏

注云柞除木之名者

柞木翦傳云柞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成頌焚柞木李注云柞邪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柞木翦傳云柞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成頌焚柞木李注云柞邪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柞木翦傳云柞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成頌焚柞木李注云柞邪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柞木翦傳云柞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成頌焚柞木李注云柞邪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柞木翦傳云柞木曰柞後漢書馬融傳成頌焚柞木李注云柞邪木也文選張衡西京賦

籊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籊籊或作夷鄭司農云籊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豆

也字從類耳月令曰燒籊行水謂燒所變草乃水之

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釋文中凡言字或作雉同謂籊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

則李下須有云字其義乃通釋文中凡言字或作雉同謂籊字他書有作雉者其字同耳若如葉本

作某案徐說是也注云書或作夷者惠棟云漢書揚雄傳曰甘泉賦云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新雉即辛夷左昭十七年傳曰五雉為五工正夷民者也正義

服虔曰雉者夷也夷平也孔穎達云雉聲近夷雉訓夷為平鄭司農云掌殺草者此據夷字作訓也云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夷蕪崇之者左隱六年傳文杜注亦訓夷為殺與先鄭

豆也者稻人注云今人謂禾下麥為夷下麥言麥刈其禾於下種麥也義與此同段王裁云神師

從下麥互相發明謂此夷氏之夷即稻人引方俗語言麥下禾豆為夷下禾豆與稻人注禾下麥為夷

者後鄭從文弟夷字相似荷氏易漢六四云匪弟所見釋文今本作夷說文彭部云翦髮也

大人曰髡小兒曰髡及身毛曰髡段玉裁云鄭謂髡字之音義如髡小兒頭之髡其釋曰至

而薙之曰以鉤鎌迫地薙之是即如髡小兒頭之說也案段說是也云此皆翦草也字從類耳者

二說文艸部云薙除艸也後鄭意正本作薙或本作夷義並通不必定從或作也段玉裁云謂薙夷

以從類為聲段是也且同音後鄭讀如翦以仲其義讀薙如翦即讀夷如翦也案賈以從類為形段

引之者欲見薙草須燒之又須水之也云謂燒所變草乃水之者舊本謂上衍非字今依蜀

石經及宋大字本錢鈔本注疏本刪段玉裁云謂岳本非謂誤也月令注曰欲稼萊地先薙其

草如欲其化之也則以水大雨流水潦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引薙人職夏日至而薙

之草乃水之與月令注

相應也岳本非謂不詳

碧族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碧讀為薙族讀為薙之疏族讀為薙族之疏族讀為薙族之疏族讀為薙族之疏族

也者說文手部云搯搯也一曰段也呂氏春秋求人篇明曉巢林高注云巢族也段玉裁云搯也

反音別爵族謂爵巢也碧族即公羊宣元年何注所謂摘巢也詒讓案摘巢亦見春秋彙纂五

行順逆篇丁晏云文選吳郡試碧族山谷劉注云言其如碧搯而後落山谷者陳壽云雀窠謂

之族猶靈籍謂之族碧謂物湊集有所藉也說文族行碧處是其義云玄謂碧古字從石折聲者

段玉裁云鄭君謂碧古字者此因大鄭義申之謂碧搯古今字非有二字也釋文云李軌又思亦

反此從折作碧之本又云徐文列反沈勸啟反此從折作碧之本陸氏以前寫本不一作音者各

異陸氏未能決擇耳說文石部曰碧上摘山巖空青珊瑚隨之從石折聲周禮有碧族氏其云

摘空青珊瑚者釋從石之故也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有碧無碧許鄭並云從石折聲

則當作碧明矣碧音它歷反唯李軌本誤作碧故音思亦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碧古字從石折

還吳郡賦碧族山谷李善音碧勸列切而皆無思亦之音不從李軌也賈疏曰鄭謂碧古字從石折

聲者以石投擲毀之故古字從石以折為聲則碧族氏掌覆天鳥之巢義取折而折非取分析

說文碧上擲山巖空青珊瑚墮之亦是毀折之義非分析之義碧或通作折管子地數篇曰上有

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隄石者下有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

而祭之然則與折取之遠矣折取之者謂擲取黃金鉛錫銅鐵也墨子耕柱篇曰昔者夏后開

畫廉折金於山以鑄鼎於昆吾折金者擲金也猶說文言上擲山巖空青珊瑚也折即碧之借字

則碧之從折而非從析益明矣檄弓吉事欲其折折爾鄭讀折折為提提與擲古同聲碧之借字

折與擲聲相轉案王說是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司農云翦讀為薙翦讀為薙之疏翦讀為薙之疏翦讀為薙之疏翦讀為薙之疏

也刀部云前齊斷也此翦即前之借字云主除翦者此與下赤友氏並主除翦故取翦滅

之言以名官也引詩曰實始翦商者翦頤宮文鄭彼箋云翦斷也此引以翦有斷滅之義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友翦言撿拔也疏赤友氏者阮元云說文翦早鬼也周禮許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氏主射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疏**也者葉鈔本釋文絜作潔與宮人注不合

不足據說文廣部云庭宮中也宮庭之中常帶除絜清此官主射妖鳥言欲使國中絜清如宮庭之中故謂之庭氏

衡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衡枚止言語讞也枚狀**疏**衡枚氏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大祭

此也注云衡枚止言語讞也者凡人口衡枚則不得言語本職云掌司讞明主禁言語讞

之事故以衡枚為名漢書高帝紀顏注云衡枚者止言語讞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文選吳都

賦云衡枚無聲云枚狀如箸橫街之為結謂以組為之繫著兩頭於項後結之阮元云詩東山釋

文引此注云枚如箸橫街之於口為結繫於項中結上亦無之枚下并無狀今本皆衍結作絜古

字也當據以訂正段玉裁云大司馬職注亦曰有結結項中顏氏漢書注引作絜絜於項云絜者

本賈說案阮段校是也互詳大司馬疏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耆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疏**伊耆氏

鼓黃桴案其職云掌其杖杖老者所依秋是長老之方故在此注云伊耆古王者號者明堂位云伊

耆氏即神農氏也又郊特牲疏引皇侃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此皆以伊耆氏為神農氏而郊特

性釋文云伊耆或云即帝堯是也易繫辭孔疏引帝王世紀云帝堯陶唐氏伊祈氏伊祈即伊耆

二者並無培證故鄭此注及明堂位注並不實言也云始為蜡以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始

為蜡籥章云國祭蜡則饒饒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賈疏云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杖於老者之事始

也云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者後王謂伊耆氏以後王者鄭意此

伊耆氏主王者齒杖與始蜡息老物義相近或即禮古王者之舊德而以名官莊子胠篋篇古帝有

祝融氏而高辛火正亦名祝融是以帝王號名官之例也云今姓有伊耆氏者野名世古今姓氏

書歸禮云伊耆亦作伊祈帝堯號也後因氏焉魏孝文時魏懷州民伊耆荷聚眾於重山作亂洛

州刺史討滅之是也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士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

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行夫主國**疏**大行人者以下至掌貨賄十

使命往來之官亦屬秋官者以大司寇掌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故以義類屬之云小行人下大夫

四人者此與司儀行夫唐石經宋蜀本岳本嘉靖本並跳行今從注疏本賈疏云亦謂別職同官

環繞之義云主園賓客任器為之守衛者本職云有任器則令環之先鄭注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徇環守之圍繞與徇環義同後鄭即本先鄭義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類之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

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今總名 **疏**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者翟狄字通詳內司服疏翟者蠻夷閩日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疏** 戎狄之通稱猶司隸職蠻閩夷貉四隸通謂之四翟之隸

也沈彤云象胥上士每翟一人六翟則六人云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注云沈彤云中士每翟二人則十二人下士每翟八人則四十八人徒每翟二十人則百二十人

者曰象者大行人先鄭注云象胥譯官也大戴禮記小辯篇云傳言以象反舌皆至是象為通夷狄言語者之通稱也國語周語謂之舌人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是也故漢書百

官志引干注云今鴻臚據晉官況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為譯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此不云鴻臚據晉官況周也云胥其有才知者也者大行人注云胥讀為譯胥謂象之

狄韃北方曰譯者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者鄭注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春秋慎勢篇云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韃方三千里是又作驪淮南子齊俗訓雖重象狄韃不能通其言高注云象狄韃譯也賈疏云寄者賓主不相解語故寄中國於東夷又寄

東國語於中國使相領解云象者傳南方於中國還象中國以傳之與南方人語則還象南方語而傳之云狄韃者鄭彼注云韃之言知也雖不訓狄狄即敵也謂言語相敵使之知也云譯者譯

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云今據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者釋六翟通名象胥之義大行人注云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越裳為南方之夷故此云屬之

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鄭司農云訝讀為跛者訝跛者之訝 **疏** 注

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者據本職文聘禮記注云訝主國君所使迎待賓者如今使者謂客國語晉語云曰季舍于逆旅甯胤氏韋注云旅舍也逆客而舍之也左傳文五年杜

注及孔疏引賈逵孔晁並以爲掌逆旅之大夫案訝逆同義掌逆旅大夫疑即此掌訝也荀子榮

慶簡云監門御旅訝御字亦通御旅蓋逆旅之賤役或即此官之胥徒與鄭司農云訝讀爲跛者

訝跛者之訝者賈疏云此公羊傳文時晉使卻克聘齊卻克跛齊使跛者往御亦訝故讀從之也段王裁云他經多作御惟周禮作訝古訝音同御也說文言部曰訝相迎也引周禮諸侯有卿

訝公羊傳跛者訝跛者正義所見本作御跛者論議案今本公羊成二年傳訝作逆輸人先鄭注亦引作訝公羊釋文云送本又作訝殺梁傳作御賈所見公羊文蓋與殺梁同

掌交中士八人府一人史四人徒二十有二人 主交通結 **疏** 注云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而結其交好是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者職闕四方八人則

樞云此官以掌察四方四字爲名非名掌察也此下又有掌貨賄賈疏出掌察四方掌貨賄七字則賈氏所見經文必是掌察四方不如今本止作掌察也案俞說亦通但本職止存掌察二字唐

師石經已如是疑漢唐舊讀皆以四方屬下爲句本職文闕無可質證矣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二十有二人 **疏** 掌貨賄者職闕蓋掌大府內府九貢

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皆是也國語晉語云玉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設此官以掌之亦與外府內府爲官職也書洪範八政二曰貨孔疏引鄭書注云貨掌金帛之官若周

禮司貨賄是也案掌司義同司貨賄即此官也云史四人者莊存與云
官有吏無府亦錄其幣書耳薦陳而輸受者惟宰及大府內府玉府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此王之土也使

而命之朝疏朝大夫者賈疏云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家之國治因有邦國賓客在秋都家之

大夫云疏治亦在此治讓案此三公王子弟采地私臣之聽事於朝者命正變謂若漢郡國

邸吏是也以其得以職事達於國故附列秋官之末鄭以爲王臣未審云庶子八人者賈疏云庶

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案賈說非也庶子者蓋都家貴族

之子弟未命而在官者若左昭二十七年傳楚沈尹戌帥都君子是也命則與庶子在官者同

故敘於府史之後徒之前當胥之處大射儀賓受爵于筵前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彼

庶子與宰胥爲聯事亦以其職略相等也鄭彼注以爲夏官之諸子非也疏以此庶子爲主采地

之諸子疑涉彼注而誤詳宮伯及諸子疏注云此王之士也使主都家之國治而命之朝大夫

云者賈疏云此云每國上士二人是王朝之士以其主采地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居朝

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據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吳廷華云此居朝

廷而掌都家之治者曰朝大夫猶邑宰而曰邑大夫云爾論讓案此國當專指大都三公及王

子弟之采地言之與王制之國爲三等采地之通稱者異此官亦非王朝之士鄭賈說並誤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

及都司疏都則中士一人者此都謂小都卿之采地其家邑大夫之采地亦兼有之命正變謂

馬云疏都則中士一人即每都置朝大夫一人云序官文每國爲一句都爲一句言國與都

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者如言山小山中林麓小中麓中麓中麓中麓中麓中麓中麓

大川大麓

國都言之今別都則爲一官而闕其職掌則朝大夫之職掌與序官不相應故知注說失之案命

說是也此即小都之私臣爲朝大夫者故專降於大都之朝大夫一等也此經當與諸朝大夫爲

一條鄭分爲二失之注云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者鄭以都則爲官名則每都各有此官故據朝大

夫言每國中下士若干人之例擬於官名下補每都二字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十亦如之都家之士主

之獄訟以告方士疏都士者此下並都家掌刑之官以其家臣受命於王者故不屬方士而附

者也亦當言每都疏秋官之末云家士亦如之者唐石經跳行別爲一經宋晏本建附釋音

岳本嘉靖本同今從注疏本注亦以都家并釋則鄭本不分爲兩經明矣此亦每家中士二人下

周禮正義卷六十五終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疏掌建

周禮正義卷六十六

瑞安孫詒讓學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疏掌建

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三典五刑等並刑官之官法也
大宰六典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

刑百官此云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者五文以見義也
注云典法也者大宰注同云詰謹也者布

憲注同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大宰注云詰禁也案詞問禁止其為非即謹救之義書周官孔疏引

馬慈注云詰猶窮也窮四方之義也漢書刑法志云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顏注云

詰責也字或作詰詰謹也以刑治之令謹救也案顏所見或本與此經異詰謹訓本爾雅釋言易

垢象傳云后以施命詰四方易釋文云鄭作詰止也詰詰形近義亦得通月令詰誅暴慢注謂問

其罪窮治之窮問與謹止義亦相成鄭各據一偏為釋耳引書曰王耗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

舊本耗並作耗今依蜀石經正宋劉大字本董本宋注疏本並作耗即耗之俗呂刑云惟呂命王

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耄作耗又刑上有詳字並與僞孔本異耗釋文作

時世所空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耄作耗又刑上有詳字並與僞孔本異耗釋文作
施宋附釋音本岳本同阮元云羣經音辨禾部引書王耗荒鄭康成讀蓋賈氏所據北宋本釋文
作耗荒也今釋文作施荒非詒讓案司刺經注耄亦作施並之段字詳司刺疏詳刑詳大宰疏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者謂新建立之國賈疏云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
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族師之職鄰比相
坐康誥之云門內尚寬不知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也若
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量時各有云為乃謂是錯也若

也此或刑亦謂城郭中處里之刑也小宰有宮刑市有市刑此並無之蓋亦賤於國刑矣
注云愿慙慎也者說文心部愿慙慎並訓謹也廣雅釋言云愿慙也是愿兼慙慎二義云暴當為恭
又似暴字故云賈疏云知為恭不作暴者以上四刑皆上能上愿俱是當嘉尚者糾力糾守糾孝糾
職糾暴與上五者相反糾則有刑故上曰五刑耳是所謂糾力糾守糾孝糾職者糾其不力不守
不孝不職也糾暴則直糾其暴而已愈趨亦取買云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二曰不
睦三日不睦四曰不弟五曰不任六曰不恤七曰造言八曰亂民是所糾皆是不善者州長云正
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明言糾其過惡不
得云糾察其善不糾其惡也案王安石王昭禹李鍾倫並讀暴如字即吳俞說所本於義為長司
市所屬市官有司疏掌禁誹亂即國刑之小者荀子王制篇云抑愿禁悍而刑罰不過又議兵篇
云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以圜土聚教罷民之為善也民不聚勞有似於罷以教疏以園
教罷民者此治司圍所掌過失之罷民其有罪而未入五刑者與司教為官語也注云園土獄城
也者司教注同詳大司徒疏云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者國語齊語管子曰罷土無伍
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案此罷民聚教之在園土則當在近園土之地役作之不入司空
賈疏謂夜入園土豈則役之司空誤互詳司教疏云民不懲作勞有似於罷者釋罷民之不入司空
釋文云昏昏同本或作昏皆訓強案向書盤庚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厥越其罔有黍稷彼
並通陸訓強者本傳傳孔義罷與疲同羣書治要引此經注並作疲國語齊語注云罷病也無
行日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荀子非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又
王霸篇云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又成相篇云曷謂罷國多私曷謂賢明君臣楊注
云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說苑君道篇云賢者進而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案荀劉並以賢與
罷相對為文則凡人之不賢者通謂之罷謂其惰惰無行若盤庚所謂不懲作勞是人之疲病者
亦謂之惰游玉藻云垂綬五寸惰游之士也注云惰游罷民也中論謹交篇云古之立國也有四

民焉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國土彼窮民即此罷民散文得通不勤四職亦即不懲作勞之義也

明刑恥之 善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幾於法者以所不故犯法實之園土繫教之庶其困

注云善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幾於法者以所不故犯法實之園土繫教之庶其困而能改也

者鄭意下經嘉石之罷民云未麗于法此經無文明為已麗于法即麗於五刑之法蓋此遇失罷

而以職事罰作之以示懲艾且冀其悔而自改也賈疏云案司教職云凡民之有表惡者三讓而

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此謂拙拔兵劍誤

之嘉石不入園土者彼下文又云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此謂拙拔兵劍誤

以傷人罪重不坐嘉石徑入園土此罷民本無故心直是過誤比入五刑者為輕比坐嘉石者為

重故云已麗於法麗於法是入園土者也云實置也者毛詩魏風伐檀傳文段玉裁云實者實之

處說文讓塞也穴實聲東山箋云古者聲實填虛同因毛訓置讀之豉反非也云施職事以所

能役使之者謂於近園土之處收聚罰作之所役無定事依其所能任之事役使為之此役使與

後嘉石罷民略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為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園土是正賈疏役司

傳云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為臣僕是也案毛說亦謂役之在園土是正賈疏役司

空之誤此園土所役人亦謂之胥靡墨子尚賈下篇云傳說為胥靡築於傳嚴書說命偽孔傳則

謂刑徒代胥靡刑人樂護傳嚴之道莊子則陽篇亦有胥靡築城之語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胥
靡刑徒人也以墨刑人樂護傳嚴之道莊子則陽篇亦有胥靡築城之語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胥
奴之役矣又墨子天志下篇說係累俘虜云丈夫以爲僕園胥靡婦人以爲眷酋此與司馬疏之
罪諫役於司教注所云書其表惡之狀者之背也方版詳內史疏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

三年 反於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圖職曰上年三年而舍中

反於五年公羊傳云今據蜀石經正注例皆作於也士冠禮注云反還也

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凡言中國者並指國中而言也

里釋之毒鄉士六鄉之獄在國中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

舍出圍土任其往來於國中也賈疏引舜典有五宅三居謂彼不在中國

之非鄉也引司圖職曰下者賈疏云見舍之遠近云不齒者不得以年齒

云齒猶錄也錄亦謂以年次相列與此注義相成也

其不能改而施以刑也注云出謂逃亡者謂繫期未滿未當舍而擅逃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使入束矢乃治之也

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疏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

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與疏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賈疏云

三禁禁之三日使善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

訟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束矢以罰之並禁訟入束矢之遺制據管子

刑公令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明勝者不矢矣注云訟謂以貨財相告者

罪名亦曰訟黃度云士師凡訟大曰獄訟黃度云是也

財爭罪之別蓋凡以小事相爭者所訟既小其罪甚輕不必具要辭

以兩造禁民訟以備反覆抵冒故下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明其必先入

也然則獄訟者以備反覆抵冒故下經云以兩劑禁民獄明其必先入

引徐廣云造一造兩造謂文曰部云誓獄之兩誓也在廷東造曹造並

入束矢乃治之也其聽訟之地則曰誓在廷東蓋即謂外朝之左近嘉

矢取則曲而不服也說兩矢乃治之與此義同云必入矢者小雅大東

證文公取直義云古者一形一弓百矢者賈疏云尚齊文侯之命平王

志願注云個讀曰箇箇枚也賈疏云彼是所賜此乃入官約同之故云

搜毛云五十矢為束彼鄭從之者或據在軍矢數與受賜者異故從毛

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矢為束也賈疏注云十二矢為束淮南子記論訓

說至毛鄭之後異義復有二家齊語章注云十二矢為束淮南子記論訓

四

也此據漢書何奴傳云弓一張矢四發顏注引服虔云發十二矢也韋昭云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案高草說東矢數似太少又鄉射大射二禮並以四矢為束則為數尤少

皆非此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疏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券書不入金則疏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日鈞疏者此亦謂獄未斷之先兩入鈞金

既斷之後則不直者入金以示罰直者仍還其金故易噬嗑為獄訟之象其九四爻辭云得金矢又六五云得黃金即謂訟待直而歸其鈞金東矢也注云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大司徒注

云爭罪曰獄今案獄者訟之大者也不必告以罪名詳前疏云劑今券書也者司徒注云

簿書之最曰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則劑謂券書者謂獄訟之要辭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案

賈說是也劑即獄訟之要辭蓋與今籍獄之責具結狀略相類此劑為獄要猶遂人之下劑致此

為役要難為券書而與小宰司市質人之質劑司盟之約劑並異也云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

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者賈疏云此聽爭罪之事與上聽訟有異此則各遣持劑之

書契又入金不入矢三日乃致於朝者皆謂以獄事重於訟事故鄭云重刑也治讓案既兩券書

入鈞金仍不即治之必待三日者容其自審計或悔而訟則可勿治也云重刑不券書不入金則是

亦自服不直者也與矢取直義相成此金與後職金之金罰並謂銅詳彼疏云三十斤日鈞者虞氏

欲其不服不直者也與矢取直義相成此金與後職金之金罰並謂銅詳彼疏云三十斤日鈞者虞氏

注義同說文金部云鈞三十斤也小爾雅廣衡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鈞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

子天文訓云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漢書律歷志云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

得其成就平均也三十斤為鈞者一月之象也並鄭所本呂刑五罰最輕者墨罰百綏依治氏注

緩為六兩大半兩則百綏為金四十一斤十兩大半兩此治獄入鈞金未入五刑故視墨罰尚減

四分之一也治氏注又引東萊或以大半兩為鈞則漢時俗語非此經之義又管子小匡篇云管

子制小罪入金鈞分有薄罪入以半鈞尹注亦用鄭義國語齊語作小罪適以金分章注云小罪

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淮南子汜論訓云有輕罪者贖以金分高注亦云以金分出

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案據小匡文則齊罰金有一鈞半鈞之差故亦謂之金分此經治獄入金

則正以一鈞為度抑或兼用金分之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對之外朝疏以嘉石平罷

惡之罷民罪輕於入國土者亦與司救為官職也以朝士所掌嘉石平罷民肺石達窮民事相次

故不與國土聚教罷民文相屬注云嘉石文石也者說文壹部云嘉美也賈疏云以言嘉嘉善

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罷民思文理以改悔自脩云對之外朝門左者對賈疏述注

及蜀石經並作樹嘉靖本同矣附釋音本明放岳本宋注疏本並作對案說文木部樹檣文作對

又壹部云對立也經注例凡樹字咸不從編文而編人盧人注並有對字此注疑當與彼同但宋

本作對與釋文合今姑從之外朝門左謂庫門外外朝之東即朝士云左嘉石是也云平成也者

大司馬注同云成之使善者猶上國土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屬于灋而害於州里者桎

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背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

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二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

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疏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

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有寬也疏有罪過而

未屬于灋而害於州里者罪當作辜凡經例用古字注釋注例用今字作罪前四篇並如是惟

秋官冬官二篇經並作罪疑傳為之誤詳旬師疏上于字石經誤於今據竊靖本正下於字亦當

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州里據六鄭言之即鄉師州里之州里也不及鄉里以外者舉近足以該

三日坐三月役也案王說是也恭祺之俗經通作期此疑後人所立詳其人疏注云有罪過謂
 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者邪惡經於過失即司教所云元民之有表惡者彼注云表惡謂侮慢長
 老語言無忌而未應於罪者是也所罪過於義難通疑當作近罪過司教注亦云過失近罪者
 未麗於罪之言也云麗附也者小司寇釋士注並同論衡說日篇云麗者附也說文鹿部云麗旅
 行也艸部云麗艸木相附麗土而生也麗即麗之段字王疏云麗附麗於事注亦訓麗為附又書
 呂刑云越茲麗刑詩小雅正月孔疏引鄭書注云麗施也施附義亦相近云不附於法未著於法
 也者此亦注用今用法也小司寇注云未麗於法法亦謂五刑之法益則能民入國土者罪已附
 刑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經云未麗於法法亦謂五刑之法益則能民入國土者罪已附
 於法以過失不施以刑此坐嘉石者則未附於法明其罪尤輕也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者
 掌囚注義同彼釋文引說文云桎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案今本說文木部文不
 及陸所引之備許說與鄭同賈疏云無正文見掌囚云上罪桎梏而桎梏謂兩手共一木桎與桎
 連言故知桎在手桎在足也廣雅云手開之桎械足開之桎械亦是手曰桎足曰梏易志冷剛問
 大齊六四童牛之桎元吉注桎為木互禮震震為牛之足足在桎體之中良為手持木以就足是
 施桎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桎今大齊六四施桎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若
 曰牛無手故以足言之案今本廣雅釋器云桎謂之桎械謂之桎亦與賈所引異呂氏春秋
 紀高注云械在足曰桎在手曰桎左傳莊三十年杜注義同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危與武負殺與
 與鄒說異又掌囚釋文引張揖云參著曰桎偏著曰桎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同蓋謂手足桎械
 械謂之桎手著足不著或足著手不著則謂之桎與廣雅義復不同未詳所據云役諸司空坐日
 訖使給百工之役也者以司空掌百工之官故知役諸司空謂其坐日滿訖則謂給百工之役也
 云役月訖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者管子大匡篇云吾權任子以死生尹注云任保也以其
 木為害於州里故役月訖必使州里之人保任其不復為惡乃赦之使得相督察禁其怙惡也賈
 疏云仍恐習前為非而不改故使州里長里宰保任乃舍之以稍輕入都即得與鄰人齒亦無
 五寸之事也案注云州里之人即謂士民之同居州里者不必州里之吏也賈說未然云宥也

者說文六部文小以肺石達窮民肺石赤石也窮民天疏肺石樹之庫門外外朝之門右者
 司寇司刺注並同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赤石心不妄告也案賈謂五藏肺屬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肺石是赤石
 也必使之坐赤石者使赤石心不妄告也案賈謂五藏肺屬火火色赤肺亦赤故知肺石是赤石
 所屬詳疾醫疏云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據王制文謂孤獨矜寡下文憐老幼亦是也詳

大司凡遠近憐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
 徒疏

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憐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疏凡遠近憐獨老

上而其長弗達者於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賈疏云言遠近者無有遠近幾外畿
 內之民皆有憐獨老幼之等謂長官不達也密知其貧困者故須復報於上如此之類是上窮
 民即來立於石也云士聽其辭者與廷華云士朝士也云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者罪亦當作辜管
 子大匡篇云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口囚士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二日囚
 此即其長弗達而罪之之事賈注云無兄弟曰憐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六卿也疏凡遠近憐獨老
 或心憐憐憐之俗體書洪範云無虐厥獨獨孔傳云單無兄弟也說文走部云趨獨行也讀
 非此義云憐無子孫曰獨者王制云老而無子者謂之獨孟子梁惠王篇說同釋名釋親屬云老而
 無子曰獨故兼云無孫也云復猶報也者宰夫注義同云上謂王與六卿也者司書云凡上之用財
 用必致于司會注云王謂王與家宰此遠近窮民所復羣士所告不必專屬司寇也云報之者若上
 六官通屬百職明肺石雖掌於司寇而經窮民所復羣士所告不必專屬司寇也云報之者若上
 枉州司不治合破家遺詣公府蓋漢時民間有冤獄得詣公府上書自言故舉以為况上書加冤

經作上卿書卿謂九卿則與諸公府為二事恐誤云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者大宰注云長諸侯也其鄉遂有地治之吏亦與所屬民為長賈疏云以畿外諸侯及畿內鄉遂大夫皆得為長也若然不言三等采地之主及三公邑大夫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刑於天疏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

未重大司寇當官專領之職事所謂官常也始和和當讀為宣詳大宰疏云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者凡周正建子月朔日夫司寇布刑於天下即於是日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

刑於天下者大宰布治注義同云正歲又縣其書者鄭以乃縣刑象之灋是也注云正月朔日布五

月之事與小司寇云正義則帥其屬而觀刑象者為一然與經承正月之吉者不合其說非也亦詳大宰疏云重之者謂慎重其事故既布之又縣之布憲憲刑禁注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

焉是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泚臨也入府注凡邦之大盟約者對人

疏云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云泚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者將盟泚司盟為其盟書既盟則以此盟書正本登於天府藏之左定四年傳說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其載書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周府即謂王之天府矣注云泚也者天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

其貳而藏之六官六卿之疏內史司會為官總也大史云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疏云以貳六官此盟約亦邦國約劑之一也賈疏云大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勸當也注云六官六卿之官也者謂大宰等六官之正大司寇鄭云正之

一蓋自泚登之復同受其貳而凡諸侵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疏六

也以六典待邦國之者賈疏云案大宰職以典待邦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邦灋

官府之治待疏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者命士有獄訟亦當以邦灋斷之經不及士者

疏云案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是以卿大夫有獄訟還以邦灋斷之八灋斷之若然大宰有八則治凡

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弊為懲鄭司農云懲當為

刑疏注云邦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者賈疏云大宰云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是以庶民

是也云故書弊為懲鄭司農云懲當為弊者徐養原云說文無懲字此與弊皆從敬聲故相假借

疏云皆是舊灋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

也論讓案王制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漢之決事比蓋若今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顏注云比以例相比况也後漢書陳寵傳云寵為比是撰辭訟比七卷決事

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又龍子忠傳云略依憲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敬惠棟云

士師職云掌士之八成先鄭云行有八篇若今之決事比則八成謂邦約邦賊以下八事案以

先鄭兩注互證之似當如惠說然經義實不如是蓋此邦典邦灋邦成並據大宰小宰所掌而言

祭祀奉犬牲

奉猶進也

疏

大祭祀奉犬牲者與五官為聯事犬司寇奉犬者以犬於若禮記五

進也詳殺官疏注云奉猶進也者大司徒注同若禮記五

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族

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

官也

疏

若禮記五帝者天神之大祀大宗伯注謂五帝用實柴與此文悟非也

內戒百姓也

也凡祀五帝與昊天上帝同用禮祀大宗伯注謂五帝用實柴與此文悟非也

詳大宗伯疏云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族者賈疏云謂除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戒于

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

卜日遂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

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

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大宰此云泣誓百官亦大宰親為之是也

大宰親為之是也

大司寇泣其事二官為職事不得以卑泣尊為嫌賈疏謂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不足據其地亦人

鬼之大祀亦常有泣誓百官及戒百族之事故大宰說祀五帝卜戒之事下云祀大神亦享先王

亦如之是也

經不循舉者文略注云戒之日卜之日也者大宰云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

卜又戒百官以始齊是戒與卜同日事相因也

凡卜之日也者大宰云前期十日卜日遂戒注云既

下也者鄭意百族即百姓王祭庶民不得與府史以下諸庶人在官者與百姓同故以為釋族

猶言屬國語楚語云在中軍王族而已章注云族部屬也左成十六年傳云欒范以其族夾公行

孔疏引劉炫云族者屬也府史等亦百姓之屬故亦謂之百姓賈疏云以其王之百姓亦同郊

宰戒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云卜之屬故亦謂之百姓賈疏云以其王之百姓亦同郊

禮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

者彼注云王自澤宮而還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

門則至廟門外矣百官公卿以下也

賈疏云王自澤宮而還入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庫

戒百官云大廟之內戒百姓也

者大舊本作太今據宋蜀本改內彼文作命注云大廟者祖廟也

姓然與彼注義小異司市先鄭注亦以百姓為百姓與此義異而說略同

及納亨前王祭之

日亦如之

致納亨及以前即迎牲與廟享異也前王謂步行在王前為道引也云祭之日亦如

之者謂質明以後行正祭之時詳大宰疏注云納亨致牲者小司寇注同大宰云及納亨贊

王性事注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率牲大夫贊之又充

於神而後殺而授亨人是既致牲乃授亨故通謂之納亨實則納致之時尚未亨也互詳大宰疏

於神而後殺而授亨人是既致牲乃授亨故通謂之納亨實則納致之時尚未亨也互詳大宰疏

奉其明水火

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疏注云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據司烺氏文義詳彼疏賈凡朝

觀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喪所前凡朝觀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者賈疏云朝觀不

者皆司寇在王前為導也其大喪亦如之亦導王也詒讓案小司寇云大喪客前王而辟后世子

之喪亦如之彼大喪客即朝觀會同然則大司寇但前王而不辟小司寇則前王又兼掌辟職卑

則事猶勞也注云大喪所前或謂王者賈疏云以經云大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前王也言

或者大喪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王也既言前王明以先

后世子謂王娶大或謂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也子及此大喪亦如之二

夫贈玉謂王娶大或謂王也凡大喪之禮有三相大喪亦如之注云王后也子及此大喪亦如之二

者容有先后及世子連則不吝有王喪小案此經凡言之戒命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

下然則大喪與小喪相連則不吝有王喪小案此經凡言之戒命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

中又兼有先后實止二例賈疏謂有三非也凡經大喪無不兼王要者宰夫大宗伯兩注文同賈

似謂宰夫注王后專屬后故云不容有王喪非鄭大喪也又案小司寇注王要者宰夫大宗伯兩注文同賈

于社 社謂社主在軍者也鄭司農說以疏大軍旅遊戮于社者小司寇小師游戮注云不

于社者此甘誓文今書不作弗詳小宗伯疏墨子明鬼下篇云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德也必

於社賞於祖者何也此告分之均也穆於社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蹕杜子春云蹕當為蹕

謂除姦人也立 疏 皆凡邦之大事者即鄉士云大祭祀大要紀大軍旅大賓客諸事凡王親與者

部曰蹕止行也 疏 皆凡邦之大事者即鄉士云大祭祀大要紀大軍旅大賓客諸事凡王親與者

注云王宮注云諸侯來朝若燕饗時杜子春云帥其屬則士師以下士中士下士皆蹕知者以此

後鄭云道王且蹕行入孟子小司寇前王可也趙注蹕除人使車蹕尊可為也故杜君諱避為蹕

案說文定部云避回也許部宗許重曰蹕傳彼釋文上引申之義其字當作蹕除而使人回避其

字當作避左部云避回也許部宗許重曰蹕傳彼釋文上引申之義其字當作蹕除而使人回避其

使其屬蹕蹕與蹕並見知其制不同案段說是也闕人云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蹕凡國之大事

入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 疏 凡當道者人皆不得行二字義本異也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

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民疏掌外朝之

民而詢焉者以五官正武通例校之外朝之政上疑當有建邦二字朝士亦云掌建邦外朝之禮

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云外朝

人朝士注說不合疑誤沿先鄭五門雉門在庫門之外說偶失刊也玉海禮儀引三禮義宗謂

天子三朝之外別有此三詢之朝云雉門有兩觀外亦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通典資

禮遂謂周制天子有四朝蓋並為此注所誤不足據也江永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無宮室平時臣民

之皆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賄賂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

法則市朝令朝在王宮之內戶極衰經何由而過乎案江孔說是也二鄭說朝與同詳問人及

朝士疏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危難也江永云僖十五年晉陰飴甥

父兄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下貳圖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侯公

遷徙也國遷即大卜大史所謂大遷是也賈疏云謂王國遷徙若般之盤庚遷也云立君謂無家適

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約以德約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難年約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費下必從之其能使王不立愛也鄭答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日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而立君者使王不立愛所以示無私也蓋士奇云昭二十五年左傳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泄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衆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啟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案冢適亦詳大卜疏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者大司馬注云致謂聚衆也周禮必詢萬民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即外朝致萬民之事云詢謀也者鄉大夫注引詩曰詢于羣羣者大雅板文毛傳云羣羣薪采者鄭箋云有疑者當與薪采者謀之案此引之證萬民雖亦在詢列也引書曰謀及庶民者洪範文民舊本並作人今依石經正鄉大夫先鄭注引同今本作庶人者後人依偽孔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木改非其舊也引之者亦證詢萬民之事詳鄉大夫疏

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疏其位者此天子外朝三朝之朝位異金鶚云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互子男其文略耳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互見云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者三公北面與射人司士治朝朝位同亦以尊貴特尊之使正與王相對也賈疏云案鄉特牲君之南鄉蒼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蒼君也三公臣中之尊北面屈之蒼君之意案賈以北面為屈說本雀靈思其義未詳詳司士疏金鶚云北上云致萬民而詢百姓即萬民也朝士則謂之衆庶孟子言民為貴外朝為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為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為耳注云羣臣卿大夫士也者以此三詢之朝與朝士朝位同彼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此羣士在其後與此羣臣西面位正相當故知羣臣即卿大夫士也依彼經羣臣內又當兼有孤蓋此職統孤卿大夫士言之故曰羣臣朝士殊士於孤卿大夫士言之故別曰羣士然則此羣臣足咳

彼羣士矣中庸以羣臣別於大臣言之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彼羣臣專據命士以下與此異也云羣吏府史也者御僕及朝士注義並同金鶚云小司寇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為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即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為吏而吏與官異矣又云大宰歲終合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即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統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鈇羣吏之治皆以百官為羣吏鄭注以羣吏為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之庶人其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案金氏謂羣吏非府史是也此職及司刺之羣吏皆與羣臣對文朝士之羣吏亦對孤卿大夫及羣士言之則羣臣者朝廷官府有職事之官也羣吏者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也大司馬注云羣吏鄉師以下小司徒云六鄉四郊之吏鄉大夫云六鄉之官族帥云四閭之吏黨正遂大夫並云帥其吏即此所謂羣吏也文王世子注亦云羣吏鄉遂之官族正與此同若大宰小宰諸職之羣吏則通大小內外羣臣言之與此異也互詳大宰疏外朝之位依朝士職東面尚有諸侯羣吏從諸侯之後者以其分地治民與諸侯同且與羣臣別內外也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後北面者以其領百姓也云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者賈疏云案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在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恒在西但此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位曲禮孔疏云外朝孤與士皆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金鶚云孤卿皆大臣鄭既以卿為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案金說是也云鄉大夫在公後者鄉舊本並誤卿今依宋注疏本正賈疏云以州長案鄭賈意州長在三公後則自鄉大夫以下鄉遂之吏並在三公後故朝士注云州長卿別也案鄭賈意州長在三公後則自鄉大夫以下鄉遂之吏並在三公後故朝士注云州長卿遂之官蓋謂經舉州長實闕舉鄉遂官也今案鄉遂都鄙之吏即所謂羣吏而不在公後若果鄉大夫亦在公後則經何不以鄉大夫領百姓而顧特舉州長乎鄭賈說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也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疏小司寇擯亦失之

案鈔釋文作資注同案資即擯之借字詳大宗伯疏注云擯謂揖之使前也者擯廣之或禮大
宗伯王命諸侯則儀注云儀進之也此義與彼同賈疏云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儀者無別相
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云彼更也者經例用古字作敘注例用今字當作序此疑
後人誤以經改注也說文支部云敘次第也廣雅釋詁云更遞也謂自三公以下各以爵秩尊卑
次第更遞進而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明也者孟梁惠王篇齊宣王曰願夫以五刑聽萬
子輔我志謂以眾論輔助王之志慮贊其斷決使眾尊王賢明示不專己也

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廬

附于刑用情訊之者此即鄉士遂士等所專決不必上於司寇也賈疏云以五刑聽民之獄訟者佐
故君子盡心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大司寇聽獄訟於外朝也云

訊之其罪經未附於刑者則羣士自可專決不必上於司寇也賈疏云以五刑聽民之獄訟者佐
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實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謂訊得其情猶必待旬日乃與羣士司刑
同弊其罪也鄉士云司寇聽之斷其訟弊其獄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聽其聽以議獄訟是先聽

之謂之訊後斷之謂之弊其間相距旬日欲其參酌詳議以求至當也云讀去則用廬者文王世
子孔疏云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明其法律平斷其罪案孔說是也此讀書用法
與弊之同日謂其獄訟既定則錄先後訊辭及其所當之罪為書使刑吏對眾宣讀囚不反覆聽
者亦無辯論則是情罪允當乃用法署其贖明刑定也鄉士云獄訟成士師受中用法所以質其

成而定其中以授士師也至於協日刑殺更在其後且非大小司寇所職其事不同賈疏謂行刑
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非經義注云附刑者著也者後注及輪人注義並同說文士部
云附益也引申為附著義亦相近云故書附作付者後注同詳司市疏云訊言也者爾雅釋言文本
注云附施也著與施義亦相近云故書附作付者後注同詳司市疏云訊言也者爾雅釋言文本

職後注及司刺注並同說文言部云訊問也廣雅釋言云言問也詩大雅皇矣訊連連箋云訊
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然則訊者謂問其言也公羊傳十八年何注云上問下曰訊訊云用情

理言之實有可以出之者以情訊重訊問之實可附於輕比出其刑罪也云十日乃弊之意也
宰夫注云旬十日也又大宰注云弊斷也此謂訊得其實仍遲之旬日乃斷其罪亦重刑之意也

鄉士掌國中之獄訟云旬而聽于朝遂士掌四郊則二旬縣士掌野則三旬方士掌都家則三
月而上獄訟于國然則羣士上獄於司寇地有遠近期限不同而司寇之先訊後弊則一以旬日
為斷也書康誥云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十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僞孔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
得其詳服膺思念五六日至十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僞孔傳云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

時乃蔽者以即通曉此經羣士弊獄之期鄉士旬遂士二旬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言之抑或疑獄
有不能通曉者容不限以旬日與引王制曰刑者備也備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者鄭彼注云變更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變死者不可復生也賈疏云上刑為法下刑為著謂行刑著人身體又訓為成者意取一成不可

之者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典與孔疏引王肅說同則謂凡在八議者悉入流宥之科然此經無文鄭書注亦不從馬說又司刑疏引左傳文十八年九刑賈服注以爲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案此經本無九刑之名以正刑一配八議爲九義亦未允注云辟法也者鄭師注同謂議刑之法有八也云杜子春讀麗爲羅者羅蜀石經作羅惠棟云麗者離也離猶羅也洪範云詒讓案權俗字說文所無古止作維此八辟是木入刑法者不當言羅故後鄭不從云文謂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引易曰日月麗于天者雖多辭玉指本于作乎注道昆本及注疏本亦並作乎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于與注字例亦不合未知孰是彼上文云離麗也李氏集解引荀爽云陰麗於陽相附麗也是彼麗亦訓附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故引以爲證云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者前注並同

一曰議親之辟 室鄭司農云若今時宗法志謂之八議親者漢志顏注云王之親族也掌戮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賈疏云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皆是議限親不假貴故賢能及功勳若貴亦不假餘賈能之等各據一邊則得入議假令既有親兼有餘事亦不離議限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者惠棟云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續漢書百官志云宗室若犯法當髡以正以開乃報決

二曰議故之辟 故謂舊知也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愉注云故謂舊也賈疏云此故舊據上爲言是以大宗伯注故舊朋友謂其在學者若伐木詩亦是故友之類鄭司農云故舊不遺則民不愉者論語泰伯篇文彼文愉作愉集解引包咸云君能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者愉之俗體說文女部云愉薄也愉即愉之借字今論語作愉意

三曰議賢之辟 鄭司農云若今時有德行賢者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賈疏云漢書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廉吏有德行賢者

四曰議能之辟 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有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鄭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網都曰罷遺有畢也從網能言有實能而入網即實道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五曰議功之辟 謂有大勳力立功者賈疏云謂有大勳力立功者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鄭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網都曰罷遺有畢也從網能言有實能而入網即實道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六曰議貴之辟 鄭司農云若今時吏是也者賈疏云若今時吏推引漢法墨綬爲貴若漢周大夫以上皆貴也墨綬者漢法丞相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令六百石銅印墨綬是也孔廣森云宣帝紀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此漢舊法也世祖建武三年始詔令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皆得先請前漢劉屈氂傳云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惠棟云蔡邕橋公碑云遷齊相臨淄令賂財賊多罪正受鞠就刑竟以不先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鄭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網都曰罷遺有畢也從網能言有實能而入網即實道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七曰議勤之辟 謂儻倅此法以念其勤勞官事也注德誠云勤指小吏言此與大宰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鄭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網都曰罷遺有畢也從網能言有實能而入網即實道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八曰議相之辟 謂儻倅此法以念其勤勞官事也注德誠云勤指小吏言此與大宰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鄭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網都曰罷遺有畢也從網能言有實能而入網即實道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八曰議貧之辟 謂所不臣者三

疏 注云能謂有道藝者鄭大夫注義同惠棟云說文網都曰罷遺有畢也從網能言有實能而入網即實道之周禮曰議能之辟是也引春秋傳者賈疏云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八曰議貧之辟 謂所不臣者三

與者謂我先王親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社
周陶正我先王親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社
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井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
恪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孔疏云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
以通天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三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
之三恪許慎詳案云治魯詩丞相章玄成治易施肇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
命之于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而受
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賈疏云案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廟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
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之故黃也案孔說深得鄭信通與實禮引崔
雲恩說同據五行書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之故黃也案孔說深得鄭信通與實禮引崔
也三恪與鄭義異不足據也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所不臣者三何也謂二王之後妻之
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
祖也向書曰虞賓在位無窮故不臣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
非禮義所不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案班氏所說王者不和氣所生
父當在禮親之科故鄭唯舉三恪二代之後為說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疏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者司刺所掌以贊司寇聽獄訟者也王制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
必三刺蓋於司寇聽之之日亦於臬門之外朝致眾而訊之與三詢之位同王與三公六卿咸與
其事鄉士云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是也通典案禮云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
王會三公會其期者三刺問以定其法案杜說是也凡平時聽獄証自是司寇專職訊籍論斷案

有故法者上刑不出本國自非疑獄不決不必備此三刺故王制又云疑獄汎與眾共之明必
疑獄乃有與眾臣廷吏萬民共訊之法矣此與上八辟皆於常法之外別為慎恤之典但八辟
止於親屬而三刺則通於庶民故經傳庶民言之賈疏謂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刺與
王制義不合非也注云中謂罪正所定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中正也書呂刑云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又云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是中正義相成也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寇秋
以聽獄訟以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鄭意獄訟平斷恐其有偏頗故以三刺之法求其中正以定
其罪是謂之中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案孔說是也斷獄訟必協於中正因之獄訟之成即謂
今秋審招册也天府治中之中與此同義案孔說是也斷獄訟必協於中正因之獄訟之成即謂
縣士方士之受中並謂獄訟成要之簿書亦詳天府疏十一曰訊羣臣二百訊羣吏三百訊
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疏謂鄉遂公邑都鄙之官置訊謂庶人在官者非也詳前疏注云亦
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者殺官注同此對司刺三有為名明刺者兩有不可豫定也賈疏云但
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舉法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民之所
刺者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聽民之所刺者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民有寬也
云訊言也者前注同謂言問其當殺當宥也聽民之所刺者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民有寬也
殺之言寬寬之上服疏注云有寬也者詳大司寇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羣臣
則墨也下服宮則也疏注云有寬也者詳大司寇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羣臣
寬寬之也云上服則墨也下服宮則也者詳大司寇疏云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者三訊先羣臣
闕規非其舊也書舜典云五刑有服僞孔傳云刺注同惟彼云上服殺與墨刺也此無殺者疑文有
下體故為下服思士奇云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五妻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重上附下附刑也然則服讀為附附之上下如要之輕重詰詞有權服問曰罪多而刑

曰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蓋以重刑釋上刑以輕刑釋下刑對上刑言之曰下服是輕於上刑也對下刑言之曰上服是重於下刑也上服下服當以輕釋重之重輕為上下鄭注大傳云數罪以上一罪刑之是鄭解下刑適重上服與傳同也案惠昌說本王安石王昭禹鄭鑄易祇足正此注之誤吳廷華方苞姜兆錫梁玉繩蔣載康莊有可說並同惠釋服為附義亦得通上服下服猶言上刑下刑輕重之所加於體之上下釋之非經義也及大則大辟為上次宮次刑次刑則墨為下鄭此注以刑之所加於體之上下釋之非經義也

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 大比三年大數民之眾寡也人生齒而 **疏** 及大比登民

上登于天府者自此至歲不並小司寇之官常也三年大比司民登民數大司寇受之以獻於王而登於天府小司寇歲以其事也五詳司民疏注云大比三年大數民之眾寡也者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注云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此小司寇義同賈疏云按家語本命男閱財物云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者司民注義同賈疏云按家語本命男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得男偶女奇也案家語文本大戴禮記本命篇詳司厲疏云 **內史**

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人政定而九賦可疏 **疏** 為官聯也賈疏云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

主計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副貳民數簿書云以制國用者賈疏云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注云人政定而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耳者鄭以國用出於賦即大宰之九賦謂口賦也故以人數定言之案九賦乃田賦非口賦但以計口受田小祭祀奉犬牲進也 **疏**

小祭祀奉犬牲者賈疏云大祭祀自大司寇進也者大司徒注同 **凡禮祀五帝實饋水納**

享亦如之 納享致牲也其時饋 **疏** 凡禮祀五帝者詳大司寇疏云實饋水者五帝用特牲此

致之送殺而解其骨體須用饋水洗其垢穢乃授享人也賈疏云鄭知實饋水為洗解牲肉者以既納牲告下云納享亦如之是實饋水亨其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其水亦謂洗牲肉也 **大賓**

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 **疏** 會同前王此大賓客即朝覲會同之等

前王亦贊大司寇也賈疏云下士師云諸侯為賓帥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為道辟為辟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注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者前王為道辟為辟除姦人也詳大司寇疏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引矣者文選西京賦注云奉引謂引道者惠棟云續漢輿服志云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參乘乘輿與灑駕八卿不在灑中

河南尹執金吾維陽令奉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疏**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者賈疏云謂后世

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 **也** **小師泣戮** 自出之師 **疏** 伯注云小師王不自出之師者對大司寇大軍旅泣戮于社及大夫

出軍圍外之事將軍載之軍將有所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以下 **疏** 凡國之大事使其

斬戮於社主前則小司寇泣戮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寇也國小無蹕文者蓋小官所掌不受命於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國用而進退之 **王重民也進退損益也** **疏**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孟冬謂夏之孟冬也通典吉禮謂周制立冬後亥日祀司民於國城西

北蓋誤據北周制不足焉也賈疏云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年民

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云王拜受之者拜經例用

古字當作礫石經及各本並誤詳大祝疏此亦重民也賈子新書禮篇云受計之禮王所親拜者

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注云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者天府注義同云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者以民為邦本故於祭司民之日獻民數之版籍於王使王知生齒之殷耗皆所以重民也云進退猶損益也者說文是部云進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登與進減損與退義並相成故云進退猶損益也云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賈疏云國家所用財物由民上而來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上其

獄訟疏羣士謂羣士遂士以下皆是詒讓案此羣士謂衆刑官疑當含有士師與下文及朝士之數疏

羣士謂羣士遂士以下皆是詒讓案此羣士謂衆刑官疑當含有士師與下文及朝士之數疏

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罪刑殺亦終五日並與此經合云登中于天府者天府云凡官府州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此獄訟之中亦治中之一也周書魯麥篇記王命大

正刑書及奠中受中之事而云大吏乃藏之盟府以爲歲典彼歲典即歲終登中天府之典藏盟府者蓋天府所登獄訟之中大史司盟亦貳之也惟彼大正當即大司寇而此經大司寇不云

掌中蓋文不具疑登中之禮秋官正貳咸洩其事交賈疏云必登獄訟之書於祖廟天府者重其斷刑使神監之注云上所斷獄訟之數者亦訓弊爲斷也國語周語云司寇協

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士以下疏正歲帥其屬而觀刑

非也詳大司寇及大宰疏注云羣士遂士以下者上注云屬士師以下明此令羣士不關彼二

士與上令羣士異也賈疏云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鄉士已入帥其屬中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等雖是六十官之屬以其主六遂以外漸遠恐不在屬中故經特

是遂士以下可知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也刑禁士師之五禁疏乃宣布于四方憲刑

羣士屬此讀王應電云鄉大夫令羣吏考法于司徒各憲之于所治與此同憲可知羣士應聯下

讀姜兆錫亦引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爲證並較鄭讀爲長賈疏云此所宣布則布憲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注云宜徧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憲表也者敍官注同云謂縣

之也者小宰注義同云刑禁士師之五禁者士師五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事與此相應此憲即書縣故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疏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入會致事蓋遂蒙上歲終爲文大宰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小宰云歲終則令羣吏致事大司徒云歲終則令教官上治而致事小司徒云歲終羣吏正會

而致事是諸官受會致事皆在歲終王應電李光坡姜兆錫方苞莊有可並謂此命入會致事當在歲終是也姜又引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爲證尤矯致事詳小宰疏注云得其屬之計乃令

致之於王者大司徒注云會計也刑官之歲會當亦

冢宰先聽之致其得失而後致之王以詔置也

置也

置也

置也

置也

置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六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六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也宮

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駟謹夜行之禁其柄可言者疏之官法也此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當惟

彼有鄉刑無宮刑與此錯互者宮中之刑咳於國而禁異鄉中之禁通於野而刑亦異故刑禁不

盡同也云四曰野禁者城郭外田野之禁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

醴聚眾農不上聞不收私籍於農為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

敢行賈不敢為異事為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力田墾乃家畜惠士奇

不敢出於門鼠豸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為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墾乃家畜惠士奇

云五飛鵬並引此以野禁是也惠氏又云士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

本善於版而表縣之即小司寇之憲刑禁也賈疏云爾雅云巷門閭以之閭則縣於處巷門使知

謂朝廷治事之處大宰以八法治官府注云百官所居曰府案官與府通故官府亦省稱官也云

國城中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也此單云國亦得為城中者別於野禁言之知為國城中也云古之禁書亡矣者周時五禁當有專書漢時已亡也云今宮門有符籙者證周之宮禁也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其出入先鄭注云後其出入若今時言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此符籙即引籍之屬云官府有無故擅入者證周之官禁也謂非當官有職事者不得擅入云城門有維或下帷蓋漢律文今無可攷賈說亦不據以意求之維蓋當讀為曲禮離坐離立之離鄭注云離兩也即賈所云耦也但耦或無禁禁其耦或而下帷為其得聚證蔽易為姦慝也云野有田律者證周之野禁也田律蓋漢律篇名若典路注引上計律之類云軍有嚴謹夜行之禁者證周之軍禁也禁謂謹為其惑眾禁夜行以遏姦謀云其摘以五戒先後可言者者公羊莊十年何注云摘也謂摘略言之不能得古禁書之精詳也

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

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疏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者罪經例用古字當作皋石經及各本並誤以五禁象戒

刑罰云三曰禁用諸田役者田設謂因田獵起徒役亦兼賅諸功作之事詳大宰疏上誓誥云用之此禁及下糾憲並云用諸者文變義同士昏禮注云請之也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者毛詩大雅縣傳云相道亮助之義謂豫雅釋詁云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勳也是先後與上公之賦治臣也公頃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此先後與彼義略同云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誥康誥之屬者說文言部云誓約束也誥告也書終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又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又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云武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以其書名與此經相應故

舉以為釋墨子非命上篇云先王之書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亦誓用諸軍旅之證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者此本並誤比今依石經及宋岳本明監本正無干車自後射大司馬注說蒐田醫民亦有此二語要疏云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劫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足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黃以周云此軍禮司馬注逸文也詩車攻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歐陽面傷鄭易注即據毛傳自後射為義引以證此無自後射為不中不重射於自後射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陣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為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說甚游移竊謂出獵之法賦有肯我前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為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無觸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列無自後而爭射前禽也案黃于行行列也互詳大司馬疏云糾憲未有聞焉者以書禮者經糾憲並無見文也忠士奇云戰國策魏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所謂大府之憲即士師之憲用諸師者而得憲之上篇則憲即古之章也管子立政篇正月之朔布憲於國百吏習憲於君前受憲於太史太史既布憲入籍於大府憲未布莫敢就舍謂之留命事死不赦憲既布有下行憲者謂之不從命舉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大府之籍者修曰專制不足曰虧命舉死不赦是為首惡墨子非命上篇曰先王之書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治議案糾憲書戒令之文以其可表驗謂之憲以其主糾察則謂之糾皆以所用異名國策及管子墨子諸文雖非專用之都鄙者然義可互證新字禮事云宓子賤為單父宰請治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亦其類也

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如宿習之備備司司捕盜賊也

者族謂云五家為比十家為鄰四里為族八里為閭里所謂也若然鄉合之法止於二族二百家其二黨十族二州十黨二鄉十州以上家數太多里居散遠則皆不為聯凡此為聯皆以通其情志而因以適政教實謂其有施刑罰非也云云其八里之十伍者族師云五人為伍上人為聯是五家家出一人而成伍十家十人而成什也依彼二族八閭為聯則亦當以二百家二百人為一伍也二伍為什據追責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比長云五家相受相親此相安亦謂相親以安其居也人司走云互比為閭使之相安相受者比長云五家相受相親此相安亦謂相親故使當比當閭相受寄託便得安穩也云云以比追責之事者賈疏云以比什伍使追責二事也云以施刑罰者賈疏云吏部伍相女也注云部合部所合也者謂六部中以州黨族閭及卒伍之法使民皆什伍相合比不分散與大小司徒師等為官聯也云云追責也者小司徒注云自逐寇也云賈疏如高僧之僧僧謂司捕盜賊也者小司徒注云義同段玉裁改讀如為讀為云僧蓋漢河漢語易言為僧故下文即承僧字釋之各本讀為作讀如誤也司捕與伺捕同漢人多徒注不云賈疏謂為僧者錯見也案段說也是也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疏府注云大司寇之官士師所施政令惟在當官故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詔司寇若今白徒報之以法疏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斷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亦致之司寇也賈疏謂此即所察獄訟斷致與本官恐非注云詔司寇若今白徒正法解也致邦令字疑亦此致云致邦令者以法報之者邦令與後邪擄邦令義同亦謂王之教令著為法者內史國令亦即此也凡斷獄弊訟又當檢校令書與刑書相參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攻以定其所應比之罪名故此官兼以邦令報聞司寇也掌士之八成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

疏

掌士之八成者賈疏云言士者此八成者皆是獄官斷成事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莊存與云若今現行例也乃決獄之成案詒讓案此八成專屬之士者別於小宰之八成通於六官

疏

也士師掌以此八者定百官府之刑罰即刑官之官成官法也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最公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是士師主官吏黜免之事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者行事

疏

猶云往事即大宰官成注所謂成事品式也漢書翟方進傳云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又藏文志有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此行事義與彼同謂刑官之故事也八篇即下邦約等八

疏

者每事為一篇賈疏謂即小宰八成誤云若一日邦約鄭司農云約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約者約盜取國家密事者今時決事比者大司寇邦成注同詳彼疏

疏

與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酌公羊傳八年經云鄭伯乞盟傳云蓋酌之也注云酌挹也穀梁作酌是為挹取之義段玉裁云此挹其音而義亦同也樹約猶樹酌也詒讓案酌酌聲類

疏

同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樹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國語晉語云而後王樹酌也草注云樹取也酌行也說文女部云灼酌也樹酌二姓者也蓋樹酌有求取之義故盜

疏

取國家密事者謂之邦約云若今時刺探尚書事者惠棟云後漢書楊倫傳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應助風俗通云司徒演伯南為丹楊太守坐從兄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尚書演法車徵蓋漢

疏

律有此條故鄭據以為說孔廣森云丙吉傳曰隨驛至公車刺取宋書百官志曰刺之為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志不得刺尚書事一百邦賊亂者疏犯上之事左宣十八年傳云

疏

是也然則刺探者謂探知祕事而私寫之一百邦賊亂者疏犯上之事左宣十八年傳云

疏

毀則為賊大戴禮記千乘篇云飭五二百邦謀反聞疏謀之異國若孫子用開篇之五

疏

兵及木石曰賊即此八成之邦賊也二百邦謀反聞疏謀之異國若孫子用開篇之五

疏

開也環人巡邦國據賊注云謀賊反開為國賊與此義同大戴禮記四日犯邦令千乘篇云以中情出小曰開大曰謀即此八成之邦謀也互詳環人疏五日擄邦令

疏

令注云千冒王教命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冒抵觸也謂千犯抵觸王之教令專輒妄行五日擄邦令

稱詐以疏注云稱詐以有為者說文手部云稱舉手也一日稱擡也王紹蘭云漢書元帝紀有為者疏甘延壽陳湯擡發戊己校尉屯田史士師古曰稱與稱同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

發兵故言焉發也高五王傳擡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擡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此即士師所云擡

邦命謂擡發制令故鄭云稱詐經典多以擡為擡借字耳擡音同而說異說文矢部擡擡君

毛伯穀梁傳云擡王命以殺之公羊信三十一年何注云詐稱曰擡呂覽悔過篇高注云擡擡君

命曰擡此擡邦令亦謂詐六日為邦盜竊取國之疏注云竊取國之寶藏者左文十八年傳周公營命

稱王之教命擡有所為也五穀曰盜即此八成之邦盜也賈疏云謂若定八年陽貨盜竊寶玉大弓以出奔之類是也

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疏注云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者說文鳥部云

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朋者黨也國語晉語章注云阿私曰黨大戴禮

記千乘論云以財投長曰貨即此八成之邦朋也賈疏云朋謂朋黨阿曲相阿達國家正法擡生

曲法使政不平以罔國法故曰邦朋也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為朋友之朋者次備字在

本並誤朋今依蜀石經正惠士奇云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黨林曰備音朋蓋本鄭司農讀

同道為朋阿黨為備管子幼官篇所謂散舉備者也段玉裁云讀為各本作讀如誤也司農易

備為朋故鄭君從之經字作朋矣說文人部備輔也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側即備字朋者古文鳳

用為朋友假借也備從人朋友正字也案段說是也錢大昕說同鄉師遂人大僕注引昭十二年

左傳邲字亦並作備說文土部邲字注引虞書朋淫于家是朋個邲聲類並同備即備之俗故書

當作備傳寫誤作備先鄭易為朋故云讀為朋友之朋冠子備知篇云敗八日為邦誣君臣

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君好備阿故有私主此說邦朋之害也八日為邦誣君臣

使事疏注云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者樂記云誣上行私注云誣罔也國語晉語章注云以惡取

失實疏善曰誣說苑臣術篇引秦誓云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也罔下者刑此邦誣亦謂誣臣

誣搆上下亂善惡之實大戴禮記千乘篇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為

云利辨以下亂灋日灋即此八成之邦誣也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為

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刑罰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鄭司農云辯讀為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為券書以別

則各得其一疏司寇注謂獄訟者獄訟義同惟以大小為異謂因財貨之事而以成獄訟也大

則案券以正之疏亦謂獄訟相告以罪名與訟以財貨相告者異非是注云傳別中別手

實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此實劑即彼約劑也據彼注實劑一札別為二各持其一故曰各所

持券也云故書別為辯者小宰傳別故書同鄭司農云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認則案券以正之者

後鄭云義與後鄭同故引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著約束於文書別為二此注則以傳別為其一

說小異後鄭兩注則並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謂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周禮若祭勝國之

尸者唐郊祀錄引魏孔晃議謂此經亡國之社稷但一尸同壇共坐其說非也士師中大夫四人

足備之也者謂殺其禮不得同大社王社賈疏云案周禮宗廟社稷詳媒氏疏注云以刑官為

官以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為尸故鄭云時之也莊存與云刑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王且

王且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者與小臣為官聯也小臣注云燕出入若今游於諸觀苑注云道

宋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司馬彪云呼避使人避道晏子春秋外篇晏子曰古者人君出

則關道十里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其沃汁疏尸也詳節服氏疏沃盥詳鬱人疏

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此直言

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疏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

職云大祭祀胡觀沃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盥人云凡沃

事沃盥惟在宗廟為禱時云泊鑊水者賈疏云鑊在門外之東享牲之鬻言須鑊水就鑊增之亨

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注云泊謂增其沃汁者說文水部云泊鑊釜也史記封禪書鑊在

鹿中水而泊之裴氏集解引徐廣云液水於釜中曰泊左襄二十八年傳去其肉而以其泊鑊孔

疏云泊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為泊治讓案小司凡刳珥則奉犬牲珥讀為

禮之珥用牲毛疏注云珥讀為珥刳珥禮之事者肆師注義同此經刳珥字異文錯出鄭

者曰刳珥者曰珥以此職作刳為正詳小司疏云用牲毛者曰刳珥者曰珥者小司注義同

今案刳亦有羽性珥亦有用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若燕饗時疏諸侯則帥

若燕饗時者諸侯為大賓故在宮則士師為之蹕若大賓及小賓客則闔人為之蹕闔人云凡祭

祀喪紀之事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是也賈大喪亦如之若宰夫注云

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

大喪亦如之疏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

疏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

亦謂蹕於社主前注云逆軍旅反將命也者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反順為逆大司寇軍刑

上命注云命將命也賈疏云王在軍自將遠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相外之事將軍之亦

有治臣奸而鼓之章注云干犯也行軍列也左宣十二年傳越使罪人三行屬於頤而辭曰二君

歲終則令正要會

定計

疏

歲終則令正要會者此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

最之簿書賈疏云定計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去國百里為郊

讓案此憲禁令與五戒之憲禁微異此國謂國中郊關六鄉野通甸稍縣也注云去國百里

為郊者謂遠郊也詳大宰職疏

鄉士掌國中

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鄉之獄在國中**疏**六鄉獄訟為正而亦

兼掌國中獄訟以六鄉地本在國城以外然城郭里家數甚眾士師之下無專掌獄訟之官

故以鄉士兼職之以六鄉地本在國城以外然城郭里家數甚眾士師之下無專掌獄訟之官

云掌國中獄訟也要之鄉士所掌內則國中則六鄉而六鄉外之餘地為四郊者則非其所掌鄭

其正治之地也要之鄉士所掌內則國中則六鄉而六鄉外之餘地為四郊者則非其所掌鄭

賈說並未析注鄉司農云謂國中至百里郊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中又載師杜注云

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先鄭蓋謂自城郭中以至遠郊其內並為六鄉與國中是一其說固

非又距國百里遠郊之內自六鄉七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者破先鄭說也後鄭意

鄭亦不從也云云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者破先鄭說也後鄭意

六鄉地自城郭以外至距王城百里止實不得通城郭以內凡鄉吏所掌亦不及國中惟鄉士兼

於鄉設獄也又案詩大雅小宛云宜岸宜獄釋文引韓詩岸作杆云鄉亭之繫曰杆朝廷曰獄案

即鄉士遂士之獄但此經無杆稱韓詩所說未知果周制否也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鄉士八人言各者疏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者兼掌其鄉案比之法與鄉師為官職也小

四而分主三鄉疏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者兼掌其鄉案比之法與鄉師為官職也小

不言者文略注云鄉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鄉者說文口部云各異詞也以各者分異

之官六鄉分之左右各三鄉以鄉士四人共三鄉之事猶鄉師下大夫四人亦以二人共三鄉之

事相左右也鄉分左聽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其獄訟察其辭也

右詳地官敘官疏聽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其獄訟察其辭也察其獄訟察其辭也

中聽獄之兩辭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云聽訟之術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

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故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即審其辭之義

非子解老篇云朝甚除者獄訟繁也容其反覆謂因有任濫容反其初辭也司寇聽之斷其獄

賈疏云恐囚虛承其罪十日不繇即實然後向外朝對眾更詢乃與之罪

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疏司寇聽之斷其獄

小司寇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蓋初聽而訊之至旬而弊之皆于外朝也賈疏云此

即朝眾聽之之事獄言斷訟言弊亦斷異言耳云羣士司刑皆在者羣士與小司寇同亦通士

五刑之瀆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是羣士與司刑皆掌詔司寇斷獄弊訟之事故皆在朝與司

寇同聽之也賈疏云所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眾獄官共聽之云各麗其瀆以議

獄訟者司刑云掌五刑之瀆以麗萬民之罪謂依罪之大小議其所當附之法也荀子玉制篇云

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楊注云議講論也說苑至公篇云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

教然後君子曰幾當從某子云云乎此議獄訟之法也注云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云各附致其

然後君子曰幾當從某子云云乎此議獄訟之法也注云麗附也者大司寇注同云各附致其

法以成議也者即服問云上附下附列也之義彼注云列等也謂以等列比附推致其罪所應輕

重之法以成其議也賈疏云所謂本欲得其實情故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

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狀相依也

三日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日刑殺協合也和也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

既利也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立謂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

案賈謂在欲行刑之時非也此即小司寇云讀書則用灋在旬弊之日去行刑時尙遠既用法而

後其文書定是謂之中中者獄訟之大成即司寇與羣士司刑眾定之者也士師云察獄訟之辭

以詔司寇聽獄弊訟致邦令則司寇聽獄於朝士師實詔其事及獄訟既定司寇則與羣士定其

文書以授士師士師受而藏之歲終總登之天府故小司寇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

天府所登者即此獄訟之中也云協日刑殺者協釋文作汁云本亦作協下同阮元云汁協古今

字詒讀案經凡和協字鄭並從協不從汁陸本非是詳大史大行人疏此鄉士協日刑殺肆之

國中而市以王宮前朝後市相去不遠故經不別言刑殺所就之處也云肆之三日者掌戮注云

肆猶申也陳也此亦於國中之市肆之也以肆與刑殺並同所就經亦不著所肆之處其六鄉之

罪人則當各就其鄉肆之與六遂同經不言者亦文不具也賈疏云肆之三日者據死者而言其

四刑之類行訖即獄訟之成要解書詳天府及小司寇疏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

中猶成也案中即獄訟之成要解書詳天府及小司寇疏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

獄也者謂漢時廷尉獄訟訖郡國守相受其獄也續漢書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王國

既刑陳其尸曰肆皇疏云設禮殺大夫以上於朝殺士於市殺而猶陳暴其尸以示百姓曰肆也
 禮弓云祀梁妻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云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
 以下於市又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古周禮說即鄭章所本蓋此經舊師之說凡肆於市朝者皆就
 注國語魯語章注說並同許所引周禮說即鄭章所本蓋此經舊師之說凡肆於市朝者皆就
 刑之所而肆之書舜典為孔傳及孔疏引國語賈逵注說並謂行刑大夫以上於朝士於市然三
 此經攷之此職及遂士縣士凡言肆者皆謂刑平民肆諸市故掌戮云凡殺人以上於朝士於市然三
 日無士肆市大夫肆朝之文國語魯語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也何師氏也依其說則就何師者
 舜典五服三就孔疏云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何師氏也依其說則就何師者
 不更就市朝掌戮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掌因注謂有爵自命士以上是天子
 大夫士皆殺於甸師氏故皇侃及王制疏並以殺於市朝為設法明非周制也刑殺既不於市朝
 則亦不當有肆市朝之事然則古周禮說謂士肆市大夫肆朝者實非周禮本制左傳晉殺三郤
 尸諸朝又尸雍子與叔魚於市齊尸崔杼於市或春秋以後增制之法曲禮檀弓疏乃謂肆市朝
 者為諸侯大夫士之制固無據疏云又謂天子大夫在甸師氏與諸侯大夫同在朝則又顯違掌
 囚注義失之遠矣互詳掌戮疏云又謂天子大夫在甸師氏與諸侯大夫同在朝則又顯違掌
 別恐是士師受中還是士師刑殺疏云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
 一刑殺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泄之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刑殺也期謂鄉士
 所刑殺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泄之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刑殺也期謂鄉士
 此日王欲赦之則用疏若在八議三宥三赦之科則於司寇聽之之日王親視外朝以三刺之法更
 九議之也注云免刑殺也者廣雅釋詁云免去也引申之赦宥以去其罪亦謂之免公羊昭十
 九年傳云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云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日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
 誤上文云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以是日為議獄之期過此則獄成不得復免故王不必以是
 日往會之也云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聽之者王親往與司寇羣士共議其可否不敢以是

縱有罪也惠士奇云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
 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若欲免其死則近者王會其期遠者王令三公及
 六卿會其期蓋當司寇聽之日而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往議之書傳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

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

疏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者賈疏

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所行所經過大賓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
 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詒讓案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調禁刑者任人及囚服者
 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此蓋鄉遂羣士禁令之一隅大喪亦謂王后世子也云帥其屬夾
 道而蹕者凡邦之大事大小司寇使士帥其屬蹕此官則帥其屬在鄉境內為王蹕職事略同
 屬帥其屬中士以下者謂鄉士當官之也二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注云屬中士以下者謂鄉士當官之也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蹕止行人云其妻亦如之者此家上三公為文亦謂三公或在國或在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要其尊卑隆殺之正三公之妻此官前驅而蹕六卿大夫明矣注鄭司農云卿士為三公道也者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亦以道釋前驅也云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者亦舉漢法為此廣韻十八尤引釋名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曹掾史有五部督郵曹掾史也注鄭司農云卿士為三公道也者亦舉漢法為此廣韻十八尤引釋名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二部史並為三公道也今所存漢北海相景君銘碑陰有故門下督盜賊刺臚漢倉頡廟碑陰

疏

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其喪亦如之鄭

云盜賊者非那盜賊以家上督郵故省文不稱督耳賈疏不悟乃云郵謂
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郡內督察郵行者是以盜賊之人使之道謬矣
凡國有大事則

戮其犯命者疏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上云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各掌其
事之文審校文義疑與小司徒不同賈疏謂止謂征伐田獵之大事義似未咳也

遂十掌四郊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以疏官以主六遂
獄訟為正而亦兼掌四郊之獄也四郊者距王城百里六鄉之除地在遠郊以內謂之郊里外
與六遂並城相接故遂士得兼掌其獄訟也六鄉與城郭相接鄉士亦兼掌國中四郊之獄也此

官職掌並與鄉士同惟以郊遂地別郊里詳縣師疏注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者先
鄭意距王城百里外至二百里之甸地三百里之稍地並遂士掌之也賈疏云見縣士云掌野去
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云玄謂其地則距王

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謂遂士惟掌二百里甸不及三百里稍破先鄭百里外至三百里
之說也云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者賈疏云後鄭意六遂之地則在二百

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語讓
案後鄭意四郊即六鄉本與六遂異地四郊獄訟之事仍入鄉士此遂士實止掌六遂不掌四郊

不知六遂之獄在四郊故云掌四郊耳依其說則是遂士空設獄於所掌地盼之外於經殊不可通
與四郊止四獄當遂不別設獄猶之六鄉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

疏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者此兼掌遂案比之法與遂師為官職也其四郊民數及
戒令當亦兼掌之經不言者文略注云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者賈疏云

遂士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鄉士不分不得云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訟獄異其死
各既言各掌十二人有六遂是二人分主一遂可知

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二日刑殺者

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其時往澼之如鄉士疏二旬而職聽于朝者賈疏云此一經亦如鄉
為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士獄成就朝聽斷事有異者二旬與鄉士別

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六遂之獄在郊刑殺各於其獄所在之市也肆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者
以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者

之後則以戶各移向當遂之市肆之不於郊也鄉士殺與肆同處而此官掌六遂則否故經設
文不同賈謂鄉士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又謂六鄉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

遂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並非經義詳後注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云遂士擇刑殺日
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士也云遂士擇刑殺日

四郊六遂遂處不同者賈疏云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置六處置之故云不同也案賈說
非也經云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謂所肆之地也鄭雖謂遂士不掌四郊然此注以亦謂六遂所肆

罪殺之則肆於郊之市遂人有罪殺之則肆於市不於獄也六遂之獄并設於四郊蓋仍依四郊分置
故略之凡因未決則繫於獄已決則肆於市不於獄也六遂之獄并設於四郊蓋仍依四郊分置

四獄六遂各隨其所近入之猶鄉獄并設國中亦止置一獄不置四獄也鄭雖不若欲免之則
知遂士掌四郊之獄訟然實未嘗謂六遂分置六遂賈說既達經義又失鄭指矣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王命二公會其期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聽於朝之期也賈疏云若會其期皆在

外朝世民有遠近故六鄉獄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注云令會命也王欲赦之則用遂司馬注同賈疏云下文縣士云命此變命云令命義不殊故云令會命也云王欲赦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者遂降於鄉王不親會其期故使三公往議之王制云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省然後制刑案此經別無三公聽獄之文疑即指此三公

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者小司徒云凡用眾庶則誅其犯命者又云凡國之大事故致餘子及縣士大役之等通言之大事與大故謂災寇也案此大事聚眾庶疑當兼戎事致民災祭禮大變紀等四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變紀惟有大軍旅在四郊內有大所經二者有聚眾庶之事故總云大事聚眾庶耳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說失之云帥其屬而蹕者賈疏云此雖不言夾道亦當夾道蹕也注云大事王所蹕也者謂王親臨遊其事即謂大軍旅大田獵之屬也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

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六卿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蹕者賈經義也云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者賈疏云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其犯命也非遂差違邦事使六卿往云其喪亦如之者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其犯命也非

縣士掌野 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立謂地距王城都外曰野大摠言之色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言掌野者里疏云掌野者此主四等公邑之獄訟也職掌亦與鄉士遂士並同惟以公邑地別注鄭司農

以縣為四百里之專名據司馬法義地官彼官職師先鄭注義並同賈疏云先鄭意遂士既主案師說後鄭注云案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詒讓先鄭說也云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小都任縣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左傳楚薳啓疆曰晉韓襄為公族大夫食縣小都任縣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左傳襄七年食縣者下有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案賈疏云或韓須當為韓襄是也左傳下文云韓襄七邑皆成縣也故先鄭知韓襄食縣杜注則云成縣賦百乘也是不以為縣蓋之縣與先鄭義異云云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為州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為甸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為都五百里以外至六百里為采六百里以外至七百里為衛七百里有甸采衛百里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士掌其獄言掌野者里疏云掌野者此主四等公邑之獄訟也職掌亦與鄉士遂士並同惟以公邑地別注鄭司農

言之中者明此掌野亦非二百里至三百里之專名也賈疏云野亦謂百里外野者非謂郊外二
 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注說通甸稍縣都乃自百里以外至五百里外至
 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案此野當依遂人注說通甸稍縣都乃自百里以外至五百里外至
 名中俱有公邑也賈注義謂不兼甸之公邑故謂斷二百里外為始非經意也云獄居近者賈
 疏云從鄉士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士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詒讓案鄉
 士兼掌國中遂士兼掌四郊故各於所治之近地設獄此縣士實掌四等公邑之獄宜各就當處
 設獄不當如鄭說移居境外而就近也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縣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縣
 獄在四百里上者賈疏云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為名
 若言野縣都據本為辨若然云掌野則三處據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外四
 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三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士既名掌野不得不在一野以爲
 遂士兼掌之矣案注疏說亦誤此縣士所掌公邑實兼四等甸稍縣都各於當處設獄甸之獄在
 二百里上野之獄在三百里上縣之獄在四百里上郡之獄在五百里上鄭誤謂甸公邑掌於遂
 士遂迭移其地於經也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
 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
 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也
 疏各掌其縣之民數者與縣師為官縣也凡公邑蓋以百里為一大縣長吏治之非邑巨甸縣
 都則其屬列也賈疏云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
 人四百里五百里地廣民多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案此縣士實通掌四等
 公邑則獄有四處疑當每處八人賈不數甸公邑故謂獄止三處其說非也云三旬而職聽于朝

者賈疏云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者謂刑殺
 及肆二事皆各就其縣蓋刑殺則各於其設獄之縣市肆則各於其罪人所居之縣市也遂士職
 刑殺於郊之市肆各於其遂之市以郊遂不同故云協日就郊而刑殺又云各于其遂肆之三日
 別為更端之詞此縣士職刑殺與肆地雖不同而會是縣故以各就其縣為最樞之詞固各有
 當也注云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者謂縣士就設獄之縣而刑殺之若欲免之則王
 之猶遂士就郊而刑殺也賈疏云亦以經文勢相連恐士師刑殺故須解之
 命六卿會其期職聽之時疏六卿會其期也注云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者即上文三
 朝而職聽于朝是其期也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
 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疏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
 與縣師有人為官職也大司馬注云大役築城邑也案說亦當兼師役田役言之賈疏云直言大
 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師其屬而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聚故直各掌其縣之
 禁令而已云其喪亦如之者亦家上大夫為文賈疏亦謂通公卿大夫之喪非經義云凡野有大
 事則戮其犯命者賈疏云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詒讓案此亦當兼大田獵言之注云
 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縣都者與上注義同賈疏云上掌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別
 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
 二百里以外從野三百里縣則四百百里都則五百里是縣士獄之所
 主三處也詒讓案此亦誤不數甸公邑實當云距王城百里以外也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季氏食於都立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
 純屬疏注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者亦謂四百百里外至五百里也先鄭依司馬法謂都
 王純屬疏注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者亦謂四百百里外至五百里也先鄭依司馬法謂都

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也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

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 疏 注云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者據彼官文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

司寇聽平之告於 疏 罪者也者賈疏云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為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不附

獄訟小事不附罪者宜都家之士與其長吏自決之不必上於王國鄭賈說不合事情黃度據所

云治者正同注即主其來造者也上文所云者為已決之獄訟此則未決之獄訟云主之告於司

寇聽平之者方士官卑不得專聽平都家之事 故必告於司寇也聽平之即上云聽其成是也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 鄭司農云四方 疏 注鄭司農云四方諸侯之獄訟者賈疏云案尚書

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論罪刑于邦國皆言 諡罪刑于邦國 制刑之本意 疏 注云告曉以

謂以刑書告曉也賈疏云麗罪者謂斷獄附罪輕重也詒讓案此與大行人論書名義同

律書之有疏議也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謂獄疑辯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

者 疏 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謂四方

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者辨舊本並誤辨今據蜀石經正大史云辯事者致焉此注本彼文說

志廷尉凡郡國獄疑罪引胡廣云獄實也案獄疑辯事謂邦國之士來問疑難不決之獄

六年傳說曹執曹伯云公于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注云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即侯國

認理於王國之事經凡治訟對文則異若司市大治小治大訟小訟是也散文則義亦互通此經

也云經義所包亦互詳小宰疏云士主謂士師也者惠棟云此請讞之法當在漢與律篇中北堂書鈔

引胡廣漢官解詁曰廷尉不當疑獄漢書景帝紀後元年詔曰疑獄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

獄注云舉皆也言郡吏大府上事皆歸廷尉也陳湯傳廷尉增書議以為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

廷尉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是漢時疑獄皆歸於廷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獄

而若君臣宜淫上下相虐者也 疏 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三公以獄成告於正聽之謂成獄辭訝士掌四方之亂獄則往而成之者聽之也詩曰虞聽之

質厥成虞芮之獄文王成之竹書帝啓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泄訟泄者往而成之也空傳成五年

也 注云亂獄謂若君臣宜淫上下相虐者也賈疏云謂若左氏傳獄之尤重大不易斷者也殷梁昭二十

二子奔楚楚為討陳殺微舒是君臣宜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

侯國治獄之事故引以為況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

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

之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疏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者行

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入國入野自以時事疏人謂小行人訝士與彼為官聯也

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是大賓行人有送逆之禮小賓客非小行人所送逆則與掌

訝送逆之故掌訝云若將有國賓客至與士逆賓于疆及歸送亦如之注云士訝士又聘禮賓及

竟云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賓歸云士送至于竟聘義亦云君使士迎于竟士皆即此訝士也

又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與聘禮合行理章注謂是小行人竊疑或

即訝士凡士官亦稱理如大司寇曰大理朝士曰廷理是也云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者館謂

賓客所居之館古者蹕之名通於上下故賓客亦得稱蹕詳內豎疏云誅戮暴客者者暴經例用

古字疑當作蹕詳地官疏暴客謂 侵暴賓客者此官則誅戮之也云客出入則道之者道

唐石經作導案導正字道段字詳寺人疏云有治則贊之者此治謂諮問陳請之事與上士治不

同贊謂佐助為達之王也 注云送逆謂始來及去也者謂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云出入謂朝覲

於王時也者謂出入於朝也 引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者賈疏云以其言出入與晉

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左氏傳二十八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注云出入同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禱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覲此注尊據朝覲出入言蓋與彼微異賈說未析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

司儀出入幾積義同鄭此注尊據朝覲出入言蓋與彼微異賈說未析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

賈疏云以其外國至此入國須有親故相見之 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

法入野須有採取之安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

疏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者大事亦謂大祭祀大要紀大軍旅大賓客有戒守征役之事詳大司寇

疏賈疏云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眾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

也法

也法

五

十四

周禮正義卷六十七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 瑞安孫詒讓學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

民焉

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

應門五日路門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阜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

門者如天子阜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阜門應門矣棖弓曰魯莊

公之變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爲

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釋於庫門內言遠

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

之外阜門之內與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

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

者此亦天子外朝之類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

也云而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

注云樹棘以爲位者取

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者說文東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魏風園有桃傳云棘也
 又小雅大東傳云棘赤心也初學記政理部引春秋元命包云樹棘魏風園有桃傳云棘也
 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示所以刺人其情令各歸實左昭四年傳桃棘矢孔疏引服虔云
 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案毛詩傳以棗訓棘呂氏春秋分職篇云棠棘之有此九棘引服虔云
 之通名非小棠生之木也淮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棠取赤心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自關而
 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是棘與刺義同小司寇及司刺以三刺總獄訟即在草木刺之外朝故
 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明外朝樹棘即取義於是也云槐之言惟
 也者說文木部云槐木也槐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荀子勸學篇懷作槐淮
 南子時則訓高注云槐也槐聲類相近大戴禮記勸學篇云懷氏之苞荀子勸學篇懷作槐淮
 實與鄭高義異國語晉語云組履庭之槐而死章注云庭外朝之廷也周禮王制外朝三槐三
 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又范獻子執董叔於庭之槐是諸侯卿大夫外朝之庭皆
 樹槐也云依來人於此欲與之謀者賈疏云此亦據三詢而言也云羣吏謂府史也者小司寇注
 義同金鶚云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屬於諸侯而立於其後乎則羣吏非府史也者小司寇注
 說是也此羣吏與小司寇之羣吏同皆鄉遂公邑都鄙之吏有地治之官故立於諸侯之後矣案金
 世子命云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注云羣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吏與諸
 侯同命是與此經互詳小司寇疏云州長鄉遂之官者鄭意鄉遂之官彼亦以羣吏與諸
 縣正亦帥師以下並在三公之後經州長以其領眾庶然其說非也鄭遂之官即上所謂羣吏
 在諸侯之後者州長亦羣吏而在三公之後者以其領眾庶然其說非也鄭遂之官即上所謂羣吏
 官並不用也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
 畢門者闈人注同後鄭說天子門數與先鄭同惟雉門與庫門內外互易為異並詳闈人疏云外
 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先鄭說天子止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畢門之內
 先鄭不及庫門外朝之外朝是謂天子止二朝矣後鄭則依小司寇及此職別有外朝在畢門之內
 庫門之外與治朝燕朝而三與先鄭說異若如先鄭說外朝止一則此職及小司寇之朝位不宜
 與司士互異其說不通後鄭改之是也云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釋文寘

引作示云本或作寘案坎上六爻辭云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繫係寘示字並通易釋文
 引劉表亦作示公羊宣元年徐疏引鄭易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為地地之屬屈似微纆也三
 五互體艮又與震同體艮為門闕於木為多節震之所為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
 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繫置於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
 置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
 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園土者殺故凶是也後鄭易注說亦以叢棘為左右九棘
 與先鄭同又案二鄭以叢棘為九棘蓋謂聽訟在外朝而季氏周易集解引虞翻云獄外種九棘
 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凶三年而庫無拘人彼庫似即指獄言之若然王都之治鄭一年
 門內侯國之獄在庫門內與天子之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魯門
 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之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魯門
 應門矣者此引明堂位而說之鄭注云言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外為之若然魯魯門名
 路則諸侯三門與賈疏云後鄭言此者欲破先鄭以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外為之若然魯魯門名
 曰皋門其制則與天子之制同是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魯門名
 天子應門同是亦制一兼二則雉門向內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魯門名
 後鄭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亦在雉門外而何得庫門之故得立庫門內此為一明語讓案
 象門應門將毛傳云不得別立皋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皋門作正門以
 應門應門將毛傳云不得別立皋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太王作郭門以皋門作正門以
 致應門不將皋門應門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申鄭說云襄十七
 則諸侯不得有皋門應門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申鄭說云襄十七
 年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諸侯有皋門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
 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門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孔子曰釋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

賞故也劉敏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非諸侯門也春秋曰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

當從劉說有庫雉而無應明堂位說魯制雉門天子而仍不敢僭魯應之名鄭君謂諸侯有臬應而無庫雉非也至襄十七年左傳臬門之魯制雉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衛或蒙襲賞則轉據以證鄭說疏矣家語王肅僞撰因不足避經然庫門自是諸侯通制孔氏疑衛或蒙襲賞則亦非也

注云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經不入庫門者欲得庫門在雉門外也鄭彼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者亦後先鄭雉門在庫門外之說也賈疏云若是庫門在雉門外則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者後鄭禮記定庫門在雉門外是雉門為三門適在雉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事云雉門設兩觀者此雉門為三門適在雉門之中也賈疏云已下其說非也今案天子當於應門設兩觀詳大宰及闈人疏云與今之宮門同者闈人注說中門云若今宮闈門闈即兩觀也張衡東京賦說漢宮闈亦云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云闈人幾出入者闈民蓋不得入也者據闈人云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即指雉門言之禁實既守禁則闈民不得入也者據闈人云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意彼中門即指雉門言之禁實

兼庫雉應三門言之鄭謂專屬雉門亦未詳彼疏云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闈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於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矣云郊特牲載釋於庫門內者彼文云孔子曰經之於庫門內而於東方失之矣鄭彼注云蕭之禮宜於廟門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賈疏云引郊特牲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者鄭欲見庫門內無外朝但有廟引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者賈疏云見社廟在中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案鄭彼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廟左右今致諸侯三門廟社在雉門

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內朝雉門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與者鄭意天子五門應門之內既內朝雉門非也詳小宗伯疏云然

入庫門之內但有廟社而無朝故定外朝為在庫門外矣云周天子諸侯皆有朝外朝一內朝二者賈疏亦右之外朝設者亦舉漢法為說詳稿人疏云周天子諸侯皆有朝外朝一內朝二者賈疏

內朝二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朝大夫退諸侯

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內外內中門外為外朝是諸侯外朝一內朝二又掌訝云至于朝詔其位賈疏

社稷此二社在大門內內門外既云兩社為公室輔則外朝所在也或解以為公室輔注云兩社周卒

以極造朝極不可入公門造朝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知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朝者即是大門外

陳猶介之處言朝即外朝在大門外於義可知矣案諸侯外朝所在鄭三禮注無明朝者即是大門外

內中門外之說金鵠云天子外朝上臬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朝必有門與朝相對

若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若

外朝在庫門外則朝不必有門又朝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若

乎且路門外必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

不可變慢故必有朝則雉門外亦宜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兩觀月吉

禮書萬民得以朝象注拜在此而外朝為萬民而設宜亦在此矣外朝在路門外不知何意也聘

外也賈疏外亦謂朝之字最通所稱皆朝如上文賈疏言者有指內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指外朝言者有統

指三朝而言之者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朝者讀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於朝

注云賓至外門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又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於朝

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此諸文皆指外朝門外之地言鄭注並謂外朝更在其內亦為內朝可知
若以正朝燕朝自相對言之則正朝亦稱外朝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鄭
彼注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國語魯語云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鄭
與燕朝相對為內外庭是也詳大僕疏云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也帥其屬而以鞭呼
者大僕云王既燕朝則正位注云燕朝於路寢之庭路門內即路寢庭也帥其屬而以鞭呼

趨且辟 趨朝以威行人疏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者呼經例當作此疑誤詳難人疏釋文
縣正疏呼以戒警趨者是徒六十人為之賈疏云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皆六人
徒六十人云帥其屬者是徒六十人為之賈疏云案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皆六人
往來故朝士帥其屬趨於朝且辟行人使無干犯也云執鞭以威之者國語魯語
云薄刑用鞭扑章注云鞭官刑蓋行人有不辟者則以官刑威之鞭詳司市疏 **禁慢朝錯立**

族談者 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者此掌肅朝儀也注云慢朝謂
呂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慢易不敬也在朝當肅敬不肅敬則為慢朝故禁之也云錯立族談者
其位傳語也者說文定部云造遠也錯即造之段字小爾雅廣部云錯雜也廣雅釋詁云族聚
也賈疏云連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詒讀案說文人部云儂聚也凡得獲貨賄
引詩曰儂齊背憎又口部云儂聚語也引詩又作儂儂聲義並同號本一字也

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俾而取之曰獲委於
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捕盜賊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
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小者私之小物自昇也立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
下疏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串以無分得也委於朝亦謂庫門外舉門內之外朝嘉石肺石及縣書所在為民皆可至

此也金鶚云貨賄則士即謂朝士也賈疏云得物之人告朝士乃委之於朝惠士奇云告于士者
其風臣妾通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賈汝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是為商賈注云俾而取之朝
告於士朝者斷獄弊訟之外朝朝士受而聽之商賈復之者在軍則復於長是為商賈注云俾而取之朝
曰獲者賈疏云則得者非所俾也所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案得獲對文則異散文
亦通公羊昭二十三年傳云君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獲人民六畜則並謂生而得之朝
文人部云俘軍所獲也引申之凡得人民六畜非軍獲亦謂之俘故鄭云俘而取之也云委於朝
十日待來議之者即謂其主或來議取則當昇還之故必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人民謂刑人
奴隸逃亡者即謂其主或來議取則當昇還之故必委於朝十日以待之也云人民謂刑人
帥其民而捕盜賊者證人私家奴婢亦得買賣此人民當兼官私奴婢言之注未駭引司隸職曰
廷者舉漢法為況持請縣廷不得私取之與此經委於朝古於士事略同云小者私之小物
漫入公家也者司市注云舉之沒入官然則經云旬而舉之即謂沒其大者也云小者私之小物
自昇也者謂昇所得獲之人也云立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下者賈疏云案家語本命男子
八歲而亂齒女子七歲而亂齒此言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六歲皆刑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
歲是女案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之治聽期**
外不聽 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凡士之治有期日者治謂聽訟也凡治訟對
聽訟于朝者鄉士一旬送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送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之皆
有期日案賈說非也此士治有期日蓋有二義一則民以事來訟士官為約期日以治之二則獄
於士者故以遠近為期限非鄉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委兆錫莊存與說同案王說亦是一義據

先鄭注以過期不得乞物為證則固以此為民之獄訟來治於士者而言非草土上獄訟之期
 明矣質人治質劑有期日與此經同彼後鄭注云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
 不洽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則禁殺戮所謂攘獄退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為令典乎又案賈
 稽殿獄訟而反以不好訟之是則禁殺戮所謂攘獄退訟之當誅者豈得著為令典乎又案賈
 釋士遂士諸職謂此期即職聽之期不知彼期日雖與此同而自是課羣士治訟之遲速與民
 之來治於士者不同公羊宣元年何注云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然則假令有疑難不決之獄必
 不限以旬月之期矣云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者賈疏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鄭以
 郊謂獄在郊據遂士野謂縣獄三處皆是野都謂方士掌都家案賈並據諸士職聽之期為說以
 訟獄之事當依士官所分部職為科律故野與都雖同屬酌縣地而一為公邑一為采邑則其
 期有三旬與三月之異若質人則以界域遠近均分為法旬稍通屬野縣鄙通屬都與此官法小
 異也云邦國者專釋文作期阮元云期者正字琴者俗字詒讓案釋文是也經典凡稷年字與
 期限字通作期俗別作專非也亦詳質人疏邦國通畿外九服故期特遠也注鄭司農云謂在
 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傳集解鄭展曰
 律有故乞鞠司馬貞案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鞠者惠棟云史記夏侯傳集解鄭展曰
 陳韋等新律序云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二歲刑謂耐以上此魏世所改
 詒讓案王符潛夫論述赦篇云被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以信直亦無益於死囚矣乞鞠即乞
 鞠字同囚徒論決三月之內若有枉濫得乞再鞠問若滿三月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則為時已久不得復乞鞠也與期外不聽事相類故引以為證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為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為治之者亦以漢法為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為有辭訟
 為治之辨讀為別謂判券也文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之疏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云謂貸子是也注云判券文心離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書
 以刀判契其旁故曰契券文心離龍書記篇云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故周書
 為判者徐養原云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附注云古文班或為辨今文為辨判皆從半義亦
 為判者徐養原云儀禮士虞記明日以其班附注云古文班或為辨今文為辨判皆從半義亦

相近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為治之者亦以漢法為況先鄭意蓋以有責為有辭訟
 後鄭注亦釋責為訟可證凡辭訟有券書則為治無券書或証則不為治也云辨讀為別者
 大夫杜子春並讀為別先鄭以此經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與小宰傳別故書亦作辨鄭
 相謂別券也者即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云別
 云謂別券也者即券之半分而合者也管子問篇云問人之貨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尹注云別
 券謂分契也並詳小宰疏云文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之法今此是私民出責之法無正文
 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
 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案賈說非也國服者亦如彼四等
 重各隨其便利至重不得逾此耳非必分地而區其等率也互詳泉府疏凡民同貨財者
 令以國庫行之犯令者刑罰之節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其質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為
 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臧疏凡民同貨財者謂合錢其質者也以國法行之司市為
 以國法與民同貨財為之息利故云國法之此民與民同貨財財除之與市以泉府同貨而敘除義
 同彼官與民同貨財為之息利故云國法之此民與民同貨財財除之與市以泉府同貨而敘除義
 令云犯令者說文曰部云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
 甚賈者也者說文曰部云謂不依國法者重則有刑輕則有罰也注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
 獨舉則與他人合錢居物相共為買者也鄭云以國法行之司市為通貨賄之法此亦注用今字作
 法也司市云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先鄭意經云國法即司市通貨賄之法此亦注用今字作
 也但商賈出入有重節自是司市恆法不必屬合錢其質且此說與司市同貨財之事也後鄭注云故後
 鄭不從商賈出入有重節自是司市恆法不必屬合錢其質且此說與司市同貨財之事也後鄭注云故後

謂富人者積事小異耳云云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者後鄭意此國濶即泉府之法以取其贏若依此時之法其本十千期而出之則賈為十一千之亦若泉府為之息也泉府同貨有餘物有貨泉此一時之收其積至千期而出之則賈為十一千之亦若泉府為之息也泉府同貨有餘物有貨泉此

即其同貨財當亦兼有餘貨之事若周書文酌篇云大農假貸是也注謂多時斂之乏時出之斂

少者賈財指貨本以賈者要皆經義所賦矣云雖有賈其贏不得過此者賈疏云謂販易得利多

得過國服之息所以禁其賂法以未高賈也云以利出者與取者其贏與國服之息相比則出

者有利賈難勝而所贏不過國法則取者亦有利也云過此則罰之者賈疏云物違國服則為

犯令得刑云若今時所贏取息坐贓者黃丕烈校改加貴為加賈云司厲注盜賊加賈沒入釋

官今據正案黃校是也加賈取息謂取加倍之息也惠棟云漢書王子侯表云凡屬責者以

勞光侯取息過律免賤鄉侯新坐貨教息過律免息有程限過律則坐減也

其地傳而聽其辭
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

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說文田部云田畔地町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

為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疏注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辭

引李固云町畔界者七百里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注曰屬連也

云邦屬而壤擊者七百里呂氏春秋知化亦云吳之與越接土鄰境壤交通屬高注曰屬連也

者得之賈疏語內自訟包成注云訟猶責也屬責者地訟也然經不云地訟又屬責與上經有責及小宰

謂此文同則義不得異先鄭義實不若後鄭之長也謂比畔相近之地使其辭佐以定其曲直也云

疏云謂有責轉責使人歸之者漢書王莽傳顏注云屬委付也轉責亦謂展轉相委付故謂之屬責

死為伴侶否然後取責者償之案曾說亦通云而本主死則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者賈疏

云轉責者或死或囚也受責之人見轉責者死囚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冒也語讓

案抵冒者潛夫論認篇云借本治生逃囚抵中史記孟嘗君傳云離上抵負亦詳大史疏云以

謂其地之人相比近委其事實故引以為證也言能為證者則有不能為證近而義與先鄭異賈疏云

若則不能為證乃不**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若其攻盜

受其辭而不治之也

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疏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

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

鄉邑詳大宗伯疏注鄭司農云謂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

以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疏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

為罪也王安石鄭意謂軍軍眾言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者賈疏云盜賊並言者

之明矣雖羣輩共入鄉邑及人家而格殺之則殺之者明持兵入門乃得殺之然則不持兵不得殺

則軍而後殺之無辜故不徒曰盜賊而曰軍所以正盜賊之名也左傳凡兩軍相攻曰軍某師

定四年徐疏云格殺拒也案牽引人亦謂劫略良人也賈疏以漢法為公羊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疏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者經例於當作于石經

蓋謂同國不相許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者鄭意謂人三等許讎之法以國中為最近彼職云
 弗許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彼謂官執之若官未執而殺所以申其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謂人所云實為
 先告之於士官書其姓名於簿籍不得而殺所以申其情而禁其專擅也然謂人所云實為
 過失殺人罪不當殺而設此調和之法其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者本謂以瑞節與報讎之人但使
 執之不違殺也此云殺之無罪則是法所當討與彼不同竊謂此報仇讎乃謂殺人不義者罪
 本當殺或逃匿官捕之未得則報者得自殺之此本不在相許之科鄭後詳調人以釋若邦凶荒
 此經實不相當賈疏謂會赦後使已離釋其人反來還於鄉里尤非經義詳調人以釋若邦凶荒
 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謂故書慮為憲貶為寔杜子春云寔當為禁憲
 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疏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者凶荒札喪即膳夫大荒札亦為大
 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疏云國有大故注云大故寇戎之事也此總言之則荒札亦為大
 故宮正注云故凡非常也是也此札喪即謂疫癘之變非謂王家大喪小喪之事變禮無省刑之
 法也云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者令謂此官依法戒令之賈疏云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
 三等采地縣鄙謂六途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慮緩
 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也案經凡言縣鄙者皆指四等公邑而言非六遂五鄙之鄙五鄙之
 縣賈說失之此舉邦國都家公邑而不及鄉遂者舉外以包內文不具也詳宰夫疏注云故書
 慮為憲貶為寔杜子春云寔當為禁者據胥師及小司寇布憲諸職並有憲刑禁之文故讀從之
 段玉裁云子春從故書作憲寔而易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
 士師職荒辨即援此為證然則憲為字誤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寔為寔
 鳥盡書所以書信也崔豹古今注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漢書鮑宣傳博士弟子王咸舉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論議案信信信信信信信
 於布帛之幅縣建宜播之使聚共見若獻禮之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

後鄭注云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杜說正與彼同云玄謂慮謀也者爾雅釋詁云貶
 減也者說文貝部云貶損也引申為減省之義廣雅釋詁云貶損減也云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
 用是也云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者賈疏云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之事輕邦
 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為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

女歲登下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疏於版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

本並誤此官掌庶民之版與司士掌羣臣之版尊卑互相備也云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

者賈疏云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地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

公邑是獨畿內矣案此國中當專屬王國城郭中不兼六鄉而郊則當為鄉里而兼六鄉鄉里七

萬五千家內不萃居國中與郊里亦不雜處也賈說未析詳天宰縣師疏注云登上也者轉

人注同說文艸部云登上車也引申之凡增上並曰登此釋登萬民之數謂進上其所書之數猶

後云獻也下云登下則猶言增減左傳昭三年杜注云登加也但登下相對為文則與上義亦互

通故注不別釋也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詳小司寇疏案生齒以上所謂成男成女也大戴

禮記千乘篇云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於公門是也彼殷書為版形近而為又內則記子

也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此經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

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鄭司農云文昌宮

與為禮近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次司官民之數司民之數司官民之數司祿司官民之數司中司命司官民之數司中司命司官民之數司中司命司官民之數

此司民之官成也云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者凡獻民數有二十三年大比獻即

之曰此經不言比年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皆謂大司寇也今致兩獻民數並見小司寇而

正貳宜咸與其事彼經不言者或以已具於此而略之與祀司民禮詳天府小司寇疏云王拜受

之登于天府者亦重之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小司寇既受所獻民數復以付天府

使藏之云登者亦重之也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小司寇既受所獻民數復以付天府

制國用此贊治亦兼制國用二職文互相備也注鄭司農云文昌宮第一日上將第二曰次將

近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者賈疏云武陵太守星傳文昌宮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

南別在大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賈說是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占文昌東

宮三能與軒轅相與為體又引春秋緯元命苞說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上台司命次司中

義同亦詳彼疏云天府主祖廟之職者亦據天府文彼又云若祭天之司民軒轅角也者天府注

效則受而藏之即此官所登者也云贊佐也者外宗注義同云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

大夫采地之主皆是也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

百墨罪也先刻其面以墨蜜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

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劓男女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劓易君命革輿服制度盜擄傷

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疏掌五刑

刑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掌五刑

也萬民之罪者罪經刑用古字當作墨後及司刑屬司圍掌囚掌戮罪隸並同此刑刑之官法

鄭注司寇三典之中典是也此五刑條目之略皆先輕後重依書呂刑宮重於刑而此經先宮後刑漢

者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墨者墨其額也說文士部云墨書墨也黑部云墨墨刑在面也書呂刑云

頭始淫為劓刑劓引疏云鄭書注云疏鹿為羈羈人面堯典疏又引今文交侯等書作贖宮劓

鹿字皆先以刀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為刑通謂之墨然散交則在額亦在之

策秦策高注云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羈此注云刻面不及刻額者以面可以咳額也呂刑先

語不足據釋文云本又作涅廣雅釋器云涅黑也呂刑偽孔傳云額其鼻也者說文刀部云劓刑鼻也

重文刑則或從鼻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者其鼻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刑為俗古刑人亡身者之世類與者韓詩外傳廉稽說越俗云刑者其髮後漢書東夷傳云倭男子皆黥面文身此即以墨刑為俗之類鄭意古時有犯二刑者亡逃於彼世類蕃衍相沿為俗也又國語周語云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而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是古刀墨之民流在裔土之事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者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刑德放云宮者女子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也訓者丈夫淫割其勢也白虎通義五刑篇說同呂刑偽孔傳云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列女傳貞順篇云士庶人外淫者宮割案宮呂刑又謂之極詩大雅召晏云昏極靡其鄭箋云極極毀陰也說文支部作敬云去陰之刑也左傳僖十五年杜注云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臺而列女傳通篇齊威虞姬傳云周破胡惡虞姬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處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即閉宮中不得出之事也云若今官男女也者天官欽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官人是也詳彼疏云別斷足也者說文刀部云別絕也又足部云明斷足也重文既明或从兀明正字別段借字廣雅釋詁云別斷也云周改履作別者文選西征賦李注引向書刑德放云履者脫去人之履也說文骨部云履鄒端也履即履之俗鄭陶改履為刑呂刑有刑則履改刑為刑履疏亦本彼為說謂履本苗民虐刑各絲改履作刑至周改履作別案據駁異義說則履與刑異刑與別亦異故以三者相變未詳其說段玉裁云古五刑改者去鄒頭骨也周改履作刑而鄒駁異義云尚書呂刑說夏刑作刑周改刑為刑與周履注不合許謂改履周禮注云周改履作刑而鄒駁異義云尚書呂刑說夏刑作刑周改刑為刑與周履注不合許謂改履

即明鄭析詳明為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刑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詳一事也周改履為一即明鄭析詳明為二不知其制何以分別竊謂刑惟見於呂刑他經傳無言詳一事也周改履為明即改詳為明也黃以周云鄭意履者脫其履也漢書刑法志孟康注云履者別左右趾是也以履為刑也說文刑者法也說文體鄒端也脫其履謂去其鄒端骨使不能行重於刑而輕於別案黃推駁是以刑則為履也說文體鄒端也脫其履謂去其鄒端骨使不能行重於刑而輕於別案黃推駁是以

夏法故鄭據彼為夏刑也長孫無忌唐律疏議引尚書大傳云夏刑三千條與呂刑數適合又案此引呂刑三百五百刑數互誤至引彼刑辟作廢辟者則是從今文書呂刑凡刑辟則謂字史記周本紀漢書刑法志曰虎通五刑篇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引元命包並作贖即鄭所本鄭此注不從古文作刑亦不以刑與贖為二之證也賈疏皆以為字誤失之云周則變為者賈疏云夏刑三千墨劓俱千至周滅輕刑入重刑俱五百是夏刑不遺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有則以親德作誓命曰毀則為賊竊賄為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有兼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服以正刑一加之以八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云周公大中故叔向讓之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案依漢刑法志說則此五刑二千五百為中典呂刑五刑三千為重典則夏重周輕與賈不同今攷此經自是中典但呂刑實輕於此經當以賈說為優周書麥篇有刑書九篇疑即周公之九刑此經有五刑無九刑或當如鄭書注說加流有鞭扑贖為九漢刑法志顏注引韋昭說同至叔向以九刑為周之亂政此必非周公之九刑賈合為一而曲為之說失之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者亦呂刑文偽孔傳云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即據大司寇三典為釋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賈疏云案文帝本紀十三年大倉令追于公有罪當刑徒繫長安無男有子女小曰提紫遂泣上書上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刑三者其宮刑至淫亂乃赦也呂刑疏說同惠棟云史記索隱引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刑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案漢書龜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王聘珍云漢書景帝元年詔曰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文帝之除宮刑審矣景帝中元四年赦徒作陽陵者苑罪欲廢者許之如酒曰腐宮刑也是景帝之時宮刑復用至隋開皇乃除之案惠王說是也依漢刑法志說文帝下令除肉刑丞相張蒼等議當諒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棄市然則十三年所除者惟諒斬左右止耳其餘宮刑漢志無文故崔張賈孔並謂不具然恐在十三年後復除此刑史偶失紀也 若司寇斷獄

弊訟則以五刑之濫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 疏若司寇斷弊

也賈疏云司刑主刑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則並言者刑則入罰故也 注云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者平其法之輕重審處所抵罪之當與不當也云如 今律家所署法矣者鄭據漢時律令家有署法蓋謂書其罪及所當之法於贖也司刑詔刑罰亦 當書署其法 故舉以為況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殺也訊而有罪則 疏掌三刺三宥三赦

官別掌之以與司刑相左右者也云以贊司寇聽獄訟者州長注云贊助也司寇聽獄訟時此官 以三法贊助之皆所以致其詳慎不輕於施刑也 注云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者殺官注義 同三刺者問眾以當殺與否是刑與有不可豫定與三宥三赦專在赦宥有不同故以三刺為名亦 取與三宥相對為義也云宥寬也者大司寇注同云赦宥也者爾雅釋詁文有者 壹刺曰訊羣 減從輕比仍科小刑赦則放免全無刑罰象傳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 壹刺曰訊羣

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訊 疏 聖刺曰訊羣臣者此即司寇聽於外朝鄉士遂士

謂孤卿大夫士也其位在外朝西面與三詢之位同云再刺曰訊羣吏者謂鄉遂公邑鄉鄙之吏 也其位東面云三刺曰訊萬民者謂鄉遂之民其位北面賈疏云此三刺之事謂斷獄弊訟之時 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二宥曰遺忘 鄭司農云不識謂 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而坐死立謂識善也不善者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 疏 壹 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開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疏 壹

曰不誦者漢書刑法志作弗誦義同三有皆本有罪入五刑而改從輕比賈後疏謂仍使出贖是也書呂刑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云五刑之疑有赦下即說五刑疑赦所罰之數蓋亦舍此三也馬據此設彼流宥之義則馬謂三宥當減從流然此經諸職無流放之文鄭書禮注亦皆不以流宥為三宥蓋不從馬說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氏書注別援下文三赦以釋流宥與陸氏所引不合疑襲駟之誤三赦直赦不刑尤不得為流宥也王肅云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云又當作宥亦引此文為說又管子法法篇云文有三宥武無一赦又戒篇云令曰老弱弗刑參宥而後斃參三又作宥字並通惟管子云老弱弗刑則又兼此三赦矣注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者謂愚民不識法令而誤有觸犯則宥之以其與三赦無別故後鄭不從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者不坐死者晉書刑法志引魏張裴律注云不意誤犯謂之過失以其非故殺故不坐死也云云謂識者也者說文言部云識知也識謂知之不審也云不審若今仇雠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賈疏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爲是兄甲錯殺之是不審也云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申先鄭之義謂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注云過無本意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過失非意也廣雅釋詁云軼過也言舉兵刃本欲斫伐木而過旁出中傷人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亦此義也司救圍土之罷民亦在過失之科彼注謂讞營好惡若抽拔兵器誤以行傷害人應於罪者與此刃軼中人事亦略同云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者在焉下蜀石經有者字王應麟漢制考引同疑今本誤說漢刑法志顏注云遺忘忽忘也又西域傳注云開隔也國語晉語章注云薄簾也謂隔帷薄內實有人在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以爲無人而以兵矢投射致傷人也三者皆非本意故寬宥有其罪

旄三赦曰意恩

意恩生而癡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疏也漢書刑法志顏注云幼弱謂七歲以下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與此幼弱義別云再赦曰老旄者於其老也旄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旄俗本釋文作耗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耗葉鈔釋文本爲

是案說文老部作耄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說周禮三刺作老旄旄旄並耄之借字耄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亦作旄鄭彼注云耄昏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曰耄頭白耄

老也旄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旄俗本釋文作耗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耗葉鈔釋文本爲是案說文老部作耄云年九十曰耄漢書刑法志說周禮三刺作老旄旄旄並耄之借字耄則俗體也曲禮八十九曰耄釋文亦作旄鄭彼注云耄昏忘也釋名釋長幼云七十曰耄頭白耄老也旄葉鈔釋文作耗云本又作旄俗本釋文作耗非阮元據大司寇注引書王耗葉鈔釋文本爲

所以異者上三宥不識過失遺忘非是故心過誤所作雖非故爲比三赦爲重據今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爲輕全放無贖案薛據孔子集語引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是必赦小過勿增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恃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有過謂之賊幸過以小謂之積伏傳所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也恩慈也哀公問云寡人恐恩冥煩案憲字與憲亂之憲別廣雅釋詁云僅昏者說文心部云憲也切經音義引蒼頡云誤無知之貌國語晉語胥臣說八疾云僅昏不可使謀章注云僅無知昏亂也童僅昏昏字並同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滿是七年者若八歲已訖則不免也惠棟云光武紀建武三年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鄭氏孝經注云手殺人者大辟詔案漢書刑法志云孝景後三年下詔著令八十以上八歲以下當鞠繫者頌繫之孝宜元康四年又下詔請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圖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旄之人先鄭說與

班固以此三漢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

墨刑凡行刑必先規識疏用此三法小司寇云以五聲聽訟察民情之虛實民罪之中正必所刑之處乃後行之疏

中此以上三法又兼求民情斷民中皆互相通貫也云而施上服下服之罪者此謂凡不在三宥三赦之科者也注云上服殺與墨矧下服宮刑也者小司寇注義同案鄭以刑之所加於體之

上下解經上服下服非也此服之上下當以刑之輕重言之詳小司寇疏引司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者證刑得言服也云凡行刑必先規畫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者國語晉語云成公之生也其世夢神規其臂以墨草注云規畫也也釋經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施即謂規畫其當刑之處然非經義賈疏謂規畫在禮若衣服在身故名規畫為服則又失鄭愷矣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

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治

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股民六族七族在魯衛者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玉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

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疏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者與司會大史內史為官職也凡王與

亦皆有約劑此唯舉邦國萬民者文不具也云治神之約為上者國事莫重於祀故神約為首也

其餘皆以事之輕重次之注云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者賈疏云經云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故知也以諸侯為主中亦有王事但王至尊設約不及之耳云劑謂券書也者大司

寇注義同云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等理之者所以杜僭倍也抵冒詳大史疏云神約謂命祀郊社

常祀望及所祖宗也者左傳三十一年傳云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社注云諸侯受命各有

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俎也

正諸蓋所謂神約也鄭賈釋神約專主邦國命祀言之大祝云禁魯逆祀命者逆祀命即抵冒神約之事據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則都家以下皆有神約其邦國自相與亦有神約

若左傳八年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是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左傳二十

六年傳云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杜注云祝融高辛氏

謂之火正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此即神約內祭祀之一端故引以為證云民約者

小司徒邦國之比要鄉師州里之役要也凡大司馬之所簡稽旅師之所與積質人之所賣債泉

府之所斂除有約劑者皆是案民約所該甚廣當如惠說但約與要異凡有要而無約劑者則非

司約之所掌也云仇讎既和者賈疏云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辭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亦

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詒讓案仇讎既和則不得復相報故亦有約也云若懷宗九

姓在晉股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賈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分魯公以股民六族條陶

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注云股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又分康叔以股民七族陶

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之又云分曹叔以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之長案賈所引左傳注與杜異蓋賈服義鄭引彼二文者證邦國民

族有定屬也賈謂亦是和之使遷移失之云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者惠士奇云地約者

封人所封之四疆量人所量之塗數形方所正之華離遂人所造之形體匠人所畫之溝洫皆是

功讓案田萊之比即小司徒之地比朝士先鄭注所謂田地町畔相比是也云功約謂王功國

卿勳在王室藏于盟府者是也周官凡天子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而司勳藏其武焉云器約謂禮

玉又以禽作六等...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失官...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銘重器丹圖則著於竹帛...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器也書益稷孔疏引鄭書注...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雖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空虛盤孟宗彝之屬...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鼎盤孟諸重器通謂之宗彝...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十五年傳云撫之以彝器...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鼎不關厚薄鄭並未得其義...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彫器鄭意經云丹圖或謂祭器...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謂木器故可刻著約劑與瓶人...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別一說據左襄二十三年傳文...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事以丹書其籍詒讓案鄭以此...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高車使者持節至甸奴與共分...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士處焉即鄭所謂俗語也...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墨刑...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血...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右疏...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本疏...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謂爭約劑相辯訟者...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刑書也說文引之為證云...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凡邦二府藏約之文六官...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不實與所藏約書外傳不相...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也又據雜記注義則詳當先薦毛以告神而後剖其血以爨戶詳小子疏廣韻七志云詳開若刑書殺雞血祭名蓋兼用二鄭此注義今案刻碑為禮之通名不專為開刑書廣韻說誤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以葬疏六官辟藏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疏六官辟藏者謂以大約劑爭訟因而稱詐誦孤不能辨決者則此官從六官之長同辟藏案視之示重其事也云其不信者殺者蓋弊以邦誣之刑附之大辟也注云大亂謂僭約者賈疏云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云若吳楚之君賈疏云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云晉文公請以葬者亦僭約之事見左傳二十五年傳杜注云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極而下賈疏云隧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土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羨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云六官辟藏明罪大也者謂僭王章其罪尤大故慎重其事也吳廷華云注以亂為僭蓋僭亦亂也但此司約職其所謂亂亦亂其約劑耳若吳楚僭王晉文請隧固不可謂非僭然未聞有約也要之大亂是亂約如神約民約等皆是何必僭王請隧乃為大亂況僭王請隧又何必辟藏至六官辟藏以其亂大故羣證之其有罪與否尚未可定可避以罪大為說乎案吳說是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賈疏云以大司寇云凡邦之大盟約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周禮正義卷六十八終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

司盟掌盟載之灋

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商密宵之於策案盟辭即載辭也詛祝作之此官掌其法載者記載要辭之名賈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

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者左傳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鄭商密宵

法先聖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

讀書案孔說非也殺牲歃血所以申誓盟辭書於牲上非用血為書也又盟亦有不殺牲者設梁禧

六年左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痤內師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

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

戾名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注云惠牆氏伊

北而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親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

六疏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以下皆贊盟事與詛祝戎右為官聯邦國會同之則用盟而相要也鄭箋云屢數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即據此經為釋云及其禮儀者儀釋文作義云音儀盧文昭云義本古儀字詒讓案二鄭校定經本從儀不從義例詳

瑞安孫詒讓學

肆師注陸本非云北面乃昭明神者謂司盟於壇上北面以盟約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觀禮及
鄭注所云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詔告神也王制孔疏云如觀禮及
而諸侯等俱北面我右傳敦血以授飲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
壇上南面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皆在壇上北面當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諸侯位在北
子太叔曰不協而盟謂王與諸侯皆在壇上北面當於階上西面案依鄭孔說則盟時諸侯位在北
此盟以山川也者觀禮注所謂尚著明是也案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曰有淪
川羣神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咳甚於說文問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以左
天神羣祀在祀典者據此則盟神所咳甚於說文問部說盟禮云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即以左
傳說此經之明神而司慎司盟又作司命段玉裁謂司慎司命即大宗伯職之司中司命是也鄭此注
云日月山川而不及司慎司盟等者舉其明察者而言其實盟神不止此也云觀禮加方明于壇
上所以依之也者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方明者木也方四
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
方圭鄭彼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
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觀禮又云天子出拜日
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盟神則明
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觀禮又云禮曰於
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正禮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
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繳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為信也觀禮又
云祭天燔柴祭山正禮於北門外禮山川正禮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
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
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

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方明之
即大宗伯所謂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也觀禮設六玉上圭下璧與彼文小異鄭注謂不以蒼璧黃琮則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
貴者賈彼疏援此注以申鄭義謂非天地之至貴則日月山川之神故下文祭天燔柴祭地瘞鄭
注天地謂日月金鵝云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為日月謬甚典瑞考工記皆言禮山
川用璋安得用圭平案金說是也以禮經考之方明蓋古六宗之遺典大會同諸侯而盟誓則
亦合會羣神而詔告之通六方之神皆為盟神其神衆多無所專主謂之方明總括之稱也日月
山川雖亦於上下四方之中而方明實非專指日月山川此注說殊不瑋楚辭惜詭云所非忠
亦說盟誓之事六神即方明之神天及五帝山川亦於方明而特舉之者明其神之衆也觀禮此
記禮祭天地日月四瀆山川正禮於北門外禮山川正禮於西門外注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
以拜日為教尊尊鄭專以爲盟神又以意定爲王巡守盟神主日諸侯之盟神主山川至官伯會
諸侯而盟神主月其說並無瑋證殆不足據方明互詳大宗伯疏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
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謂讀其盟載之書以告神也云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者此與六官及天
府司會大史內史爲官聯也小宰先鄭注云貳副也左傳二十六年傳云昔周公大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武王使叔且就膠鬲
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說
使召公盟微子開於共頭之下亦同蓋凡盟書皆爲數本一本理於坎盟者各以一本歸而盟官
復書其辭而藏之其正本藏於天府及司盟之府副本又別授六官以防遺失備檢勘慎重之至也
賈疏云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
藏之者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不信者欲相與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
是也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不信者欲相與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
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疏出此三輪以詛爾斯毛傳不信者亦如之者詩小雅何人斯云
輶行出犬雞以詛射類考叔者

以犬民以雞孔疏云司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盟之是盟大而謂小也盟雖大小為異皆殺牲
敵血告誓明神後者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其人君亦有謂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
諸五父之衢是入君與羣臣有誼法也詒讓案亦如之者亦司盟掌其盟約禮儀及北面詔明神
等也臣民盟誼不得設方明蓋就其地所主之神詔之若周社稷是也注云盟誼者欲相與
共惡之也致眾而陳其罪以告神欲使人與神共絕之也五謂詔祝疏云犯命犯者欲令也者
詩周頌下武箋云命猶教令也若士師八威所謂犯邦令者以其萬民犯國教令人數眾多不可
盡誅故盟以威之云不信違約者也者司約注義同云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
千國之紀犯門斬關是其事也云又曰鄭伯使卒出師行出犬豕以盟射類考叔者左隱十一
年傳鄭伯將伐許公孫閱與類考叔爭車傳于許類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類故謂射類考叔
者杜注云石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亦卒之行疾射類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誼之引之
者證盟誼是與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自相違約疏注云武之者檢其疏約者賈疏云此與司約副
寫一通來入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誼不信則不敢聽此疏士奇云墨子明鬼篇昔者齊
檢後相違約勘之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誼不信則不敢聽此疏士奇云墨子明鬼篇昔者齊
莊君之臣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微者此二子者訟三年而訟不勝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
之恐失有罪乃使之入共一羊盟齊之神社二子許諾於是出血搯羊而泐其血讀于里國之辭
既已終矣讀中里微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腳神神之而變之盟所著齊之春秋
所謂有獄訟者使之盟其禮蓋如此注云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誼所以省獄訟者賈疏云此盟
誼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誼盟誼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誼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其其性
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凡盟誼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其其性而致焉既盟則為

司盟其所酒脯

使其邑間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而致焉者此亦萬民盟誼之事賈疏

云盟處無常但盟則遺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注云使其邑間出牲而來
盟者謂邑間有盟誼之事則司盟使其邑間之人合共其牲邑間即其地域也出牲若詩出牲而來
左傳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等是小盟及誼並與其事者自出牲其大盟則官共其牲封人飾
牛牲是也來盟者釋經之致遂人注云致猶會也經云各以其地域之眾庶其其性而致焉即謂
其牲而會其眾庶使來就盟而盟也云已又使出酒脯司盟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必凶者以盟事既訖而別有祈酒脯明祈神使不信者必凶以要同盟者使不敢違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也疏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也疏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青也
金也鉛青金也銅赤金也鐵黑金也案金為黃金亦為五金之總名但古制器多用銅故經典通
稱銅為金此經及考工記攻金之工亦以銅為主而兼有它金互詳考工記疏錫即白鐵為金之
別種丹即丹沙與青並為石之別種詳非人職方氏疏賈疏云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椒土其
戒令若然地官非人已主又職金土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共主之也注云青
空青也者荀子王制篇云南海則有青丹平神農本艸經云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處嶺山有銅
處精煎則生空青其腹中空陶注云空青多充畫色書梓材惟其塗丹腫孔疏引鄭注云山海經
青正之山多有青騰釋文引馬融云騰青丹也案彼丹騰即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
丹青青騰亦即空青也丹青並以共石藥故此官令取之也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
與其數量揭而墜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為兵器之工
六也守藏者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揭而墜
之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物也墜者印也既揭書備其數量又以印封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
之揭疏辨其物之嫩惡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
器者六者為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掌藏不掌為也云守藏
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天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

疏

辨其物之嫩惡者嫩古美字詳大司徒疏注云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據考工器者六者為工其官皆當有府冬官闕故無文知非司兵掌藏不掌為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此與天府守藏之府義同賈疏云案玉府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

之藏內府云案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三者也兵器之府言為者
 攻金之工須造作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
 商賈所貢之功三則九賦山澤之賦此二者為正法三則地官虞衡所屬山澤之農出物以常九
 少之賦凡此諸征之入職金皆受之也云揭而豐之者揭書其數量以著其幣與此義同釋
 文云著直略反沈張慮反案直略之音為附著之著張慮之音為詳詳司山疏云既揭書捕其數量又
 諸注證之則陸音是沈音非也云豐者印也者古通以印為地詳司山疏云既揭書捕其數量又
 以印封之者補宋附釋音本作橫案橫並萬之別體詳泉府疏以印封書數多少并善惡為後易分
 所謂豐書賈疏云揭即今之版書捕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錄數多少并善惡為後易分
 故也云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舉者蟄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先鄭注亦云
 揭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舉是也廣雅釋器云揭舉杖也方音郭注云揭舉杖也江東呼都案都
 案者舉即著之俗字案段說亦通但揭舉連語即板杖之名與泛言揭舉別封演見聞記引此注
 作揭如今題署物入其要之於大府也入疏要入大府以備檢攷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凡數
 疑凡改不足據也入其要之於大府也入疏要入大府以備檢攷亦所謂官成也注云要凡數
 也者說文二部云凡最括也小宰注云要會計最之簿書此要亦所入征金玉錫石掌受士
 丹青等最括大數之簿書也云入之於大府者賈疏云職金既知量數錄要簿入大府掌受士
 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疏司律注云士司寇士師之屬金罰貨
 罰五罰之金與貨二者並先入士官士官以授職金又受而轉給司兵與彼為官職也書呂刑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則辟疑赦其
 罪倍差閱實其罪則罰金鍰罪重者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
 之差也蓋罪重者則罰金鍰罪輕者則罰貨之泉貝賈疏謂出罰之家時或無金即出貨以當金

直故兩言之亦通又大司寇民獄入鈞金不直者當沒金入官則亦此官受之矣注云給治兵
 及工直也者謂罰金則給治兵之用罰貨則給攻金六工之直也古者以銅為兵金即銅也國語
 齊語云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積盾一戟小
 罪贖以金分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擗管子小匡篇亦有其文是罰金給治兵之事吳
 廷華云貨罰亦入於司兵案人所謂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是也云貨泉貝也者說文具部云貨
 財也又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是泉貝通為貨司市有罰布亦貨罰之一
 也云罰贖也者說文刀部云罰辜之小者从刀从言未以刀有所贖刑者堯典文偽古文入舜典史
 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馬融書注云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賈疏云呂刑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三鈔夏侯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
 率古尚書說百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為古之
 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銖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重六
 兩大半兩若然鍰鈔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為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為鍰且
 古者言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為異若散而言之則謂之金是以考工記云六
 分其金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為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
 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為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齊之理案賈說是也注云
 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矣大司寇鈞金亦謂銅也馬氏書傳以金為黃金為孔疏云此
 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
 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書贖罪千鍰六兩八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
 十兩大半兩與金一兩收絹十四斤為價相復依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
 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四斤為價相復依是古贖罪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
 孔蓋並誤依漢制為說孔見其與古制用銅不合而不欲顯廢其非強為之說實非馬孔義也

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版餅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疏**旅于上帝則其其金版者謂有

版則郊禘大祭並其之可知賈疏謂旅上帝即祭五天帝於四郊及明堂尉雅郭注引此經亦云

祭五帝並非也詳掌次疏云饗諸侯亦如之者賈疏云謂若大行人上三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

饗之等此旅上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注云餅金謂之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

文云鈹本亦作版郭注亦引此為釋金版蓋謂鍊冶金為版金當兼有金銀銅三品說文金部云

鈹鍊餅黃金是也云此版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莊存與云禮器曰金

次之見情也大饗饗賓皆有所施未聞者禮經祭饗同案禮器據大饗而莊存與云禮器曰金

通惟郊特牲文作以鍾次之則金為鍾不為版豈不鑄鍾則以說此金版於義可凡國有大故而

用金石則掌其令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疏**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者膳夫注云大故寇戎

疏云用金石以給之不主造作之事云用金石者作槍雷推棹之屬注云主其取之令也者明職金

對反擗宅耕反本又作擗案厚蜀石經宋劉大字本附釋音本並作擗注疏本載音義及羣經音

經用金石則四者必皆金石所作之器致墨子備城門篇有槍二十枚而未詳其制漢書揚雄傳

木雍槍衆顏注云以木雍槍蘇林又云竹槍則非金石所施唯史記天官書紫宮左右星有天槍

天槍又歲星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索隱引詩緯云槍三星槍五星槍主槍人槍則槍蓋類槍皆

受之屬而以金者之與雷者左傳喪十年孔疏云雷即礮也兵法守城用礮石以擊攻者陳思王

征蜀論云下礮成雷礮殘木碎是也惠士奇云礮錯傳具礮石如瀉曰城上雷石也一名礮石開

居賦云礮石雷礮注礮石今之拋石也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礮發行三百步一名礮說文

從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槌敵案孔惠說並與沈重同是也推亦金器莊子外物篇有金

椎史記魏公子傳云朱亥袖四十斤鐵椎即其物也擗義難通別本作擗作擗亦並非金石器不

安與槍雷推並擊段玉裁校改擗為擗云擗說文作打撞也通俗文曰撞出曰打案段校近是

音宅耕反與打音正協類篇木部云打槍也天官書有天槍又歲星生天槍長四尺未免集解引

蘇林云槍音擗打之擗擗槍打擗字同是擗即槍之證蓋亦似受而銳末以金者之六輪軍用

有鐵槍是也此四者槍推擗皆用金惟雷用石鄭錯舉以見義耳諸器雖用金石蓋形制簡略

辨易成故皆臨事乃共與司兵五兵必平時鑄造以備用不同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鄭司農云任器貨賄

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人所用兵器盜賊加責沒入縣官疏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者與職金義同賈謂

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故並入司兵也注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

用傷人之兵器即聞人之賊器也貨賄則所盜之財物左昭七年傳楚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

隱器與盜同罪明盜所得器物皆入官也云入于司兵若今時傷人所用兵器盜賊加責沒

入縣官者于法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賦俗字阮元黃丕烈並據朝士注加責取息坐賊校改賊是

也此亦舉漢法為況縣官詳天官敘官疏此貨賄入司兵蓋謂無上之賊及盜賊之家財鹽鐵論

刑德篇云古者盜有賊者罰是也列子天瑞篇云宋之向氏為盜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則周

時盜賊有沒家財之法漢法加責沒官蓋亦據盜官物或無主者督書刑法志劉劭新律序引漢

盜律有還贖界上則有主贖固不入官矣加責亦見朝士注新律序引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漢金布律有罰贖入責贖即此也賈疏云其加責者即今時倍贖者也

女子入于春槩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春人變人之官也山是觀之今之

春秋傳曰斐約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昏戎恥為疏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

奴欲焚其籍也玄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

五

入春橋委橋一字也說文女部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春委罪當從許引作古
字案阮說是也春委與委人字同俗注疏本或作委宋本說文作委並誤釋文亦作委字而音古
但反案從木之委不切古老地官敘官委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委蓋
老反案從木之委不切古老地官敘官委人陸音苦報反與此不同則疑陸所見本亦誤作委蓋
賊而為奴者者先鄭意土云掌盜賊此家彼家奴亦身為盜賊則作為奴者云云檢於罪隸春人
委人之官也者謂司屬收其人輸彼三官使為奴給役男部罪隸百二十人女部春扶二人女
鄭同又引孟康云主暴燥春之也則釋橋為枯橋之義不為官名失之惠士奇云罪隸百有二十
人役辱事儀任器助牽車漢律所謂隸臣地官女春扶女掌皆有奚奄人掌之名曰女奴不獨給事春人
女酒女漿女邊女醢
總謂之春委若漢律之白粲鬼薪治案墨子天志下篇云丈夫以爲僕國皆僕婦人以爲春
僕團即此罪隸春酋即此春委酋者蓋抗之段字即地官敘官之女春抗又管子小匡篇云女三
嫁入於春殺亦即此春委也據管子墨子刑參校古書疑古者罪人從坐亦有入園土者故書說
命孔疏引晉灼漢書音義釋晉庶云齊相也庶隨也古者相隨坐經利之名蓋入罪隸者不徒盜
賊之奴入園土者亦不徒罷民二者可互證矣云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者蜀石經
無為字各本並有此謂古皆以罪人為奴婢也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志棟云魏志
毛玠傳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諫而初學記引說文女部云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風俗通曰古
制本無奴婢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戒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引尚書曰
予則奴戮女者甘誓湯誓並有此文偽孔木奴並作奴漢書王莽傳禁不得賣買奴婢詔引亦作
奴與先鄭同先鄭意謂書之奴戮即指罪人為奴婢者故引以為證案湯誓偽孔傳云古之用利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孔疏引鄭書注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
子孫亦引此經為釋是鄭本書似亦作孥其釋孥戮則亦為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費誓云
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餘無敢不其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孔疏引鄭書注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
人子孫亦引此經為釋是鄭本書似亦作孥其釋孥戮則亦為子孫從坐與先鄭義異也書費誓云

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廚役反則入於罪隸春委不殺之亦與湯誓注義同又引論語
曰箕子爲之奴者微子篇文集解引馬融云箕子紂之諸父見紂無道伴狂為奴先鄭引之者以
箕子作狂為奴亦自同於罪人與書云奴戮同也云與紂之弟羊舌肸善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
奴之入於罪隸者也又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叔權之弟羊舌肸善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
虎奴焉爲之奴而賤高注云奴戮也律坐父兄沒入為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此之謂也
賤其籍也亦即此罪隸之奴也云故春秋傳曰妻約謀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者我殺此之謂也
惟之妻約謂宣子荀爽云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妻約謀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者我殺
從坐而沒入罪隸者男女同名者破先鄭身坐盜賊為奴之說謂父母犯罪其子女沒入為奴也
以經男入罪隸女入春委並家其奴為文故如奴者男女同名漢書刑法志注引李奇亦云男女
徒總名為奴析言之則男曰隸女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文乎部云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互詳天官敘官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皆不爲奴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當爲奴者皆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也而毀齒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有童同也注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而毀齒疏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
云見與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此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
親云毀齒謂之此釋名釋長幼云天子之士皆三命以下可知云此毀齒也者說文齒部同廣雅釋
齒者大戴禮記本命篇云齒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云曲禮云悼與髦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
本命篇說苑辨物篇說文齒部說並同賈疏云曲禮云悼與髦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
焉又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加其刑也
八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始名者考故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其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 鄭司農云瘞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

疏凡祭祀其犬牲用物者釋文云性本亦作全案全性類同月令循行犧牲視全具穆

埋者其與狗人象之與彼為官也注鄭司農云性純也者牧人先鄭注同牲物為純色對下

伯地亦三祭埋沈之凡羊可也其兩用也案賈說也互詳大馭疏云塞謂埋祭也者即大宗

王將祭而用國較道之祭時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較祭之時犬羊俱得故生民詩云取茲以較是

此塞亦謂祭地亦耳非謂方丘北郊之祭亦埋犬也互詳司巫疏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故書

龍鄭司農云幾讀為股謂雅曰祭山曰股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疏曰以埋沈祭山川林澤

也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者賈疏云駝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幾讀為股者釋文股作被下引爾雅同

段玉裁云幾與股雙聲故讀幾為股管子形勢祈羊沈玉祈亦讀股文股作被從支聲治遠

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也公羊傳三十一徐疏引李巡云祭山以

黃玉及璧以股置几上蓋而抵之若縣故曰股縣孫炎云埋於山是曰股埋於山上曰縣諸說

外異後鄭亦謂股縣非理則不當如孫叔然之說但未知先鄭說若何也先鄭引此者以股縣證

此經之幾以浮沈證此經之沈小子凡沈事侯疏飾其性先鄭注亦引爾雅為說後鄭說沈同先

鄭而以幾為沈則不從先鄭說縣浮沈互詳大宗伯校人小子疏引大宗伯疏曰以埋沈祭山

川林澤以罷辜祭四方百物者禮經有沈辜也彼埋作埋古今字山川林澤彼文作山川澤此

疑誤到罷彼作關石經同段玉裁云司農從故書作罷釋以披襟性也後鄭從今書作琳音義

皆殊劉昌宗於此罷音乎逼反是合罷於縣也大宗伯音義云罷如字一音苦皮反語讓案史記

封禪書秦德公磔狗邑四門又月令九門磔攘風俗通義祀典篇云於九門殺犬磔此並奉磔

用犬之事又案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物注云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

則山林川澤及四方百物皆用純色此沈辜得用駝者蓋謂非時告祭及祈禱之事則不必用純

物也互詳牧人疏云龍讀為駝者巾車注亦同云謂不純色也者牧人杜注云龍謂雜色不純也

經同彼注破所為與此讀為別者當以此注為正凡經所稱幾珥字並當為別詳凡相犬

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知其善惡疏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者與旄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

疏云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

知其善惡者官彼官注云相視也矢人注云相擇也是相兼視擇二義莊子徐無鬼篇徐無鬼

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囚其一所謂視擇知

其善惡也

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二年不

齒非使冠飾者著墨矐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

而放之即犬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是也賈疏云此罷民入圜土者不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

不入圖土云收教者謂入圖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者賈疏云以版讀書其罪狀與姓名著其背表示於人是收教也注云弗使冠飾者著墨樣若
古之象刑與者墨宋大字本岳本附釋音本嘉靖本並作黑釋文同蜀石經及舊注疏本並作墨
與賈疏合今從之阮元云據依說文當作蒙賈疏云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
畫象者上罪墨樣緒衣雜屨中罪緒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象刑者則尚書象刑直墨略言之
其實亦有緒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徐疏御覽刑法部引尚書大傳唐
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屨履也屨屨巾也使不得冠飾周禮罷民亦然上刑易
三注引以為釋緒衣雜屨之類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樣為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
故注引以為釋緒衣雜屨之類其刑差重不止無冠飾矣賈疏以墨樣為無冠飾與此經教罷民法相類
又案北堂書鈔象刑部引大傳云唐虞象刑犯墨者蒙早中犯贖者以墨樣其贖亦云但以墨巾
蒙其頂是也云舍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捨釋也舍即捨之借字占夢大史旬祝注並讀舍為釋
釋之謂免其罪呂氏春秋貴直篇高注云舍不誅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
者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即司教云表惡過失是也此圖土聚教罷民雖與坐嘉石
者異而未入五刑者則同故大司寇嘉石平罷民亦云害於州里也云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
作矣者舉漢法為況王應麟云史記馮唐傳雲中守魏尚創其爵謂凡圖土之刑人也不虧
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
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疏凡圖土之刑人
罷女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玄謂圖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屬於法者疏凡圖土之刑人
人也不虧財者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賈疏云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對
五刑疑出金為罰虧財者也注云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者加以明刑對

刑其身故云不虧體任之以事不謂其金故云不虧財也司教云其有虧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
歸于圖土彼謂為未入圖土以前之事故彼注訓為撻擊與此異也鄭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
苦而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為民所苦即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
財故知未入刑者也者蜀石經苦上有患字為民所苦即上云凡害人是者也以經云不虧體不虧
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者此大司寇說嘉石平罷民之事與圖土聚教罷民異先鄭
誤引之賈疏云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圖土二者為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引國語曰罷士無伍
罷女無家者齊語文章注云罷病也無行曰病無伍無與為伍也丈夫稱家也亦引大司寇以圖
土聚教罷民又管子小匡篇亦有此文尹注云罷謂乏於德義者周禮所謂罷民不義之眾取以
為伍也罷女猶罷士眾私娶之故無家先鄭引之者亦證罷民即彼罷士也云言為惡無所容入
也者先鄭釋齊語之義士無伍是無所容女無家是無所入即上文云三年不齒是也云玄謂圖
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屬於法者正先鄭合嘉石圖土為一事之誤與大司寇注義同賈疏
云按司寇職及司教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圖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圖土
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屬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桎梏王之同族羣有爵者桎以

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羣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

木也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梏中罪不羣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

以上雖有上罪或羣疏掌守盜賊凡囚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遂士等

或桎而已弊猶斷也疏掌守盜賊凡囚者謂盜賊及凡以罪囚者並械繫之於鄉士遂士等

身居三木掌囚守之云上罪桎梏而桎者罪說文手部引作羣據正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三罪

者敘官性云囚拘也賈疏云以其既言盜賊乃刑云凡囚中無盜賊重故為罪人之首而言之也鄭司農云葦者兩手各一木也桎者兩手各一木也者釋文引漢書音義草昭云兩手共一木曰葦兩手各一木曰桎說文部云葦兩手同桎也从手从共亦葦禮上葦葦而桎重文葦葦或从木案先後鄭說葦並與許同其先鄭以桎桎為兩手各一木者既同為手木而復制二名於義難通疑先鄭本專釋桎字之義偶兼舉桎耳非謂兩手各一木一名桎一名葦釋文引韋昭說正同先鄭而不兼舉桎字可以互證蓋下後鄭說乃補釋桎字義非破先鄭也賈疏謂後鄭不從先鄭似未審依經文云桎葦而桎則上罪手械雖共一木其足械仍兩足各一木不共蓋三木止有手葦無足葦故其字从手為形又王制孔疏引鄭與五它三居注云宅讀為陀德艾之器五宅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桎二葦二彼文疑當作桎二桎二葦一葦桎左右手足各一故云桎二桎二葦則兩手共一而足無之故云葦一傳寫譌誤遂不可通耳又案桎葦桎亦或通稱桎校易噓嗑初九屢校滅趾无咎上九荷校滅耳凶王弼注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械者取其通名也又謂屢校即桎為薄戮荷校為極罰依易義屢校輕而荷校重而此經下罪惟桎大司寇嘉石罷民未聽法者亦著桎則與彼義不相應書康誥孔疏引鄭易注謂荷校滅耳即書之則臣從君坐則耳之刑則王說非鄭義也云玄謂在手曰桎在足曰桎者大司寇注義同云中罪不葦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者經中罪止言桎不言葦明手足各一木下罪止言葦又不言桎明又去足木而留手木也云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葦或桎而已者以親貴優假之雖上罪同於中下不兼著三木也命士謂王下士一命以上周之及刑殺告刑于王爵下及命士故下士以上為有爵詳大宰疏云弊猶斷也者大宰注義同

及刑殺告刑于王
 奉而適朝士出明桎以適市而刑殺之
 罪則曰某之罪在口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於桎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疏
 及刑殺告刑于王者猶文王世子說侯國法獄成有司職于公也賈疏云此經謂欲行刑之

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云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今日行刑即鄉士送士所協刑殺之日所刑姓名謂囚之姓名必告於王明不敢擅刑殺也引之者禮告刑于王當告以所刑姓名及所當之法也云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殺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者賈疏云凡囚鄉士送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鄉士也若送士以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案鄭賈並以適朝與適市文自相對鄭謂命獄則讀奉而適朝士為甸師既告刑于王即奉之而適朝士亦通云鄉士加明桎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桎而著之也者此明桎與大司寇司圍之明刑義略同鄉士書囚之姓名與所犯之罪狀於囚所著之桎謂之明桎者言明著其罪名以示眾也云因時雖有無桎者至於刑殺者設之者賈疏云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因時並無桎也云以適市就眾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孔疏云謂殷法彼法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黃以周云御覽引司馬法云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威小人也然則刑人於市亦是周法案黃說是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對王族及有爵者於甸師不於士也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

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疏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者此謂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處兄弟也

疏親貴犯大罪不在八議之科者世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禮說刑不上大夫古禮說士戶罪諸市大夫戶罪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者欲證刑不上大夫故就其文義實不異也注云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以

經云奉而適句師氏嫌不適朝故特釋之明亦與上庶姓等奉而適則告刑於王同也文王世子云賦成有司職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是由朝往之證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者下掌戮云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則知雖不於市亦使掌戮刑殺之及必於甸師之事禮記陸孔本異姓並作百姓彼釋文云本或作異姓非據此注則作異姓者是也彼注云犯屠干也術法也孔疏云法無二制故釋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案五詳句師疏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謀謂盜寇反聞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捕當為搏諸城上之搏字之誤也

搏謂去

疏以下皆據死罪而言此經惟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大重者斬之稍

則異散文則通賈疏云鉄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威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斬罪者中宮刑也刑用鉄鉞注云用刀以鉏之鉞以笮之如是刀中容棄市其次用鐵笮注云鐵額涅墨笮劓勢謂與書舜典孔疏引賈逵說略同蓋亦賈注也云若今要斬也者公羊文十六年何注云無管上犯軍法者斬要釋名釋要制云斬要曰要斬要也暫加兵即斷也云殺以刀刃者即釋要制云市死曰棄市眾所聚與眾入共棄之也云謀謂盜寇反聞者者夏官環人注義同云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者以經兼言斬殺故知論其罪之輕重大者斬之小則殺之也云搏當為搏諸城上杜注云搏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番龍人囚之殺而搏諸城上杜注云搏字之誤也者左成二年傳齊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番龍人囚之殺

人搏謀賊司謀搏盜賊之搏異也云搏謂去衣磔之者段玉裁云說文因部曰膊薄脯膊之屋上也此膊字本義方言膊舉也東齊及秦之西鄙言相暴僇為膊燕之外郊朝鮮冽水之間凡暴肉

發人之私披牛羊之五服謂之膊下文奉之注云謂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

如素如也焚燒也易曰焚如死**疏**注云親總服以內也者舉最輕之服以明通駭五服也賈疏

焚燒也者廣雅釋言同說文火部云焚燒田也是焚本為燒田段為刑名釋名釋要制云死於火

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兌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用議貴之辟刑之各

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者證焚如是殺其親之刑

也案依賈引鄭易注說則焚如乃不孝之刑專屬弑父母者而言此經殺親廣駭服以內則不

刑也竊謂此經膊焚辜肆皆謂先殺而後戮其尸此殺其親者焚之當先科殺罪既殺而焚之非

生焚之也易及左傳義亦並當如是漢書何奴傳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此莽傳會經義

別制淫醜之刑古無此法也云辜之言枯也謂磔之者惠棟云荀子正論云斬斷枯磔注引韓子

帝紀顏注云舜殛其尸也說文祭部云磔辜也辜與大宗伯禘辜義亦同磔人猶磔牲也呂氏

皆磔刑也**凡殺人之者陪諸市肆之二日刑盜于市**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疏**凡殺人之

陳也者廣雅釋詁云肆伸也申伸古今字陳義見春官敘官注論語憲問集解引鄭注云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互詳鄭士疏云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者以殺人之外別出刑盜明以其罪大別異言之然則盜刑於市亦肆之三曰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凡絕經疾之資也盜傷者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漢律刑盜亦特重與周法同意

罪之屬於濫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賈疏云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上附下附是也案賈據服問文屬附訓同

一也者謂或刑或殺皆決之於市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焚辜肆疏凡軍旅

殺刑戮亦如之者田役謂田獵起徒役詳大率疏賈疏云此云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為之按士師大帥帥其屬而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遂士亦

掌戮者也其刑戮其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閒或有臨時決不假掌戮者也其刑戮其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等皆權時之事軍旅之閒或有臨時決不假

於新殺之外別言刑戮是也注云戮謂解之即殺官注所云既斬殺又辱之是也墨者使守門

於禁御無妨疏墨者使守門者此言墨刑以下刑人既刑之後各任以職事皆據其多者而言依

亦以墨守內餘四者當亦然也墨者使守門即司門之禁令者非也王宮之闥入乃奄人即在後宮者

守內之中非墨者也門所以禁御人之闥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者守之也劓者使守關載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

之疏守關即司關之徒與上守門為司門之徒相類管子探度篇云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

無妨以為門對文門與關異故文則通門父即此守關也注云載鼻者亦無妨以貌醜遠宮者使守內其

人道絕也疏宮者使守內者賈疏云此所專指官男不兼官女守內亦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閹

今世或然也疏宮者使守內者賈疏云此所專指官男不兼官女守內亦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閹

內與嬪婦同處故絕其人道非子難注云以其人道絕也者司刑注云宮者使守內亦通王宮內諸奄官及閹

云今世或然者漢時宮刑者使守圍斷足驅禽疏刑者使守圍者賈疏云此則國游亦如

也案賈說非也守圍即天官園游之闥人凡園游之門不必以墨守之詳天官敘官疏注云

也漢志顏注云驅禽無急行者司刑注云刑斷足也無急行者禽獸在園驅禽之而已無事急行遂捕

衛或作衙御與衙古字通此與田僕驅逆注義同亦得通也詳彼疏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

同族三年不虧禮者為其類髮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疏髡者使守積者此輕刑在司刑

兼倉廩及露積二也案積即大司徒遺人委人委積之積凡米禾薪芻之積案以給用者皆是也蓋

刑本闕本並作為先鄭以周時無髮用漢人改字之周禮仲師所本者也呂飛鸞云漢書張蒼等

請定律曰諸當髮者完為城旦春此司農所據臧庸云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髮者使守積

元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勤禮者也者
本禮記注亦作完鄭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云謂但居作三年不勤禮者也者
賈疏云以此為國土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擊皆虧體傷筋斷骨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髮鉗亦曰耐說文
文王世子解之也詒讓案漢法完輕於髡後漢書明帝紀李注云完者謂不加髮鉗亦曰耐說文
而部云耐罪不至髡也或作耐見漢書高帝紀顏注引應劭云耐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髮故曰耐
禮運孔疏云古者犯罪以髡其髮謂之耐罪史記素隱引江遂云漢令稱完而不髡完其耐髮故曰耐
說則完者蓋唯去髮及髮不剃髮以其非肉刑而役作與國土罷民之刑相當故云居作三年
不虧體賈以掌戮所掌皆虧體雖之然髡亦不可以為虧體此不足以破先鄭之說也但大司寇
罷民有二重者入國土非積案所在輕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為剪其類者後鄭以上墨則宮
則皆罪之入五刑者惟此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王
也賈疏云此亦無正文若合宮者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王
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翦其類之色王應電云注非也公族不翦其類但
可減為刑以下耳苟降用髡則應刑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王說是也以司刑攷之宮刑輕
於殺刑而重於劓墨則不宮者減一等正當改為劓墨乃止從髡於刑實太輕而巳者後鄭依刑所附
何罪經典無文二鄭及賈氏所釋又皆未善鳩姑闕所疑以埃討覈云髡頭而已者後鄭依刑所附
釋說文影部云髡髮也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者凡積聚倉庫等必在隱與之處以防盜竊故
云在隱賈疏云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在宮亦當於隱處此守
積亦是隱處故知髡者使守積是王同族不宮者必矣

司隸掌五隸之禮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此官之官法也注云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

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立謂任猶用也

疏帥其民而博盜賊者以下四者皆此官所治之事博盜賊者助追胥也云役國中
言囚執則囚執又在盜賊之外也莊存與云囚執人之事者吳廷華云囚拘繫也執擒致也言博
外皆注云凡隸眾矣此其選以為役員其餘謂之隸民是也賈疏云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員
任訓持故以任器為任持之器若杖械之屬云此官主為積聚之也者廣雅釋詁云積聚也吳廷
華云官府所需使隸運而積之云立謂任猶用也者牛人注同破先鄭以任器為任持之器明廣
疎採用器也賈疏云用器除兵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辱之事
外所有家器之器皆是用器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辱之事
諷人疏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煩辱之事
即祭祀之役事也左襄三十一一年傳云諸侯多也釋言釋語云煩繁也煩繁劇義同卑喪事
煩猶劇也者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劇繁多也釋言釋語云煩繁也煩繁劇義同卑喪事
必繁多故云煩辱之事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篇文此引以證喪紀隸役煩辱之事彼注云隸
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淫塞也為人復往喪之及示鬼神不用案依鄭說則彼隸人專指罪
隸不及四翟之隸疑凡役事多用罪隸而四翟之隸則多共守衛故下文守王掌帥四翟之隸
宮者不及罪隸國策趙策豫讓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廂蓋即為罪隸役作也掌帥四翟之隸
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行所止疏掌帥四翟
助守政與師氏虎賁氏為官隸也翟與狄同蠻閩夷貉四隸謂之四翟之隸則師氏云四方夷之
隸也云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者師氏注云旂布弓劍不同也賈疏云若東方南方衣

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履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者賈疏云即師氏職云帥四夷
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注云野舍王行所止舍也者謂王師田巡守會同等在道路
所止舍若掌舍所掌者也云厲遮例也者釋文云例本又作列案作列是也蜀石經亦作列山處
先鄭注云厲遮列守之典祀墓大夫注亦並作列守野舍之厲禁即師氏所云朝在野則守內列
厲與列同例即列之借
字詳師氏及山處疏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役給其
疏謂若司門司關掌固司險所

掌凡有地守者罪隸皆役之云掌使令之小事者亦冢上百官府而言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
徒共其使令故罪隸唯共使令之小事也注云役給其小役者即司隸云役其煩辱之事對軍

旅田狩溝洫城道諸大役也**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務**
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務此官主為送致之也

當合眾庶非罪隸所任也**疏**於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云夷隸役牧人養牛助為牽務五字
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

牽務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務**疏**於夷隸掌役牧人養牛下云夷隸役牧人養牛助為牽務五字
為牽務牛助為牽務五字當在夷隸不當在罪隸也又云牛人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

與其牽徭此助為牽徭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訓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徭之非
也案王說是也又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徭蓋亦謂兵車之牛鄭依訓本作解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徙罪隸牽徭之非

乃家僞孔傳云卿大夫稱家是也云牛助為牽徭此官主為送致之也者此先鄭依訓書為說謂
封國立家時罪隸以牛助送致其任器也云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此先鄭依訓書為說謂

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案鄭賈並依誤本為說謂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餽
之役有事牛牽徭等是也云罪隸牽徭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務若詩小雅黍苗箋說召伯營謝轉餽

其在轅外之前及兩旁之牛則此隸助牽之也賈疏謂車轅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遺遺二隸前者
人注云牽徭在轅外輓車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徭蓋轅中之牛自有將大車者御之

牽前牛徭者御當車之牛失之互詳牛人疏又案此助牽徭者依王說當為夷隸職文鄉師注引
司馬注云蓋殷曰胡奴車釋名釋車云胡奴車東胡以罪沒入官為奴者引之彼胡奴當即此夷

隸或兼掌輓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疏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蓋之隸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者未及於罪隸也以文勢推之不應未言蠻隸而先言如蠻隸之
事十四字疑闕隸脫而誤見於此王引之云其守王宮下脫者字與其下脫守字夷隸猶隸皆

云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不應闕隸獨無此文當如王應電說移罪隸其守王
宮三句於闕隸而補者字守字案王說是也吳廷華姜兆錫方苞江永浦鐘阮元莊有可蔣載康

說並
同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
疏校人

養馬者賈疏云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見隸者蓋是難役之中詒讓
案此與園人為官隸也墨子天志下篇說俘虜云丈夫以為僕圍即養馬之隸也云其在王宮者

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者亦從師氏及司隸也國語晉語云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
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彼蓋以蠻夷君長而使率其民望守望之事雖非蠻隸而所

役略同賈疏云執其國之兵蠻隸闕隸俱是刀劍也云在野外則守厲禁者謂野舍蕃衛之
外列也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此蠻隸蓋從司隸守外列與師氏所守內外互相備之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立謂掌子者王立

疏於服不氏不應闕隸無所役之官肅上蓋脫掌字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
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

封則取隸於罪隸使往為之役也子又有脫文耳案王說是也方苞亦以子則取隸焉為罪隸
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

於服不氏不應闕隸無所役之官肅上蓋脫掌字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
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

於服不氏不應闕隸無所役之官肅上蓋脫掌字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
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

於服不氏不應闕隸無所役之官肅上蓋脫掌字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案王說是也
云掌子則取隸焉者王引之云五字當在罪隸凡封國若家之下言凡封邦國及都家若王子出

之文又職未掌字下當依王說補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十九字詳夷
隸及罪隸疏注杜子春云子當為祀者杜依誤本而讀子為祀子祀聲相近云玄謂掌子者王
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者後鄭亦依誤本為說惟不破字與杜小異鄭意世子
亦當置家臣若諸子注云國子屬大子彼國子貴則為宮臣此隸民賤則為宮臣役也賈疏云言
掌家事者若國事不使隸
今取隸故以家事而言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
盧周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疏

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者賈疏云為牧人之所役使牧牛性王引之云養馬乃蠻隸之事不得
屬之夷隸馬字蓋衍文也夷隸不養鳥則不得與鳥言蓋鳥乃閩隸之事貉隸養獸而與獸言則
閩隸養鳥亦當與鳥言與鳥言三字當在閩隸早著教授之下承掌字連讀無疑案王說是也又
養牛下當依王說補牛助為牽循五字詳罪隸疏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者先
鄭依誤本為說以此職云掌與鳥言貉隸云掌與獸言二官皆以夷狄之人為之明其人能解也
云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者億二十九年左傳文杜注云介東夷國也
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案介即列子黃帝篇所謂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
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是也此引之者證夷狄人或曉鳥獸語也賈疏引賈服注云言八律之音
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
官又在四夷賈服說亦隱據此經云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者兼釋貉隸文

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疏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
兵依鄭賈說蓋亦執刀劍也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
服又不生乳於罔檻也疏

謂而字衍以上三職文例校之王說是也注云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罔檻也
者以上閩隸養鳥阜蕃教擾之此貉隸養獸止言教擾不言阜蕃故釋之也知獸為猛獸者據服

不氏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是也罔檻者養獸之罔說文口部云
罔養奇之罔也木部云檻檻也一曰罔也廣雅釋宮云檻牢也

者如蠻隸之事

疏

如蠻隸之事者亦執其國之
兵國兵依鄭賈說當為弓矢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

周禮正義卷六十九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

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

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屢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

天下也國語周語云武王反及商內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云憲法也管子立政篇亦載布憲五

憲于太史彼布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為表縣其義不同而循行表示

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通於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

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司

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

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為說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之者以此云正月之

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

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說然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鄭以爲在正歲者非也至布
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
一時所能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爲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刑禁斷不能與大司
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
閭明此布憲所縣亦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釐注云丁寧謂再
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令司寇縣書象魏布憲亦縣書門閭所謂釐注云丁寧謂再
謹也者大司寇詰四方注同云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
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地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職方氏疏四海謂夷蠻蕃
三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
外荒服曰四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爲四海與唐虞制微異以其九州外界不
同故每面相較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賈疏云謂
近五百里也刑禁號令者以合衆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衆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司刑司農云擯獄者距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立謂擯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鄭司農云擯獄者距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立謂擯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
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閼之事與大司寇以肺
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即今之伺字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
斬殺戮謂吏民相斬殺戮相戮者此謂擅殺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斬殺戮三
不同即掌戮所云斬殺戮注云斬以鈇鉞殺以刀刃戮謂膊於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

爲傷人耳者此謂故傷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抵刑也月令
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明創爲傷之深者曰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
創者刑有創即見血也說文外部斂字注亦云斂見血曰傷斂折云斂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
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斂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爲傷
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爲傷人者下篇云治斧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擯猶拒也讓擯拒也字並通
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在前官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案先鄭訓擯爲
距距亦猶卻也然則二鄭訓本略同特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賈謂後鄭不從先鄭似非
云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者說文手部云擯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傳四年何注亦云擯卻也
官司獄者若云言不受也賈疏云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道攝不肯受者莊存與云此經皆理未
吏民言之則鄭謂擯獄過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受者謂小吏及府史胥徒阻人之來獄
者不受達其神告之辭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勃調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爲非是卻
其獄與此在卻獄事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擯獄過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
大訟小故獄言擯獄言過實則擯與過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疏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耳而誅之

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擣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耳而誅之
力正即大司徒八刑亂民之刑也云作言誣而不信者即大司徒八刑誣詐之刑大宰注
云造作也云以告而誅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注云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誣誕此三者亦
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誣本或作慢案士師八成擣邦令注云擣詐以有爲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
凡屬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

居之矯也... 誣言也... 而信者... 正者也... 力也... 專據請侯...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其奚隸出入有所使也疏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

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馬司士司馬司士司馬司士司馬司士司馬司士

女奴男奴也者奚隸為奴也奚隸為奴也疏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

官敘官疏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其官長之使令或通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者謂

環塗野塗以達於甸稍縣鄙與司險為官聯也注云達謂巡行之使不陷絕也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者謂

曰國畿也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畿者大司馬云方千里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也比謂校

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蕃蔽疏此經所云王為賓客在道須得供丞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

野謂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司馬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者賈疏

止之處治讓案雖初放王注云晝止宿市以上有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遺人廬有飲食賓有

其飲食樹為蕃蔽者以宿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爲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為蕃

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立鄙食若有賓客則令

守涂地之人聚糧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

誅之不得命寇盜賓客疏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補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

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也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

相翔昌翔並疊韻連語觀禮注釋客至因令給事客舍此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同者

通以相羊王注云道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傳顏注云相羊相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

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夜者擊擊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糧令守

徐地之人民爲之則即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擊異詳宮正擊康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

則誅之不得命寇盜賓客者凡昌翔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爲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

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道陰處也車有輻輳坻閣疏凡道路

也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道陰處也車有輻輳坻閣疏凡道路

擊舟者許引而行之者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擊車轉相擊也從車从毘聲也案阮說也是也擊擊擊類同
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軌之途也釋文擊擊車而相過也木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
擊者不得入范甯集解擊柱之途也釋文擊擊車而相過也木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
文是部遊互義謂水陸之道舟車相摩有抵格買得為更互乃望文生訓非解也云與脩閭氏注障五說
阮元云釋文作環轅云本亦作轅同按轅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有環轅故改從車旁也孔廣
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曠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侯出諸轅轅是轅轅也孔廣
森云轅轅漢時屬河南尹滎縣薛綜曰轅轅坂十二曲坻關即劔閣棧道也志建興十一年
治斜谷坻關坻與坻同故劉昌宗音坻都禮反坻當作坻說文頁部秦謂陵坂曰坻段玉裁云釋
河南府偃師縣境坻當從劉音為正徐邈本非云舟有坻柱注云轅轅關在穰氏縣東南今在河南
于龍門南至千華陰東至于底柱孔安國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
西號之界是底柱為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經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
也亦謂之三门峡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閭流今世所謂砥
柱者蓋乃閭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
五戶以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凍石架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閭流也案鄭所引
鄭說蓋書禹貢注文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號界賈引偽孔傳為釋非鄭指也云其過之者
使以次序之者序盡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為其迫隘不能凡有節
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為依次序行之令其先至者先過後至者不得爭越也

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

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若左成三年

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

皆為防竊也橫行妄由田中

徑踰射邪越疾越隄渠也

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辟行人者
人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與上為實客聚樓同亦使道所出盧宿旁民為之

疏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竊也橫行妄由田中
徑踰射邪越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越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

戰車篇云越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注云徑步邪越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
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越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毛詩鄭
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
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
秋內篇樵上云晏子為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春
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侯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侯於正道也衛有亂季羔逃之志郭門者曰
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蹊季羔曰君子不踰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踰實不踰
不履必不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謂踰缺蹊義說
是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此注射邪越疾之義
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此校治道者
功大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須脩除道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治道者
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宰夫注云比校次之名謂
治道入役之姓名云若今次金鉞大功者賈疏注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鉞主以次賦功
今俗本多誤為次鉞大功也阮元云按疏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鉞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為若今次
俗本云次鉞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鉞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為若今次
鉞丈功金與鉞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案石經亦作次鉞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
校為是孔繼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鉞人功匠人注有程人功之語賈謂次金官名漢書百官公
卿表及續漢書百官掌凡道禁中持兵杖之屬
志並無未詳所據

之番郭注云中主覆者故名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大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此大巾疑即蒙覆之巾然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兵杖者邦之有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風則莫者

也禁之者備衣服持非比常人也疏注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批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司馬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晚也注即司寤氏所云晨者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開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開謂外賊密來視探開

候國家反彼論說案反開即環人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鼬 曲禮曰四足死者曰鼬故書鼬作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以疏注四足死者曰

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鼬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為

而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其為傳寫錯互無疑賈曲

為之說非也云故書鼬作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以疏注四足死者曰鼬故書鼬作有

枯骨朽脊則夏早至矣亦以春為鼬段玉裁云鼬者蜀石經讀作鼬五字同在古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

年傳大瘠禮記注引作大瘠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瘠過禮即瘠瘠也羊人注積故書

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瘠後漢彭城靖王恭傳瘠過禮即瘠瘠也羊人注積故書

為此先鄭云鼬讀為讀玉篇多部瘠病也獸死也義與瘠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

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達校於胔下增一胔字云月

令曰鼬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胔禮記音義云鼬亦作鼬此疏引彼注云

肉腐曰鼬可證此作鼬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文蓋後鄭

齒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立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鼬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鄭

欲破先鄭春讀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讀之不為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為鼬以證今書作鼬

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詩亦當從阮校作鼬序官注引月令亦

作鼬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鼬肉腐曰鼬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鼬有肉曰鼬亦

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拊骼鼬高注云鼬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鼬有肉曰鼬高讀同先

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僵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諸所謂肉

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鼬而謂鼬關禽獸骨者明讀不得為死人骨而鼬

則得兼人及禽獸骨曰鼬鼬可惡也則專以鼬為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

云鳥獸殘骨曰鼬鼬可惡也則專以鼬為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

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蠲讀如吉圭惟備之圭圭

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處惡也此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

司圖所收斂罷民也凶服喪經也此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

也圭珪字同云刑者諫則之屬者賈疏云之屬中含有宮則也云任人司園所收效罷民也者賈疏云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園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服服衰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為惡也者釋文云歲今本多作穢案劉石經亦作穢說文無穢也皆可證治讓案凡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貴潔清人復錄萃此不獨等皆人所惡故除禁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榻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

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揭欲令其疏若有死於

令埋而置榻焉者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即蘊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埋唐劉石經及各本並誤詳董人疏此恤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毛傳云瑾路家也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獲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

音義引三蒼云穿謂穿地爲壘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之陷阱中
庸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
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獲柞鄂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
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倣眞訓曰走獸擠脚蓋設
柞鄂以擠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文選檄
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爲人往來恐誤入其
中也者春爲阱獲所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爲人往來恐誤入其
書有棠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隱引書亦並作棠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棠誓至衛包
乃妄改爲棠誓是也又改今書作杜向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敦阱今書作棠或設獲其中以遮
讀若杜敦塞也案故杜字通費誓孔疏引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棠或設獲其中以遮
歌義即本此經也鄭以彼敦敦故阱即此塞阱杜據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是以出師征徐戎
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部案部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云部下邑地魯東有部城是也書序云魯
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與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對石經
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收獲敦敦之事也吳廷華
云費誓無春秋之文其杜獲塞非蓋爲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爲伯禽以秋出師認矣案吳說是
也竊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棠誓敦敦敦非當敦敦之時爲出師特發此令故
注附及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爲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
之爲苑澤之沈者沈澁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申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爲官職也注云
爲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者鱉石經及宋本並作鼈案鼈正字鱉俗字玉篇鼈部云
鼈或作鱉此謂山爲禽獸自然之居澤爲魚鱉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鼈
鼈云不得拉爲苑圍於山也者說文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

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園山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爲苑圍其民間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爲
遮格取之若苑圍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鼈
魚鱉結體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
木有荒魚毒神農本草經神農云荒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即荒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
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燒燬者論難通故賈疏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 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疏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者謂禁人沐浴
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鱉不時者此與教人入川衡澤虞爲官
時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鱉之時詳教人
龜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竭川澤毋漚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處於是乎禁置罟又
云魚禁鱉鱉所謂取魚鱉之禁荀子王制篇云汗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
餘用 幾酒 苛察沽買過 疏 幾酒者賈疏云酒亦水之類故也注云苛察沽買過多者釋文
也 賈疏云酤一曰買酒也沽即酤之段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義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
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嘗周衰亂酒酤在
民雖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魯匡說不足據
然雖民間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察而詰之云及非時者賈疏云時謂若酒酤惟祀
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爲酒 謹酒 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 疏 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慎也謂戒
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 謹酒 曰有政有事無夷酒 疏 救民使謹慎於飲酒晏子春秋諫
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
羣樂者周篇三獻過之者誅此即謹酒之事 注云使民節用酒也者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
也引書酒誥者謂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
彝與今書同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夷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

也引書酒誥者謂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巾箱本注疏本夷亦作
彝與今書同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夷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

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禁川游者備波洋卒禁川游者泗行或从四聲案游即汙之借字大戴禮記會

子大孝簡云舟而不游注云備波洋卒至沈溺也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也引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也疏疏夜時者左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且雞鳴夜半

人定黃昏日入哺時日映日出隅中為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即夜時也注云若今甲乙至戊

時戌刻則晚時所據亦誤本也王應麟云疏以戌為戌誤甲乙至戌謂夜有五更西域傳杜欽曰

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

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以

星分夜以詔夜十夜禁夜士主行夜微候疏疏類聚天部引尸子云使星司夜賈疏引書傳云

春昏張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有種黍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

也注云夜士主行夜微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候之屬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左右都候各一人

六百石本注云主劍戟士微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千注與鄭同依鄭禦晨行者禁宵

行者夜遊者備其遺寇書及謀非公事者夜夜疏疏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祀掃反道鄉為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注云備

其遺寇書及謀非公事者夜之時或有姦人為寇害恐行者遺之又防有姦謀害公家事以晨

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廣雅釋詁云

禦止也是禦訓禁亦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也遏止之不合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刑法也

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為民田時者重文晨或省晨部云晨

早昧爽也經典通借晨晨晨疏疏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明明晨晨疏疏楚晨晨疏疏之時賈疏引三光考晨晨晨疏疏故淮南書晨明在旦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天云晨伸也且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旦對文

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昏也者說文昏昏疏疏鄭鄭為昏三商即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天文訓云至於虞淵是為黃昏至於蒙谷是為定昏案

昏之時故謂之定昏引春秋傳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為定

昏與尚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僞孔傳亦云宵夜也鄭引之者證此宵為定

如雨傳無夜中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夜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至於星出謂

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為夜則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

也其公羊經傳上夜字不作者而隕字別作實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燹明燹其明水遂夫

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氣也明疏疏燹以夫遂取

燹取明水於月者於經例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誤注云夫遂陽遂也者即內則之金燧攻

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其之經文不具耳注云故書墳為墳者墳段玉裁云司農謂黃即也者先鄭從故書為說蓋人先鄭注云麻曰墳故以黃燭為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黃即也者先鄭從故書為說蓋人先鄭注云麻曰墳故以黃燭為麻燭

燭以照之若堂室則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

與司鐸為官縣也國中謂城郭中火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廛里繡密燬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

邦若屋誅則為明竊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家也立謂屋讀為其刑罰之也三夫為屋一

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竊若今揭頭疏尤以備火為重墨子號令篇云諸道必為屏火

突高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

謂夷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一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為夷三族之意

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義同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誅小司徒疏云立謂屋讀為其刑

夫為井即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誅小司徒疏云立謂屋讀為其刑

賈疏云易鼎卦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為今本並誤作讀如令依鼎三足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

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疏云鄭義引鄭易注義尤詳段玉裁云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

作國故此注周禮易屋為國釋哀紀曰底屬鼎臣服度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

詒讓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處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城為劇案九家京處易字
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
中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案詳舉囚疏云明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削木為杖明
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處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揭詳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
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殺尸諸周氏之簡加
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舉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加
者殺人埋其尸而揭著之漢書尹賞殺少年惡子寔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師古云揭也何並
謂于林埋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家舍使奴刺寺門鼓此即揭頭明書其
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既葬而揭著其名於道路者埋而置揭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
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竈皆謂葬穿墳也
鄭以經云明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會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司烜主明火掌夜
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會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司烜主明火掌夜
論篇曰刑除罪人之變不得盡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疏掌執鞭以趨辟者履所以威人眾有不辟者則
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疏掌執鞭以趨辟者履所以威人眾有不辟者則
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人夾道者來王車為衛與旅賁氏為官駮荷
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按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皆六人徒六十
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殺官六字並當為八則夾道八人皆
下士也其說較賈為長詳殺官疏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

之車無有千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
若今卒辟車之為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
駕馭從伍百乘弩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者
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
職我亦為之引證執鞭為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
殺誓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

前所誓者左右及取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
誓之誓誓左右及取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
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立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疏凡誓執鞭以趨
當作于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贊大司徒大司馬諸官之誓衆亦與彼為官誓也云誓僕右曰殺
誓取曰車轡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通右與取
及王四乘也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取謂與王取車者也案此僕取之別鄭注無釋注
雖引甘誓誓左右取之文以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為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
為大僕然彼職賈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靖而彼職別有王出入則自右取而前驅之
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即謂大取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臧僕注云僕取
五路之僕是也取則謂取夫取武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
取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轡以警之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驥咸駕

彼注云僕戎僕及取夫也彼僕戎有取夫者僕對文則通也大取說犯轍之禮云及祭
兩僕賈彼疏以僕為大取其說甚瑣而此疏乃以僕為未僕而以取為五取失之僕亦謂之僕夫
許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誓大夫曰鞭
扑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關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誓大夫曰鞭

史曰... 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 邦必當殺小史所犯之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也刑之有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所誓者... 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也案二史字皆當去上則為史事字之誤也說文事從史省聲其誓禁... 是邦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為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 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為文小事大則... 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 如宗伯之禮是則專達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 不信者殺此即大事殺小事墨之自經文說王說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為誓大事小... 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說王說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為誓大事小... 聽誓之時衆皆列爲行誓者欲令衆備聞之故趨於行誓之時此條誓辭則爲大言其刑以警... 所誓也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而誓之誓時此條誓辭則爲大言其刑以警... 右四乘據軍旅時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郊引甘誓證... 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詒讓案出軍之誓若大司馬大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 大神示享先王百官皆有誓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誓等即... 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用命者斬之蓋通誓軍衆之辭即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事... 賈依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啓與有扈戰於甘... 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 賈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史記集解引鄭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馭通誓故... 云備矣云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于

今依蜀石經正郊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轅謂車裂也者說... 文車部云轅車裂人也釋名釋製制云車裂曰轅轅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轅車裂一作軫... 史記應劭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冠子王鈇篇曰害百姓者軫以狗春秋桓十八年齊襄公... 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夏微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 也者賈疏云起者是南之私子南得舉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軫之不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 公輶師曹三師曹即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 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 於君也者史記侯幸傳公卿皆因說索隱云欲見受命出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 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欲見受命出此不關亦謂不通告於君也云玄謂大夫... 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 以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辭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 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殺梁大夫雖在外... 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 之則何爲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 非之也然則爲士句者左何宜彈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 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鞭若非常大事如... 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則當在士師八成成橋邦令之條登徒鞭挾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標者與其國游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國中城中也游養謂義卒也

追逐寇也胥讀爲借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疏謂行馬所以爲遮障者賈疏云互... 巨當爲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禮謂行夜擊柝也疏謂行馬所以爲遮障者賈疏云互... 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郭中養也者大戴禮中者也者司士注

謂國家符籙未入正卒且為羨卒也此國粥與莊子天爵義路同云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者賈疏云
此經云其追行故以國粥為羨卒也但羨卒不得養於國者釋鄭意蓋謂捕擇丁壯以備守
者盡為國粥也又司隸掌五隸云帥其民而捕盜賊彼隸民亦國所養捕盜賊即追告之事疑亦
此國粥所咳矣云追逐寇也者小司徒注同又掌舍注云晉讀為借者士師注云晉讀為宿借之借謂司搏
盜賊也云故書互為巨者司會注同又掌舍注云故書極為極此互為巨與彼極為極正相
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有城溝家有柵柵則亦以柵為備禦非常之械疑即量人之巨機疑此互攪故書別本
或亦作柵柵矣楊云家有柵柵則亦以柵為備禦非常之械疑即量人之巨機疑此互攪故書別本
聲類同亦即學子備梯篇之梯謂伐木為溝落也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
云宿謂宿衛也者宮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眾寡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
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攪亦與彼注亦讀巨為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所以
府門閭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為互者司會杜注亦讀巨為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所以
障互禁止人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機謂行夜擊柝
部遊遊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機謂行夜擊柝
者即司寤氏所謂夜士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皆為其 禁
據詳宮正及挈壺氏疏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 皆為其 禁
論者者兼掌國中之道禁與野廬氏為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兵革趨行者者此通人與車馬
之韓非子愛臣篇云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遊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即禁車以兵革趨行之
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唐劉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
馬部云馳大驅也馳直馳也 注云皆為其惑眾者二者形跡詭異使眾惑感故禁之也曲禮云
人國不馳騁於國中當亦兼彼注義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令者令其閭內
此禁馳騁於國中當亦兼彼注義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令者令其閭內

屬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
有禍災則須置守也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
夫令守小故則此官守守二官為官聯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恐有非則
命各守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 注云令者令其閭
內之閭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處里蓋亦以五家為一但置設官
吏依鄉法或依送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里宰以咳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會
矣 鄭指

冥氏掌設弧張 弧張置學之屬 疏 注云弧張置學之屬者爾雅釋器云繫謂之置學也

捕鳥詩王風釋文引韓詩云張羅於車上曰置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網
羅之屬並為機軸張施之故即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羅是也轉人注云弧

木弓也則是機軸之類與網羅不必並設一處此設弧張與下為一物也云所以肩緝禽獸者莊子
二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似亦誤合為一物也云所以肩緝禽獸者莊子

後釋文引崔譔云肩關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緝緝李注云緝繫也與肩通惠士奇云羅
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緝中鳥下來則倚其脚緝當作緝省為緝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

也說文網部云緝網也一日緝也系部云緝網也文選上林賦緝要李注引聲類云緝係取也
之所謂緝者即此莊子外物曰緝者所以兔釋文兔也又云兔係其脚故曰緝案惠說是

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寫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緝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 為緝獲以攻猛獸以
緝正字緝緝段借字緝緝並緝之俗緝禽獸亦謂關局而緝繫之也 為緝獲以攻猛獸以

靈鼓毆之 靈鼓六面鼓毆 疏 云為緝獲以攻猛獸者與獸人服不氏為官聯也緝獲詳雍氏疏
者詳鼓人疏云毆之使驚趨緝獲者謂為緝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毆令驚駭趨陷其中也

釋文作毆即古文驅字也唐劉石經皆作毆嘉靖本作毆並誤詳射鳥氏疏 注云靈鼓六面鼓
者詳鼓人疏云毆之使驚趨緝獲者謂為緝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毆令驚駭趨陷其中也

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備謂極也疏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者謂

也賈疏云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人噉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謂若虎豹熊羆謂下

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即牙也虎豹有須備獻之以擬器用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備謂下

須若釋名釋形體云頤下曰頤說文頤部云頤面毛也云備謂搔也者搔與爪通士虞禮記沐浴

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須也皆備獻焉姜兆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

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會說則備當為補之段字說文用部云補具也

亦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禮之以嘉草攻之毒蠱蠱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致令

其狀未聞攻之謂蠱之鄭司農云疏以攻說禮之以嘉草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

疏除也立謂此禮讀如潰瘡之潰疏以字惟蜀石經有以嘉草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

釋文作艸云本亦作草案艸正字草借字然此經艸木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禮之

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云毒蠱蠱物而病害人者蜀石經病上有能字宋

對大字本同說文蠱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蠱蠱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

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蠱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相噉

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為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為人患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

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

蠱害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敢蠱人及致令者案市者唐律疏議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創

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速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此即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

致令謂致人為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攻治也云攻說禮祈名者據大

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神故兼有二名詳彼疏云祈其神求去之

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憑之故以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

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生中蠱于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

或謂嘉草謂本草引宗棟刺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為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

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茄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

鷩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拵之

也云各以其物為媒而拵之者賈疏云若今取鷩準者以鳩鷩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注云鷩鳥鷹準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鷩鷩準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鷩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鳥亦稱鷩鳥以其性健為善搏擊故攻之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網中鳥來下則拵其脚

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疏 以時獻其羽翮

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林人所養者

疏 柞氏與鷩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

羅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注云林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為自生

之木非人所養也豈疏云若林衡所掌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

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刊剝互言耳皆謂所去次地之皮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之則使其肆不生疏云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五月夏至之日為之也謂先刊剝以去其皮乃水之

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得陰而散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

案夏日至冬日至亦謂二月之月賈謂正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疏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所去次地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斲擊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

實隨山刊木為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則使其肆不生者謂以水火絕其萌

和則其土

疏 木即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將亦通伐草木為田以種穀所謂苗也爾雅釋

地云田一歲曰苗詩小雅采芣孔疏引孫炎云苗始於殺其草木也然詳審此與鷩氏兩經化字似常與草人士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相與為官也鄭訓為生字

言未得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至秋以水漬之前冬日至

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也

凡攻木者掌其政令

除木有時

疏 有欲攻木者皆來取柞氏政令所

以取政令者除木有時

鷩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相之

杜書萌作薨

當為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為萌立謂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夷之以相測凍土剝之

追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合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相之以相測凍土剝之

相之一時言之秋同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午之月也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

也送人注云變民言此異外內也此猶猶情無知兒也蓋萌即此字情聲同音故萌轉為薨宋世

反其萌牙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薨達注云句屈

生者苦而直曰萌此謂艸初生也地耕而發之反其萌芽也云書亦或為萌者謂別木字或作萌
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奮此反其萌芽也云書亦或為萌者謂別木字或作萌
與杜所定同云玄謂萌之者以茲其所生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部云揭
時草木怒生銚鋒於是乎始脩是也茲其即銚詳遂大夫疏云夷之以鈎鑠迫地變之也所以削
草平地鈎自關而西或謂之鈎或謂之鏤或謂之鏤迫地變之謂迫地也迫地則其草以利剗之若以鋤
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云區田法云區中草生莠之區開草以利剗之若以鋤迫地變之說
云含實曰繩芟漢書溝洫志民莠牧其中顏注云莠乾草也凡取芟亦迫地變之故鄭舉以為繩字
篇云繩或管子五行篇繩婦不銷奔注云繩古孕字大玄則首曰繩其管人一月而管繩與繩同玉
也繩亦得相通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為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玉注云繩魚之懷任
詰云剗滅也案韜即末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韜廣五寸謂末頭金冬時地凍故以韜附測凍
土剗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側玉燭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
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疏注亦作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元謂測即毛詩周頌屢屢長福傳云
屢屢猶測測之義今攷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善之結熾當是南亦可通釋名釋委容云側偏也
疑鄭意或謂凍土堅澀難發當以利剗測測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葉除田草注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
附側凍土剗之猶上注云迫地變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葉除田草注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
莫枯草也即此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
則剗凍土之事

以熱湯是其

疏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與柞氏義同亦與草人士方氏為官聯也注
一時著之云謂以火燒其所莠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柞氏

也邵氏此言殺草春萌秋莠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土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薤
氏之莠草既蕪蕪之及行火焉與鄭義同稻入凡稼澤夏以水珍草而莠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為
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莠之明年乃稼彼注意蓋亦
謂夏未行水之前先有莠至秋水涸之後復莠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莠之文正同云月令季
夏燒薤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地先薤其草草乾燒
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為釋蓋兩文義同故
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月殺草之政月令掌凡殺草之政令

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

覆猶也天鳥惡巢覆天鳥之巢者說文巢部云鳥在木上曰
覆之鳥若鴝鵒者天禱之借字經典通借妖為之此經賦禱保章氏妖祥字賦作妖後庭氏天

覆巢被注云覆敗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覆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鳥
惡鳴之鳥若鴝鵒者天禱之借字經典通借妖為之此經賦禱保章氏妖祥字賦作妖後庭氏天

鳥字御覽引焉本亦作妖疑此當與彼同說文虫部云衣服歌音艸木之怪謂之祿禽獸蟲之
怪謂之蟹統言之祿驚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大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詳故去之晏平幾下篇

公曰有鴝鵒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鴝鵒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鴝一各
與與異一名鴝鵒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鴝鵒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鴝一各

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鴝鵒是也史記賈誼傳云楚人命鴝曰服素隱云案郭展
云似鴝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山鴝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

域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鴝鵒以為二鳥疑非互詳掌畜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
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鴝鵒是鳥賈疏以為二鳥疑非互詳掌畜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

有一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有一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庚至未歲謂從寅至未禮記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
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疏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者謂
及百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
今時版也版版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
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言云大戴禮記作甲乙以名日謂之錄于子丑以名月
又云辰主月續漢書律歷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戴禮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錄于子丑以名月
月為版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畢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
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塗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為陬十二月為陬今注作版荼二字是假
借耳云歲謂從提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即二十八
宿也呂氏春秋圖道篇云月二十八宿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
簿讀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故云右旋
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
晏子春秋禮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壽瀆鴟築新室為置白茅夜用事而鴟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剪氏掌除蟲物以攻祭攻之以莽草熏之 蓋物穿食人器物者以薰之則死故書蓋為鬻杜子

春云蓋 **圃** 以攻祭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攻之據所去其神故以六祈而言之熏之據去
當為蓋 **圃** 其身也 注云蓋物穿食人器物者說文蝻部云蓋木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字
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人器物者也呂氏春秋遂鬱篇云木鬱則為蠹高注云蠹蝻食木之蟲也
云蠹魚亦是也者蓋舊本誤蠹今據宋本及明注流本正玉篇蝻部云蠹白魚也爾雅釋蟲云蠹
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網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蠹鄭意蠹物種類多白魚亦
其一也云攻祭所名者大祝六祈四曰樂五曰攻此攻祭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
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薰之則死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
山澗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錄

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莽一名春草生山谷及苑
甸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關處處皆有人用搗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莽草字亦作莽
字今俗呼為蕩草也又引蘇頌謂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間此木也而
爾雅釋草云蕒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音近故爾雅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
也蕪士奇云山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蓋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
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為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春草注云一名芒草
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蠹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治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賦詒讓案莽
芒並一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即釋艸之莽皆草也本艸之莽
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莽草皆木也云故書蓋為蠹杜子春云蠹當為蠹者釋文云蠹本或作蠹
蜀石經亦作蠹王引之云作蠹者是也蠹蓋古同聲故蠹為蠹說文蠹作蠹從蠹聲地官掌
染草注蠹蘆蘆文蠹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 **凡庶蠹之事** 庶除毒蠹者蠹蠹之
若蠹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 **凡庶蠹之事** 庶除毒蠹者蠹蠹之
疏 義同賈疏云蠹氏主除蠹物其蠹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蠹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
庶蠹之類者以其同為蠹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為蠹殺之飛亦為蠹杜注云皿器也器
受蟲害者為蠹般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蠹彼蠹即是蠹與此毒蠹異也云或蠹以莽草則去者
者以庶氏攻蠹雖用蕒草此莽草殺蟲
或亦可以散蠹故使蕒氏兼掌除蠹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 洒澆也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蜃大

故書蜃為蜃鄭司農云 **疏** 注云洒澆也者諫僕注同洒澆之借字云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
處當為蜃書亦或為蜃 **疏** 中者謂除宮廟官府諸牆屋有蟲豸者經唯云除牆屋知為除蟲
豸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豸而言賈疏云爾雅有足曰蠹無足曰豸豸之類有此二者云蜃
大蛤也者龜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蜃炭燒蛤為炭云據其炭以坭之則走者鄭意經以蜃

古經苞裏字多用從艸之苞也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為炮徐養原云
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篇章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
相合云炮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
故曰壺云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聲也

若欲殺其神則以
神死淵為陵

神死淵為陵
神謂之凶為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日黑色人耳長臂赤爪
索縛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說說不足信沐廬亦未聞云故書神為梓午為五色釋文云梓本

或作釋元云釋當作本或作梓與梓一字也若梓則說亦通今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本
五音近故互易也釋文別本疑當作梓與梓形相近說亦通今附存之云杜子春云梓本

為梓釋讀為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為梓者字之誤也釋讀為枯者易其字也梓音
姑必改梓為釋而後讀釋為枯者梓與梓形相近枯與梓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音

說文無梓字梓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基明此正如小師小史帝當為製奠讀為定也徐養原云
之九二云枯楊生黃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

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莢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就為頭
注云燕夷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釋榆其莢圓厚莢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有枯榆有郎榆郎榆

無莢牡無母釋枯音並相近云書或為釋者釋與釋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杜釋
木未聞也云又云五質當為午質者段玉裁云五易為午者杜見禮家說一橫一橫曰午因是之

不知五午一字古音兼皆同古文五作又則尤一橫一橫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
午注云一橫一橫曰午說文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古文省作又是五有交

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
午是其證杜鄭改

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

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則射大陽與

矢立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大陽與

部御覽兵部引作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鳥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匪保章氏

妖祥字同妖即孽之借字並詳著燕氏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去之

云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鳥獸畫鳴者其形易見不為怪異若夜來鳴呼聞其聲而不

見其形尤駭人為怪害故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鳴為怪

者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嗥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時所作弓矢者先鄭意

救日月之弓矢即日月食時所作後鄭意救日用恆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

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諸澹訓者大陰之弓救

之救日用枉矢則救

見其身直開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幸之類是也云者或明於宋大廟謚云
訓誦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訓誦書本並作出令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訓誦云
木亦作出案左襄三十年傳文作出然則此訓誦音本並作訓誦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
禮引此作訓誦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訓誦音本並作訓誦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
又云鳥鳴于毫社如曰請語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為證云大陰之精賈疏云以月之弓枉矢救
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月之弓枉矢救
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陰之弓是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
救日可知案枉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謂上文見弓矢之用
此大文見弓矢之名欲使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
宋大字本並作以此欲使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
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
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銜枚氏掌司矚
矚在朝者之言語
疏掌司矚者司內外朝矚之禁也
注云察矚者為
矚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之國之大祭祀令禁無矚
矚者此司郊廟祭祀矚也
矚者此司郊廟祭祀矚也

國事不得妄為矚矚以矚亂之
注云令主祭祀者實疏云國之大祭祀
謂天地宗廟合生祭祀之官使禁止無得矚矚則不致鬼神故也
軍旅田役令銜枚
言其
誤以相
疏軍旅田役令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矚之禁也其禁較平時尤重故更令銜枚
之常不必變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若他功作大役無
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
注云為其言語以相誤者恐其妄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墨子號
罪殺即軍旅之禁也
禁嗚呼歎嗚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為其感眾相
感嗚呼也
疏禁

嗚呼嗚呼于國中者禁下禮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乎經例當作嗚呼此疑誤改從今字
疏于唐蜀石經並誤於今據宋附釋音本嘉靖本正下同此司國城內道塗開闢之禁也云行歌
哭于國中者道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道也惠士奇云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
哭也甯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王
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新明哭國者新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
墨子號令篇曰無敢哭哭於軍中者則其舉射言惟軍中則然奔喪哭避市朝魯哀姜大歸將行
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禁可知注云為其感眾相感嗚呼歎
嗚及歌哭皆足以感眾而歎嗚又易相感動故禁之也云嗚呼也者釋名釋語云嗚舒也
氣憤懣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辭也又蘇子
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
是嗚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其其杖咸
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
疏注云咸讀為

古咸與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爾翰詩作既減減音通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商漢書天文志間可咸劍蘇林曰咸音通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咸五下登三
國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區謂之械咸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
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共函以藏杖不共杖也賈疏云下文云授杖此經惟言共
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見君揖杖致仕者與此異也治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
於朝見君揖杖致仕者與此異也治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
朝見君揖杖致仕者與此異也治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
十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
軍旅授有爵者杖
以扶尊者

將軍**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為官聯也凡軍旅之杖蓋用杖鉞受廣雅釋器云受杖也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有司皆執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卒謂六軍七萬五千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泰誓師尚注云鉞所以為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父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鉞之事也詒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師尚王左杖黃鉞則大共王之齒杖今時亦命之為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注云王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耆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為王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鄭云今時亦命之為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足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即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周禮正義卷七十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疏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儀者以下大戴禮記別

事謂文並略同儀彼作義案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為賓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為官也賈疏云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為本言儀據威儀為先云以親諸侯者與大宗伯親邦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侯以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此以為朝覲諸侯之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郭賈云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請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為聘親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為大客賈疏云謂寄也此以為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謂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為客但據大聘略舉尊尊而言也此道委積賓亦名客小司徒云小賓客令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觀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六此其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

更迭如此而福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應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禮於
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
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禮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設同四方四時
分來歲終則福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國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
謀秋以禮會諸侯施同政設以禮宗諸侯發同禁也疏春秋諸侯而國天下之事者此謂大賁之
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設以禮宗諸侯發同禁也疏春秋諸侯而國天下之事者此謂大賁之
作謀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曰朝等以諸侯見王為文
也云爾此陳協皆考績之言者昔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北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為考
校諸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
篇云與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注同春為歲始故與諸侯圖
謀一歲行事之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
秋獻功故秋覲即以比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
釋詁云謀謀也說文言部云謀謀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
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
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循是也六服朝歲即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
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迭而循是也六服朝歲即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
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以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則一服備六歲而六服備也
賈疏謂六服皆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虛方俱行之時非鄭意也詳大
宗伯疏云時會即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
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即司儀所云是也云爾謂九伐之法
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
禽獸行則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為釋案穀梁傳九年傳說齊桓公會葵丘之會
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釋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

五命文尤詳此亦時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云殷同
即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殷
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
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禘矣者大宗伯注義亦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者賈疏云按大司馬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禘矣者大宗伯注義亦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
又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懲弱犯寡則當之等是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
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同謀者亦以謨為謀與大戴記同又彼云時會施同政設宗發同禁與此
經發禁屬時會施同政設宗發同禁與此
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疏述司馬法亦作設同足證其誤是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
以除邦國之惡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覲
謂一服朝之歲也愚猶惡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疏大客之儀也云殷覲以除邦
聘禮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疏大客之儀也云殷覲以除邦
國之惡者朝事作殷眺以成邦國之貳案眺即覲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
並詳典瑞疏注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
無問接見乎天子是也鄭注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侯之大夫
九年范注以此二事與下文三歲備規案依范說則此規通駭下文存規者三事義亦得通王昭
者備問天下諸侯即下文三歲備規案依范說則此規通駭下文存規者三事義亦得通王昭
禹鄭傳黃度方苞林喬蔣棧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上諸侯也是以王見諸侯之
臣使來者為文此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見王為文此
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即有征伐之事賈疏云亦諸侯云時會也云

聘使大夫易祓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為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
 印段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游吉以為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
 之事於是乎使卿且發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他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
 大夫之銜命猶主猶賓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
 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也亦云左傳晉鞏朔獻
 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况大夫乎云親以禮見
 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思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六事者
 以王見諸侯為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
 常有詒讓案此案上天子有事為文則無王字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思好
 無論政禁之事禮而遣之即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
 之云天子無事則已者明此時聘為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徵發之命其無
 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
 殷眾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
 僞之惡也云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
 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惡明亦命以政禁者也開問以謙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
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
 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開問者
 志者論言語書名其類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禮凶疏開問以謙諸侯之志者賈疏
 禮之用禮禮也補諸侯者若春秋濱淵之會謀歸宋財疏云此經天子諸侯之法即
 下文云王之所以撫邦國以下是也云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效字通云賀慶以贊
 諸侯之喜者說文喜部云喜樂也亦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重其幣帛以賀

其福而用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
 之故也云致禮以補諸侯之裁者大戴記禮作會字亦通幾作幾古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有五
 此唯言聘禮者行人唯主用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
 贈服氏云啗天子宰夫是宰夫主贈唱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
 之禮也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天子無下聘
 亦據此經及許春秋隱九年經云天子王使南季來聘是諸侯非正也說與公羊同范注
 有問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覲聘何注公羊隱七年卿是上之於伯
 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
 君不敢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黃說是也通言之開
 也亦得為聘術言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無大聘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與五歲徧省七歲
 也云開問者開歲二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者賈疏云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與五歲徧省七歲
 屬象胥九歲屬蕃史十有一歲連瑞節並是開歲之事故鄭云或往或來者或往或來者志者論
 言語論書名其類也者亦據下文掌交注云論告曉也云交或往或來者或往或來者志者論
 也左昭十九年傳子產曰孔張為嗣大夫娶祭有職受賑歸賑天子之於諸侯蓋與於王交五往來
 同或受或歸於王也按宗伯云賑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賑於天子之於諸侯蓋與於王交五往來
 桃苑亦歸於王也按宗伯云賑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賑於天子之於諸侯蓋與於王交五往來
 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為宗廟肉亦得稱賑以其同盛於盛器也詳大宗伯疏云交當為效
 福也者州長注同云致論凶禮之弔禮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禮禮哀國敗此災亦通云贊
 助也者州長注同云致論凶禮之弔禮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禮禮哀國敗此災亦通云贊

以下並與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
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
此名也據鄭說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纁作藻者古字也並詳典瑞疏賈疏云
五等諸侯朝覲並當冕服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冕冕服也云建常九章者
大戴禮作旒朝覲並當冕服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冕冕服也云建常九章者
云龍旒九旒即謂此也云武車九乘者賈疏云按觀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龍旒以朝彼據觀禮
偏同旒九旒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龍旒以朝彼據觀禮
行朝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駕今此春受費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
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旒數句文在朝享祿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
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
非也云介九人者上介卿一人次介大夫一人餘七人皆士介也凡五等諸侯介數有少其上
介皆以卿爲之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相見卿爲介蓋專據上介言之賈疏云陳於大門
外賓北面時介皆西北陳之也云禮九牢者賈疏云此謂饗餼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數有九
故進之與介同在上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輿者賈疏云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
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也積謂殿末車輿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西
相望當殿末云擯者五人者此則不依命數而以五爲節以下侯伯子男並以減一爲節次與命
數以二等爲升降異也賈疏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尚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案賈
謂擯者五人四人自大宗伯大行人喬夫外餘皆爲士人宗伯疏說同聘義孔疏亦謂擯者五人
同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
者一人案賈孔疏據聘禮以紹擯爲士攷司儀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則士或卽司儀上

士與又曲禮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據所以不隨命數者謂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云
廟中將幣三享者此五等諸侯所同也賈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
苞之法也案賈說非也此經說四時朝覲之通法廟中將幣三享者幣與三享爲二事姜兆錫方
苞金龜並謂將幣卽投玉其說甚瑣司儀諸侯相聘之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
也凡朝覲宗遇受擊受享皆於廟諸侯乘車服禕冕天子皆服袞冕無迎賓法觀禮所云卽
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謂春夏受擊於廟受享於廟與秋冬一受之於廟不同故此注亦以朝
中將幣並爲三享之事而謂朝禮不見實非義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廟則皮弁服而覲
服九章以下別爲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夏受擊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
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受擊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
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卽賈疏所說又謂諸侯春夏受擊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
伯疏云王禮再裸而酢者賈疏云卽賈疏所說又謂諸侯春夏受擊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
禮耳大宗伯代王禘賓君不酌臣已下至三勞見王禮上公之禮此與下爲自則自此以下皆王
而饗禮九獻者賈疏云卽賈疏所說又謂諸侯春夏受擊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
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享大牢以飲賓設凡而不倚爵盈
又攝后亞裸今致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疑以司尊彝大祭九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裸
是爲九獻其七獻五獻亦皆有一禩可以例推賈謂無禩非也詳後又國語晉語云公如楚楚
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章注云九獻上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爲周禮
亦足證此經義云食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享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乃歸注云
禮案掌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三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數而燕無文觀禮云饗禮乃歸注云
之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
燕禮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云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並放此云三問者
牽牲布之於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云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並放此云三問者

率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外禮注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故知此禮主饗儀言也云三牲備為一
 也朝者指阜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
 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北面立注云凡賓即朝中道而
 往將至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
 北而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
 立位陳介之所江永云掌誦云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
 之陳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
 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立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
 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也案觀禮云畜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畜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擯
 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案觀禮云畜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畜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擯
 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擯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天子交擯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
 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此經先云畜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
 得命呼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命入若然此觀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
 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時見於大門外亦可交
 擯三辭矣案依鄭說禮注義則行親禮時有交擯而無三辭故賈謂三辭據春夏受享於廟時江
 永金鶚則並謂王禮不當有三辭其義為允又賈此疏謂享有迎法東擯介在大門外而親禮疏
 謂親無迎法陳擯介在廟門外是謂春夏與秋冬陳擯不同所也竊謂無論有迎法無迎法陳擯
 其天子當在大門外朝聘陳擯介者不敢擅入大門也若在廟門外則已入應門矣非所以示敬也
 大門內傳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者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
 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為車迎所立處又注

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言案黃
 說是也賈前疏及齊侯疏並謂此迎賓為朝後在廟行三享之時即依熊安生說與崔靈恩義異
 亦引此經說交擯數為迎不別何時齊侯朝觀宗遇無是鄭意也四時朝觀凡授玉皆無車迎之節彼注
 迎也非賈之義雖較崔為長然於鄭指實未盡合也金鶚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不言何
 時是四時皆同也齊侯且明言朝觀宗遇送迎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
 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隆冬待之卑天子之殺此何理邪特云觀禮天子不下
 堂而見諸侯觀禮云天子負斧依畜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子一人將受之侯氏入
 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觀者諸
 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觀宗遇皆謂之觀鄭乃專以觀為秋觀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
 東面諸侯西面則朝觀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於北面而見天子當寧而立諸公
 享乎受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觀禮侯氏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必
 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觀禮侯氏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必
 行享之時侯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
 君享之時侯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圭禮同此皆正
 為儀朝親宗春夏受享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之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
 周云朝親宗春夏受享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之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
 享而云朝親宗春夏受享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之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
 容之故經謂之賈諸朝觀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賓依熊說則春夏朝非無
 金黃說足糾鄭賈諸朝觀皆已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賓依熊說則春夏朝非無
 迎賓有迎賓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為車迎所立處又注
 迎賓有迎賓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為車迎所立處又注

後行享亦止據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
朝位即掌訝所詔之位賓主之閒幾十步之位其義蓋有二其一在將幣之時則陳摺介之位也
蓋侯氏入朝乘車至早門外而下車遂陳摺介侯氏門西面而立公則當車輿介九人在公之北
東面以次陳列而北大宗伯爲止摺立於摺門外關東西面承摺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末摺當
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即公與上摺南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步
鄭亦以朝位賓主之閒爲釋聘禮賓至朝旅摺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十步等然則陳摺介之步
數即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享之後王禮賓時則王車迎之位也蓋朝享皆所以明君臣
之分宜無迎法至朝享既畢而禮請侯則待以不純臣散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聘禮享後禮賓
主國之君亦出迎司儀請公相賓賓亦如將幣幣有車逆則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
大門更陳摺介傳辭摺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蓋夫入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公則
立常車輿如將幣交摺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輿當將幣交摺時上摺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
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摺介亦如將幣時但上摺立王之南位較前略促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
則賓與上摺爲賓主禮賓王出迎視禮賓與王爲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
將幣之朝位爲賓主禮賓王出迎視禮賓與王爲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
爲車送逆之節彼云朝親宗遇即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進食則不同日故備言之禮
賓與饗食同爲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
門外主人尊者蓋於大門內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
迎於大門外尊者蓋於大門內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
是也極隆者如聘禮旅摺而天子待諸侯則交摺聘禮賓以醴而天子待諸侯則禮與饗食
於諸侯待聘賓而與司儀諸公相爲賓之禮略同蓋言乎分則君臣接以情則賓主故禮與饗食
亦優諸侯相朝之禮車逆出大門或隆或殺固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亦云齊侯爲之節者賈疏云
以齊侯云朝親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亦云齊侯爲之節者賈疏云
爲也云上公立當侯伯以下位並卑者在前尊者在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
東西相當也鄭以此上公以下位並卑者在前尊者在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

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參木爲輿前後四面材之通稱王所立既在車後則空專後後修修此節
考王記總後注亦云參輿後橫木也案輿人注云轉輿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此
車後軫至前衡之全度也今王立當後軾上公當車軾正直車隧之中前於後軾一丈二寸也侯
伯當前侯與軾相切前於軾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衡直軾前則前於侯後一丈二寸也此節
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賓至大門外下車還立於
西方賈彼疏謂立於西方鄉外據賈說則還車外鄉軾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
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親禮親在文王廟故親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
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親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案鄭
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請侯受聘於廟云不願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
子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親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
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親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
亦與祧不同若云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禮禮既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
禮廟此與諸侯受朝聘語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者春人注云饗
禮廟此與諸侯受朝聘語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者春人注云饗
燕唐坊記並謂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
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
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互詳酒正疏云問不悉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悉
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悉顏師古國語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
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艸居露宿恙噬人蟲也恙噬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
無恙非爲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賓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
於勞親禮聘禮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按聘禮勞在道路故殺
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按聘禮勞在道路故殺

人以璧幣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幣通謂之幣觀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幣則兼幣失
璧無東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請侯用璧幣與聘禮勞使以東帛異賈云璧則兼幣注
之云故書禮作果者大宗伯大賓客則燕而再果亦不作果與此故書同鄭司農云車帛也少儀注
段玉裁云此注有誤字當云車帛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駁注云帛謂兩幘也少儀注
三享與帛於車同謂幘也皆以此帛別於與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為幘圍之稱觀禮賈疏云三享
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親禮經云四享皆東帛加璧彼四為三享之誤皆之云者即非一度
則三享三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親禮經云四享皆東帛加璧彼四為三享之誤皆之云者即非一度
云禮也云禮讀為禮者先鄭意宗廟之禮為禮祭故字从示作禮賓客之禮字當為禮說文亦部
注先鄭皆作禮後鄭皆作禮分別善明而小宰凡祭祀禮將之事注則云禮之言禮也於賓客
雅釋詁云酢報飲王也者禮正字當為禮說文酒部云酌主人也酌禮也經典多以酢為酌爾
禮此禮寶王為主人故獻賓之後賓又報飲王亦謂之酢凡酢用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觀會同贊
玉尊注云玉尊王禮諸侯之酌是也又案左傳莊十八年云飲公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觀會同贊
公昨侑王引之謂昨即酢之段借字爾雅昨侑同訓命侑即命酌也其說甚精蓋凡事作王贊禮命
禮與贊公侯伯皆得與王相酢侑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禮必王命之乃酢左氏傳所云與此經
可互證也云舉樂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君不舉禮必王命之乃酢左氏傳所云與此經
樂也先鄭蓋本左氏說其實非也經與飲食禮凡單言舉者皆謂盛饌凡言不舉者皆謂去盛饌
不當以舉樂為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
易之以為舉禮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禮則不兼舉樂中可
以兼樂以其被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九獻說九舉七舉五舉為舉禮則不兼舉樂中可

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釋文作饋云本又作饋芻石經亦作饋芻文昭云
饋字是說文讀餉也又吳人謂祭曰餉論語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芻米為主
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賈疏云謂若駟人轡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
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堂前侯胡下又小雅芻藿孔疏
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堂前侯胡下又小雅芻藿孔疏
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堂前侯胡下又小雅芻藿孔疏
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尊在軌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為胡水經
汾水注中郡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
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為胡甲故前侯注為前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堂前侯而許從之惟
乎帆也亦以在軌衡之中為節蓋故會作侯杜衛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為帆者而許從之惟
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惠校致鳩段王及江永戴震李
惇說並同鄭珍亦謂侯曲喉胡即轉人之頸說皆精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頤垂也口部云喉
咽也頤與喉同頸乘車曲轉出軌前者亦通謂之頸頸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軌前持
衛此頤遠於衡則專謂頤後端與前軌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
車則頤正橋柱於地若獸垂頤故云前胡下垂柱地者此與說文胡為牛頤垂之訓正合凡乘車
曲軌與大車直軌異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軌前然與轉異材前軌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云
未可定頤為與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軌前然與轉異材前軌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云
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對石經正與觀禮合此皆禮文彼文三
侯廟中將幣帛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豆
之實也金也丹漆絲織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三享皆以璧
帛致之案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要章文彼注謂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
三享與彼同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要章文彼注謂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

馬即親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中上九馬隨之不見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親庭實云馬觀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犬享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有皮馬然仍有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即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有皮馬然仍有禮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即朝觀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即會同之享必無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適金之等於義無過惟三牲魚膳等乃祭饗之饗具朝會同之享必無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亦大戴禮記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寶惟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寶惟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親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免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云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親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免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云初於朝之衣故謂將幣即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幣為享實則府幣即受玉乃朝觀之正禮與三享為二四時常朝並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幣為享實則府幣即受玉乃朝觀疏又此經免服九章建常九序及攝介人數朝朝位賓主之間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鬱禮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鬱禮禮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禮禮賓也郊特牲云諸侯為賓禮用鬱禮禮用臭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禮主人用鬱禮司儀注謂即朝禮畢賓與用醴同故亦稱禮也親禮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禮事和鬱鬱以實鬱而陳之者彼賓客禮事即指此上公再醴等故引以證禮賓用鬱禮之事云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瓊而禱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瓊而禱后又拜送爵是謂再醴者禮者蜀石經作禮公者案以後注枝之疑當有公字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載為也果讀為禱代王禱賓客以鬱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此宗伯攝酌圭瓊而禱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禮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次來朝受為賓客者禱之禮亞王而禮賓此而后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酌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

禮云君執圭瓊瓊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親禮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親禮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有故則宗伯攝瓊瓊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親禮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親禮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禮是所謂再醴也賈疏云王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秦惠田云饗禮之禮經無明文以禮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贊禮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禮已記云獻之屬莫重於禱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禱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禮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向未備孫希旦云賓客之饗亦有禱有之獻有禱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而酌之獻數也案孫說是也凡禮亦通謂之獻故祭統以禱為獻之屬內宰亦云禱獻是也此王禮賓再醴一裸後別無獻酒饗賓則禱晉之此經於饗不云禱者亦以禱獻通言不別也詳內宰及前疏云再醴賓乃禱王也者明與饗燕常禮異也凡常禮備二獻者主人初獻畢賓即酢主人再獻則再酢此王禮禮諸公二獻訖後公始酢王是賓不酢后故有再裸而無再酢也云禮侯伯一裸而酢者禮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也云不酢者禮賓而已不酢王也者尊卑則禮賓殺於侯伯無后裸仍得酢王於子男禮九飯也者公食大夫禮禮無賓同子男用鬱鬱不用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以授尸尸食三飯上佐食舉尸半幹尸又食佐食舉尸一魚又食上佐食舉尸半肩尸又食上佐食舉尸半肱又食尸告飽祝術曰皇尸未賓術尸又食上佐食舉尸半肩尸不飯告飽主人拜術舉又三飯彼大夫祭禮尸十一飯之節終於食四舉牲體特牲饋食禮士九飯禮略同少牢注云食舉半肱正脊也四舉半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賈特牲疏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向口因名體為舉又少牢疏云一口謂之飯黃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案賈黃二說並通據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獸又舉牲體數與飯數不同而此注釋九舉為舉牲體九飯者蓋專據初飯舉肺脊膈肩言之不數獸魚等也凡初飯大夫士皆三故注釋九舉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濟醬注云每飯舉肺脊膈肩言之不數

饌也諸寅亮胡培最黃以周並謂每一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卿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侑牲體唯舉正春少牢七飯而侑則舉春幹齋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春幹齋數無文依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子男八於差次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伯入出總四積子男入出總三積左傳二十八人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積杜注云出入積猶去來也從來至去是聘使人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出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人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出入之積則三積然來去皆五積衣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儀疏云每積有半禮米禾芻薪者賈疏云掌客積視煖索煖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有可知案積之陳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者賈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積云五等諸侯為三等者以依命數為差故也

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命此以君

者也孤既聘享更自以其兼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兩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聘耳其他謂貳車及介半禮賓主之閒擯者將幣祿酢饗食之數疏小國之君者賈疏云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人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眾多下云其他貳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三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待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觀也然則

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繻衰於天子或可有私親結其恩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即與小國同宜云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若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半禮卿亦五視小國言五年米八十宮醴醴八十蹇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多於此云爾謂孤既為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陳擯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當閉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醉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以孤無特來見法故知奉者命來聘也聘謂大聘大聘使卿孤即家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此聘享更自以真榮見執束帛而已者準舊本並作贊釋文云贊本又作贊對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贊即榮之俗詳大宗伯疏無此更見法以天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直行公使執章璋無此更見法以天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贊見執皮帛而已案賈述注亦作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其贊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親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是凡因使而來不得自以其贊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贊見是私觀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鄭志答趙商云非私觀也云豹皮表之為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子之孤飾贊以虎皮公之孤飾贊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者說文系部云繼賈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繼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蓋孤繼貴亦是諸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繼貴亦是諸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次子男後同而位則自在卿大夫之列

每一國舉乃前者謂先見之國事畢次國乃前明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也其會同之禮則眾國同見與此禮異云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者於在本並作于今依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擯者使介傳於王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治讓案此孤衣子男禮五介王三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擯於來聘孤卿以下則旅擯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此不交擯即旅擯也詳司儀疏云親自對擯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依彼約之當亦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東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請事之西面各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擯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擯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相聘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禮之謂齊酒也者以酒正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醴酒在室是醴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醴也耳者對前五等諸侯醴用醴齊此禮孤用醴則不和醴亦不用和醴也云其他謂貳車及介半禮賓主之開擯者將幣醴齊醴食之數者賈疏云此其他中之數一準上子男禮中即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醴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視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不酢子男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小國古禮而言不謂孤用醴也治讓案孤特見亦旅擯故賓主之開步數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依命數其開步數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為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登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式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貳不過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享趙孟故五獻也案孔說是也士冠禮注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即本於彼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

國之卿五與此經及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此亦鄭義並不合不可從

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其餘則自以其尊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

也云及其大夫士皆如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

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亦上孤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為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也者以二者皆

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擯時有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間步數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間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鵠云公執桓圭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

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間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尊者謂瑞華車服等各自依其禮之命數不視其君之禮為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

之聘義此文各差二介故知是使卿聘下君二介數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

並以為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

聘之數也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

之大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大夫見矣故不言之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

十一

其音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親秋或過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姬作頻鄭司農云燠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疏方五

里謂之侯服歲壹見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

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

朝十二年小聘三年一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觀年數舛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

也此年一歲而聘五歲而朝有奉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奉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

之制侯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為說也然左傳又有

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昭昭明杜注云歲聘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

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此與昭三年傳文又自相違迂王制孔疏云按左傳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

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

相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巡守之制

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燕氏以爲虞夏制注諸侯四朝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徧是五年一朝天子乃

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年乃徧徧是五年一朝天子乃

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

十二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

所合典禮鄭答云者不朝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

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

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諸侯

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

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

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禮故逆言夏其實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

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諸天子左

氏說十二年之制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

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一朝文襄之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

聘問朝之屬說無所出管文公強盛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不

用其義也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則分諸侯爲六部不

各拜降一歲六歲而周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制爲五載四朝堯典所

言是也自各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制爲五載四朝堯典所

可疑也周以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二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或八或九或十

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二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或八或九或十

視禮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致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制爲五載四朝堯典所

專朝政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

引朝禮注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儀也此及孔氏

制爲說據徐彥引五年一朝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羣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與唐虞之法不合說亦

不能定其爲何制左傳疏強爲之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二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不可依據

貢物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日會即再朝而會殷見日同即再會而盟並擊空皮傳不可依據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十三年傳文而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云千里之外

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二
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二
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幣
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三享中已有幣
故不別貢幣也大宰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彼此物數不類也詒
讓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玉獻三享謂正禮貢
獻為加禮故禮無文詳大宰疏九注云要服也特釋之書禹貢亦云要服自衛服以前文並與
此同惟此要服彼作璧服大司馬九注云要服也特釋之書禹貢亦云要服自衛服以前文並與
文教國語周語云登夷要服韋注云登夷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為甸服皆為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
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登服為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為甸服皆為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
去王城三千里也兩面并之為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
三千五百里也兩面并之為相距方七千里者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
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
案彼疏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為在千里之內餘義並與此經合周畿服之制詳大司馬疏
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賈疏云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
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氏之義六服當而各四分
之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東方朝春南方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
然何服以外皆然是以朝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時故云觀鄭答
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斷不與馬同
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者謂四方諸侯六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
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或遇冬據王城北方案賈述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
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侯見王為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
經因貢而見不必皆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

各別四分之四時迭來與賈所述馬說亦本不異韓奕疏引賈述說謂藩屏之臣不可慮方俱行
故分趨四時助祭趨趨字通此注即本賈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不可慮方俱行
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貢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貢祀貢先鄭注亦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
彼義同云故書嬭作類者徐養原云大宰嬭貢故書作資此嬭物故書作類故司農各為一義又
案類即漢字說文有類無類類嬭聲同故借類為嬭王引之云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句服其貢
嬭物類亦當讀為資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資物資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類物類即資
之借字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類并闕注曰仁類資根也類字或作資說文曰類水厓人所資附
是類與資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類物為嬭物以為嬭物婦人所為物後鄭因以絲枲當
為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物即大宰之所作禮請物也大宰九貢嬭貢先鄭從故者作資貢釋之
與此義異彼注為長引爾雅曰嬭婦也者釋請物也大宰九貢嬭貢先鄭從故者作資貢釋之
者增成先鄭義大宰嬭貢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爲宗廟
之器後鄭見之以爲器貢銀器石磬丹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
者彼是歲之常貢不合有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為尊彝解之知因朝得貢成
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三年之要二焉於
安尊以魯壺王責之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要二焉於
是乎以要寶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案後鄭此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為長大宰九貢
象玉石木金革羽九貢材貢後鄭注云簠簋栝柏篠簜也專據木材者彼注以球入游貢石入器
百金入貨貢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纁纁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以球入游貢石入器
絲織者為貢刺州厥鐘玄纁纁纁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以球入游貢石入器
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八材已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貢物並詳大宰九貢九州之外謂
之藩國世豈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

則九州之外其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貴實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虎是

也其餘則周疏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見六服以外無分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

書王會備焉疏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六服以外無分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

蠻夷荒服謂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與此經不合不足據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

謂距王城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也職方氏九服蠻服以外有夷鎮蕃三服大司馬九畿同

此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此蕃國即職方外三服也蕃亦取藩屏之義當如職方氏藩服字

作藩蕃藩之借字玉藻云其在邊邑曰蕃屏之臣某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即謂蕃國也亦謂之四

塞明堂位云四塞世吉至生云四塞謂夷蠻蠻雖大曰子者鄭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

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也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亦無過

子是以同名曰子案依曲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也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亦無過

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管子所謂負海子男蓋據四衛及四海蕃國言之依彼

說則遠服小侯爵地並減與曲禮說微異未知孰是又引春秋傳曰杞伯也也以夷禮故曰子者左

傳二十七年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注云杞先代之後而近於東夷風俗雜壤言語衣

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其夷也案彼傳無杞伯也之文鄭據桓二十七年經云杞伯來朝補

之引此二文證蕃國無公侯伯等也云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者此亦補曲禮義明兼有

男也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注云謂戎狄子男也於外亦曰男舉尊言

傳曰小雅蓼蕭疏云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孔疏云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

稱伯者彼殷之諸侯與周異也云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曰世賈疏云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

王命故須來新王即位亦須來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

新王同況成王新即位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荒服者王又曰終王草注云終謂

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祭公又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草注云大

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實來見王也此荒服父死子立有來見

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實為準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

圭璧為瑞也左襄十四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言語不達是小

歲備規五歲備省七歲屬象符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

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瀆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王使臣於諸侯之禮

所謂閉闕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瀆猶聚也自五歲之後遂開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

象皆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皆譯

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

也銜也法入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廣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論者

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達致東后是也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

王巡守禮者謂平均待賓客之牢禮即幸夫云凡朝親會同賓客半禮之禮是也云十有二歲

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

一巡守鄭注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守者五年為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

注以五年巡守說周制誤也王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並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羊隱八年

無安也者說文手部云揆安也撫即撫之隸變云存觀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

視察也又云觀視也廣雅釋詁云省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問也者謂三

王即位則當以元十二年為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大端復始也其

朝亦以元年為始是也云屬禮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歲之後遂開歲編省也者賈疏云世經

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贊史皆聚於天子之宮

其名聲音之等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方言劉歆與

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僅諸歌戲述人即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

時事然亦行人論言語協辭命論書名協聲音之一端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贊史皆王官使

至其國而屬論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為汁阮元

云釋文亦作叶又音官大史注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

說焉是議官也云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或為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為上亦有字段玉裁校改叶

為汁為汁當為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為皆當作讀為聲類皆同也司農必易汁為叶

易詞為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說也

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蓋漢時詞辭已通用司農意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

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徐說也是也凡注例云書或為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

則為協之借字義甚疏遠故書本先鄭讀為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同而叶即協之重文汁

通是知其誤協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支謂讀為計者天官彼官注

同段玉裁云說文言部曰誦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音讀為誦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秋官序官注

不言讀為誦而此言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欲獨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

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作者欲下仍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慾今據正案者即嗜之受字慾則欲

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此注並與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方方言語之

謂御覽四夷部引尚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

曰祠者交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即大祝之二曰命以其為六辭之一故曰辭命與彼一曰祠讀
為辭者不相涉也云善樂師也者春官敍官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特陳焉命其質知者以攝大
師小師此等亦兼大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者特陳焉者小異必屬特者將以聽聲音也云
史大史小史也者二官兼冢史之長屬之者將以諡書名也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者外史注
今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
義同引聘禮曰百名以上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
考工記又獨省而脩遠瑞節等五事也云度丈尺也者內宰疏云數器銓衡也者廣雅釋器云稱謂之
凡五文選謂淵碑文李注引章昭漢書注云銓稱案銓即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惟據銓衡言也云法
八法也則八則也者注亦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大宰云八法治官府八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
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云達同成脩皆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器云
達通也脩治也說文門部云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爲平四者訓義小異同爲齊等之言齊法式行
天子法式之等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則齊等之云
咸平也者調人注同云平其僭者僭者若左哀六年傳吳徵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
會者伯子男卿大夫士依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得僭上故云平其僭餘三時三方亦然不
必如朝覲法每方各分四時也云書曰遂觀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僞孔本入舜典彼云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彼云肆觀東后此引肆作遂者肆遂義同史記五帝本紀
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曆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通義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
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遂與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
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方岳僞孔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如虞帝巡守然觀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皆以四仲之月周
制當亦依通典吉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亦云巡
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論時也即鄭說所本尋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
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三禮義宗亦申鄭說而
云唐虞五枝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爲時尤疏闊不足據也云其說而
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國與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覲法也賈疏云
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分時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
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分時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
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
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
繁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
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况殷國必不在畿內乎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凡

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王事以王之來也詩云莫疏凡諸侯之

前會同朝覲宗遇之事云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
云辨別也別尊卑之位此官與彼爲官職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步之位等謂尊卑之等
謂冕服旌旗式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半禮饗燕饋之禮以此禮等資敬而見之也釋文云賓
劉云應言旗小行人職同案賈釋賓爲賓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客則擯
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即用此文則鄭本讀賓爲擯劉陸彼注校此深得鄭指義云凡其
出入送逆之禮幣帛辭令而賓相之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

大宗伯疏又觀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先行人有郊勞之事此經不言者文略詳前疏注云王
事以王之來也者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先鄭注云入王朝於王也此王事亦謂入王之詳彼
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者毛居正
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案毛校是也孔繼汾
黃丕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四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即采此注偽若有大喪則詔相諸
作不足據左傳義詳小行人疏引此二者證諸侯朝王謂之王事也

侯之禮詔相左右疏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者宰夫注云大喪王后世子也賈疏云大
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莊存與云吉禮則射人詔相之注云詔相左右導助教告之也者爾雅釋
詁云詔相導左右助也說文言部云詔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之也者爾雅釋

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謂

言則以東疏注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謂

此官所掌者為大容可知禮動不虛皆有幣幣以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孽

常據正各本並誤孽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左哀

七年事云魯師入邾邾茅夷鴻以東帛乘車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

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又聽其辭

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二十一年傳云樂盈過於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亦略

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東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臧孫辰告禮

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宣來言汝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即此聽

其辭彼云東帛即此受其幣也賈疏云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引為證也

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

就脩之鄭司康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

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曰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

家誤讀抑或傳寫為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為交謂己是也但春秋朝大國已

大國聘小國者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言相為賓是也但春秋朝大國已

方嶽相聘者是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

殷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

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問朝

六朝而合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朝會孔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

所云多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政太平之初制勢固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斟酌變通之道必謂非父死子立即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疏云聘禮云云無事使卿相問之禮是也大聘使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也然則問使大夫亦得曰聘矣云股中也者爾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閒開闕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云久無事又於股朝者及而相聘也亦相聘疏云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股者欲見中閒久無事及股朝者來及歲之義也案諸注其意蓋謂股聘與掌客股膳義同股者皆中閒開闕之謂自閒歲以上通得謂之股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閒歲為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并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股朝者及義頗難解賈亦無釋竊意鄭蓋謂有股聘亦有股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即位而相朝者皆不報朝也此股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股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股見曰同股覲曰視鄭彼注云股猶眾也與此注訓為中異則此注股朝與前蕃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世朝與前蕃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策高注云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他卿來聘己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己年公孫放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出並聘謂己卿往聘他卿來聘己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己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釋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尊稱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

非禮也故雖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闋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朝左氏合古禮何以難之依左傳文十五年說蓋諸侯即位未除喪得使卿出聘不得相朝會是則世相朝也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說蓋諸侯即位未除喪得使卿出聘不得相朝會是則世相朝也君新立此往朝焉或此若新即位自往朝彼皆世相朝也喪元年鄭子來朝傳曰即位而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春秋之時猶有世朝法與周禮合也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股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公羊隱七年何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注度尊天子也考禮儀部引白虎通云諸侯相聘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遠鄰國也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義並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有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股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股聘禮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昭公九年使曰孟僖子如齊股聘禮也按服彼注云股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雖差遠耳禮則同故引為證也案據賈引服說鄭此注同杜注訓股為盛與鄭服異

溫州府志



卷之二